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七六册目次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　明崇禎十三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〇〇一

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壽撰

明崇禎十三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南史八十卷、內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事蹟附載新唐書令狐德棻傳、延壽承其父大師之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嘗爲改定。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煩補闕、爲近世佳史。顧炎武日知錄又摘其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爲紀載之疎、以今考之、本紀刪其連綴諸臣事蹟、列傳則多刪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虛言、無關貫證、而備書簡牘、陳陳相因。是芟削未盡也、且合累朝之書、勒爲通史、發凡起例、宜歸畫一。今延壽於循吏儒林隱逸傳旣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一傳、乃因宋書不立此目、遂始於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綴遺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氏衛敬瑜妻王氏先後互載、男女無別、將謂史不當有列女傳乎。況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遂取列傳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則宋之謝靈運顏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諸人何難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竝無此篇、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難取補列女之闕。書成一手、而例出兩岐、尤以矛陷盾、萬萬無以自解者矣、蓋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其舊文排纂刪潤、故其減字節句、每失本意、閒有所增益、又緣飾爲多。如宋路太后傳較宋書爲詳。然沈約修史、工於詆毀前朝、而不載路太后飲酒置毒之事、當亦揆以前後恩慈、不應存此異說也。延壽採雜史爲實錄、又豈可盡信哉。然自宋略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何可盡廢也。

李延壽南史凡八十篇總八十卷

本紀十卷

列傳七十卷

皇明崇禎十有三年歲在上章執徐十一月上弦琴川毛氏開雕

第一卷　本紀一

宋紀上

武帝

少帝

第二卷　本紀二

宋紀中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第三卷　本紀三

宋紀下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第四卷　本紀四

齊紀上

高帝

武帝

第五卷　本紀五

齊紀下

廢帝鬱林王

廢帝海陵王

明帝

廢帝東昏侯 諱寶卷
和帝 諱寶融
第六卷　本紀六
梁紀上
武帝上 諱衍 姓蕭氏
第七卷　本紀七
梁紀中
武帝下
第八卷　本紀八
梁紀下
簡文帝 諱綱
元帝 諱繹
敬帝 諱方智
第九卷　本紀九
陳紀上
武帝 諱霸先 姓陳氏
文帝 諱蒨
廢帝 諱伯宗
第十卷　本紀十
陳紀下
宣帝 諱頊
後主 諱叔寶
第十一卷　列傳一
后妃上
宋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張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文元袁皇后 潘淑妃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順陳太妃　順謝皇后
齊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第十二卷　列傳二
后妃下
梁文獻張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貴嬪　武阮修容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第十三卷　列傳三
宋宗室及諸王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營浦侯遵考 從[illegible]季連
武帝諸子
廬陵孝獻王義眞　彭城王義康
江夏文獻王義恭　南郡王義宣
衡陽文王義季

第十四卷　列傳四

文帝諸子
元凶劭　始興王濬
南平穆王鑠　竟陵王誕
建平宣簡王宏　廬陵王禕
晉熙王昶　武昌王渾
始安王休仁　晉平剌王休祐
海陵王休茂　鄱陽哀王休業
臨慶沖王休倩　新野懷王夷父
桂陽王休範　巴陵哀王休若
孝武諸子
豫章王子尚　晉安王子勛
松滋侯子房　臨海王子頊
始平孝敬王子鸞　永嘉王子仁
始安王子眞　邵陵王子元
齊敬王子羽　淮南王子孟
晉陵孝王子雲　南海哀王子師
淮陽思王子霄　東平王子嗣

武陵王贊
明帝諸子
邵陵殤王友　隨陽王翽
新興王嵩　始建王禧

第十五卷　列傳五

劉穆之 曾孫祥 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倩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孫珪 韶弟祗

第十六卷　列傳六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第十七卷　列傳七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 簡之弟謙之 簡之子道錫 道産子延孫

第十八卷　列傳八

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子視素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 引 惠開從子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盾 燾弟熹 熹子質

第十九卷　列傳九

謝晦 兄瞻 弟皭 從叔澹　謝裕 子恂 玄孫徽 裕弟純 述 孫朏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第二十卷　列傳十
謝弘微 子莊 孫朏 曾孫譓 玄孫哲 朏弟顥 顥弟瀹 瀹子覽 覽弟舉 舉子嘏 舉兄子僑

第二十一卷　列傳十一
王弘 子錫 孫僧達 曾孫融 弘弟子微 微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籍 弘從孫[illegible] 弘玄孫沖 子瑒 瑜

第二十二卷　列傳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孫儉 曾孫騫 騫子規 騫弟暕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子筠 志弟彬 寂

第二十三卷　列傳十三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illegible]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 絢弟緘 緘孫克 彧兄子奐 奐 奐弟份 份弟琳 錫 僉 通 勱 質 因

第二十四卷　列傳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曾孫峻 峻子琮 延之 阮韜 延之子綸之
王鎮之 弟弘之 弘之孫晏 晏從弟思遠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從弟逡之 珪之 族子素

第二十五卷　列傳十五
王懿　到彥之 孫撝 撝子沆 沆從兄溉 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閎 閎弟子曇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第二十六卷　列傳十六
袁湛 弟豹 豹子淑 淑兄子顗 顗從弟粲 顗弟子彖 粲從弟昂 昂子君正 君正子樞 憲 君正弟敬 泌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七
孔靖 孫琇之 琇之曾孫奐　孔琳之 孫覬

殷景仁 從祖弟淳

第二十八卷　列傳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彥回 彥回子賁 賁弟蓁 蓁子向 向子翔 彥回弟澄 從弟炤 炫 炫子澐 澐子蒙 蒙子介

第二十九卷　列傳十九
蔡廓 子興宗 孫約 約弟撙 曾孫凝

第三十卷　列傳二十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第三十一卷　列傳二十一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充 充 永子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稷子嵊 稷從子種

第三十二卷　列傳二十二
張邵 子敷 孫沖 兄子暢 暢子融 寶積 徐文伯 文伯弟嗣伯

第三十三卷　列傳二十三
范泰 子曄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郗紹 廣兄子豁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何承天 曾孫遜

第三十四卷　列傳二十四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沖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顒 顒子捨 捨弟子弘正 弘讓 弘直 弘直子確

第三十五卷　列傳二十五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 登之子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愷之 孫憲之

第三十六卷　列傳二十六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勱 兄孫勃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曾孫斅 玄孫蒨 蒨 五世孫紑 六世孫總 長弟子智深
江秉之 孫謐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從子攸之 攸之從孫僧昭
宗愨 從子史
第三十八卷 列傳二十八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惔 惔弟惲 惲子偃 偃子盼 惲弟憕 憕弟忱 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第三十九卷 列傳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悛 孫瑗 覽 遵 從弟子苞 悛弟繪 繪子孝綽 綽弟緩

第四十卷 列傳三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王回
第四十一卷 列傳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璣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胄 穎達 衡陽公諶
第四十二卷 列傳三十二
臨汝侯坦之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範子 子範弟子顯 子雲
第四十三卷 列傳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曄 安成恭王暠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鏗
晉熙王銶 河東王鉉
第四十四卷 列傳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太子長懋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昭胄

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
南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文惠諸子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帝諸子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寅
邵陵王寶修　晉熙王寶嵩
桂陽王寶貞

第四十五卷　列傳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第四十六卷　列傳三十六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國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 [illegible]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虞玩之
劉休　江祏 [illegible]

第四十八卷　列傳三十八
陸澄
陸慧曉 [illegible]　陸杲 子罩

第四十九卷　列傳三十九
庾杲之 叔父蓽　王諶 [illegible]

孔[illegible]

第五十卷　列傳四十
劉懷珍 [illegible]
劉峻　明僧紹
庾易　劉虯 [illegible]

第五十一卷　列傳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illegible]
長沙宣武王懿 [illegible]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illegible]
臨川靖惠王宏 [illegible]

第五十二卷　列傳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illegible]
南平元襄王偉 [illegible]
鄱陽忠烈王恢 [illegible]
始興忠武王憺 [illegible]

第五十三卷　列傳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昭明太子統　豫章王綜
南康簡王績　廬陵威王續
邵陵攜王綸　武陵王紀

第五十四卷　列傳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哀太子大器　尋陽王大心
臨川王大款　南海王大臨
南郡王大連　安陸王大春
桂陽王大成　汝南王大封
瀏陽公大雅　新興王大莊
西陽王大鈞　武寧王大威
皇子大訓　建平王大球
義安王大昕　綏建王大摯
樂良王大圜

元帝諸子

忠烈世子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愍懷太子方矩　始安王方略

第五十五卷　列傳四十五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張惠紹 子澄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第五十六卷　列傳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第五十七卷　列傳四十七

沈約 子旋　范雲 從兄縝

第五十八卷　列傳四十八

韋叡
裴邃

第五十九卷　列傳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第六十卷　列傳五十

范岫　傅昭 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第六十一卷　列傳五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
蘭欽

第六十二卷　列傳五十二

賀瑒　司馬褧
朱异　顧協
徐摛　鮑泉

第六十三卷　列傳五十三

王神念　羊侃 子球
羊鴉仁

第六十四卷　列傳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崱 兄岸 兄子龕 弟幼安　王琳
張彪

第六十五卷　列傳五十五
陳宗室諸王
永修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王昌 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 方慶
文帝諸子
始興王伯茂　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固　晉安王伯恭
廬陵王伯仁　江夏王伯義
武陵王伯禮　永陽王伯智
桂陽王伯謀
宣帝諸子
始興王叔陵　豫章王叔英
長沙王叔堅　建安王叔卿
宜都王叔明　河東王叔獻
新蔡王叔齊　晉熙王叔文
淮南王叔彪　始興王叔重
尋陽王叔儼　岳陽王叔慎
義陽王叔達　巴山王叔雄
武昌王叔虞　湘東王叔平
臨賀王叔敖　陽山王叔宣
西陽王叔穆　南安王叔儉
南郡王叔澄　沅陵王叔興
岳山王叔韶　新興王叔純
巴東王叔謨　臨海王叔顯
新會王叔坦　新寧王叔隆
新昌王叔榮　太原王叔匡
後主諸子
太子深　吳興王胤
南平王嶷　永嘉王彥
南海王虔　信義王祗
邵陵王兢　會稽王莊
東陽王恮　吳郡王蕃
錢塘王恬

第六十六卷　列傳五十六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頠 子紇　黃法𣰰
淳于量　章昭達
吳明徹 裴子烈

第六十七卷　列傳五十七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周鐵武
程靈洗 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　錢道戢
駱文牙　孫瑒
徐世譜　周敷
荀朗　周炅
魯悉達 弟廣達　蕭摩訶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第六十八卷　列傳五十八
趙知禮　蔡景歷 子徵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第六十九卷　列傳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弟寄
傅縡 章華　顧野王 蕭濟
姚察
第七十卷　列傳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第七十一卷　列傳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暅 暅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子文阿　孔子袪
皇侃　沈洙
戚袞　鄭灼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第七十二卷　列傳六十二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劉勰
何思澄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第七十三卷　列傳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逵
潘綜　張進之
丘傑　師覺授

南史目錄　九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人　卜天與 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吳慶之　蕭叡明
蕭矯妻羊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解叔謙　劉渢 弟溓
韓靈敏
封延伯　王文殊
吳達之　江泌
樂頤之
庾道愍

第七十四卷　列傳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南史目錄　十九

褚修　張景仁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暠
張昭 弟乾

第七十五卷　列傳六十五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 從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illegible]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illegible]

第七十六卷　列傳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illegible] 孔嗣之 蔡薈
徐伯珍 [illegible]　沈驎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illegible]　諸葛璩
劉慧斐 [illegible]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第七十七卷　列傳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周石珍　陸驗 徐驎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第七十八卷　列傳六十八

夷貊上
海南諸國
林邑國　扶南國
西南夷
訶羅陁國　呵羅單國
媻皇國　波達國
闍婆達國　槃槃國
丹丹國　干陁利國
狼牙脩國　婆利國
中天竺國　天竺迦毗黎國
師子國

第七十九卷　列傳六十九

夷貊下
東夷
高句麗　百濟
新羅　倭
文身　大漢
扶桑
西戎
河南王　宕昌
鄧至　武興
諸蠻
荊雍州蠻　豫州蠻
顧琛域　顧僧之 [illegible]
高昌　猾

呵跋檀　白題
龜茲　于闐
渴盤陁　末
波斯
北狄
蠕蠕
第八十卷　列傳七十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南史卷一

宋本紀上第一

武帝
少帝

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帝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謐獨深敬焉帝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己錢代償由是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留與帝倏而忽亡帝以黃散傅之其創一傅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傅之並驗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晉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

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帝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帝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帝爲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旣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月牢之復東征使帝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戰陷陣戰乃退還浹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帝獨無所犯五年春恩頻攻句章帝屢破之恩復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帝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帝乃選敢死士擊走之賊雖連勝帝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覘其懈乃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滬瀆帝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帝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不從是夜帝多設伏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與俱至奔擊大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帝以帝爲下邳太守帝又追恩至鬱洲及海鹽頻破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帝又參其軍事玄至帝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帝與東海何無忌同諫不從玄剋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招帝於廣陵舉兵帝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乎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帝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欲遣帝東征一年循奔永嘉帝追破之六月加帝彭城內史十二月桓玄篡

位遷帝於潯陽桓修入朝帝從至建鄴玄見帝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輒贈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還京口帝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襲弘長民爲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德扈興厚之謀於建鄴攻玄剋期齊發三年二月乙卯帝託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藩憑之從子韶祗隆道濟相於弟帳下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晨候城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斬修以徇帝哭之甚慟厚加殯斂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啖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剋京城修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帝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旣至帝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帝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邁惶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爲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興厚之等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帝遣游

擘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耀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帝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總後事檀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遭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荊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淪七廟毀墜雖夏后之離浞豷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玄未足為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板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將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蜂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馘逋逆蕩清京輦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無

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頹之運接勢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三月戊午遇吳甫之於江乘帝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帝進戰彌厲又斬敷首初帝建大謀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舟東乘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煙焰張天謙等大敗玄始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遁庚申帝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帝領揚州帝固辭乃以謐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帝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諸葛長人失期為刁逵執送未至而玄敗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為具乘輿法物初荊州刺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之甥素輕帝至是及其父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並及誅四月戊子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桓氏一祖後不宥桓玄之篡王謐佐命手解安帝璽綬及義旗建衆謂謐宜誅惟帝素德謐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諶謂謐曰王駒

無罪而誅此是剪除勝己兄既桓氏黨附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
謐懼奔曲阿帝牋白大將軍迎還復其位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
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於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
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
王騰之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天子入南郡府初益州刺史毛璩遣
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弟璠喪下州將毛修之時為玄屯騎校
尉誘玄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
首建鄴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涌中招集逆黨襲江陵城騰之康
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沮川亦聚衆應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謙率衆
官奉璽綬于安帝劉毅何無忌進及桓振戰敗績於靈溪十月帝
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
桓振江陵平三月甲子晉帝至自江陵庚午詔進帝侍中車騎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帝固讓旋鎮丹徒九月乙巳加帝領
兗州刺史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
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二年三月進帝督交廣二州十月論匡
復勳封帝豫章郡公邑萬戶賜絹三萬匹其餘封賞各有差三年
十二月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徵帝入輔授侍
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
如故表解兗州先是帝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還九
月帝以敬宣挫退遜位不許十月乃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五
年二月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
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
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說超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
初謀是役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

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稼必將引我且亦輕戰
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
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
矣六月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其廣寧王賀剌盧及公孫五樓悉力
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驤將
軍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
張幔御者執槊以騎為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
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陳日向昃戰猶酣帝用
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
等送于都丙子剋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設長圍以守之館穀
於青土停江淮轉輸七月超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自長安反
太山太守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
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
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疋不聽時姚興
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
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
彼若廣固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機也非子
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懼也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
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
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明日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
使將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斬于
建康市殺其王公以下納口萬餘馬二千疋初帝之北也徐道
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
不可失若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

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
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於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
奉乘輿北走帝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復問知賊尚
未至四月癸未帝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帝以賊新捷銳須嚴軍
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壬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帝
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乘勝
遂下爭之多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
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人懼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
上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
活吾計決矣初帝征慕容超惟孟昶勸行內旅和乃表天子引罪
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分兵則測
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
南史
帝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
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
乃泊蔡洲以待衆帝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於南岸
遣兵向白石帝率劉毅諸葛長人北拒之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
戒令勿戰帝既北賊焚查浦而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
丹陽郡帝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陣於南塘七月庚
申循自蔡洲退將還尋陽帝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
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虜卿至是
今當先傾其巢窟也十月帝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
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湓口十
一月孫處至番禺剋其城盧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
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

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
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
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旛沈于
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
走衆皆降師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
旅而歸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並如故固辭凡
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尸喪未反者遣主帥迎接致還本
土二月盧循至番禺為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
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
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
然遠近禁止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帝誅亮免
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又申前詔帝固辭於是改授大尉中書
南史
監乃受命奉送黃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
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帝乃表申明舊制策試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
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帝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
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
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
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帝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
之毅至西稱疾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為副貳帝偽許焉九
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
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兗州刺史
道憐領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
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龍

驍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荊州十郡為湘州，帝仍進督焉。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使伐蜀。晉帝進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九年二月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人貪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人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帝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中頓日奉候於新亭，長人亦驟出。既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長人到門，引前，却人閒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旿自幔後出，於坐拉焉，死於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人。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百姓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人居未一，帝上表定制，於是依界土斷。惟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以帝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帝固讓太傅、揚州牧及班劍，奉還黃鉞。七月，朱齡石平蜀，斬譙縱，傳首建鄴。九月，晉帝以帝平齊、定盧循功，封帝次子義真為桂陽縣公，并重申前命，授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將吏佐僚敦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劍，餘固辭。十年，息人簡役，築東府城，起府舍。帝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兄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帝誅遣休之，令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帝書陳謝。十一年正月，帝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鉞，領荊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帝。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帝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

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邪。來示云處來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為得算，良所恥也。吾雖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云。」帝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為帝容，常為讖曰「魚登日，輔帝室」，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江陵。帝濟江，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并南蠻遇四廢日，佐史鄭解之等白還日，不許，下書開寬大之恩。四月，進軍襄陽，休之等奔姚興。晉帝復申前令，授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第三子義隆為北彭城縣公。八月甲子，帝至自江陵，奉還黃鉞，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十二年正月，晉帝詔帝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帝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太府。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還盧循侵逼，故寢。及荊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乙丑，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為徐兗二州刺史。帝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北伐。五月，廬江霍山崩，獲六鐘，獻之天子。癸巳，加領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四十人。八月乙巳，率大衆進發，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

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九月帝至彭城加
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衆軍至洛陽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衞
十二月壬申晉帝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
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策曰朕以寡昧
仰纘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
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
翦焉既傾若涉巨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
造區寓興亡繼絕俾作明元勳至德朕實攸賴今將授公典策
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覆六位庶僚
侃眉四方莫恤公精貫朝日氣陵虹蜺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
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順流長驚
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
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黎元編戶歲滋
疆宇日啟尊崇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
齊介恃遐阻仍爲邊害公龜乘赫斯受入遠疆銜櫓四臨萬雄俱
潰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稔凶伺隙五嶺縱擢
江隈矢及王城國義遷都之規衆獻從卜之計公秉興衞之義形
于色運奇攄略英謨不世狡寇窮蹙喪旗宵遁俾我[illegible][illegible]扶於將
隊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奔番禺
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殲厥負衆元凶遠竄傳首萬里此又公
之功也劉毅叛換負釁西夏陵上罔主志肆姦暴公躬統以刑消
之不日罪人斯得荊衡晏安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悖亂寇竊一隅
丐化阻固三巴淪湎公指命偏師授以長圖陵波遐邁威行井絡
僭豎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殄宗阻兵內侮[illegible]十二

方逆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回旆汚
川寔繁宸慮二叛奔迸荊雍來蘇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
擅華五都傾蕩山陵幽辱宗祖懷沒世之憤遺咤有匪風之思公
遠齊阿衡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
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潼洛載清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
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謨冠古
宣力勞王則雄略無前對揚天威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
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周於包桑蹈仁履義嶷若畫一淳風美化盈
塞歸寓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被九服率從雖文命之
東漸西被登縣之遊于樞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
尊賢兆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室永隆藩屏故
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開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
命晉文備物光賜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飾朕甚愴
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
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
用建冢社昔[illegible]部啟藩入作卿士周召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任
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
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
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今相國
位無不總職絕朝班居宰之名宜與事并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
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
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
故公紀綱禮度爲國是式秉介將方附有遷志是用錫公大路戎
路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末繁定殷稼穡惟阜是

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闡邦納正移風改俗以[illegible]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宿衛庭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虐條除奸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于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踏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係刑四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祇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大使奉迎抱罕虜乞伏熾盤遣使詣帝求効力討姚泓拜為平西將軍河南公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師進討留彭

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以時修飾榱宇致爲薦晉帝以帝祖爲太常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讓不受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帝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熒惑太白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帝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帝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十月晉帝詔進宋公爵爲王加十郡益宋國並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帝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

公義真爲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以輔之十四年正月壬戌帝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帝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固讓進爵時漢中成固縣漢水岸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鍾十二出自潛壤雍縣人宗耀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同莖帝以獻晉帝以歸于我帝沖讓乃止六月丁亥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詔崇豫章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子爲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義真還爲赫連勃勃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十二月晉安帝崩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元熙元年正月晉帝

詔徵帝入輔又申前命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乃受命赦國內五歲刑以下遷都壽陽九月解揚州十二月晉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二年正月帝表讓殊禮竟陵郡江濱自開出古銅鼎器十餘枚帝獻之晉帝讓不受於是歸諸瑞物藏於相府四月詔進敦勸乘徵帝入輔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晉帝禪位於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大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

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為則及尚於茲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為心者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禎非惟一世曾是弗克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撓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博施於人濟斯黔庶固已義洽四海道盛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効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人頌乎野

億兆抃踴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群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又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範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　如唐虞漢魏故事帝奉表陳讓晉帝已遜於瑯邪王第表不獲通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群臣並上表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撰讓咸窮于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廼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群臣又固請乃從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晉以卜世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為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馮依為日已久難棘隆安

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祀堙滅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横流投袂一起則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偽亦滅誠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於大造晉室撥亂濟時因藉時來寔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　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于上晉朝欽順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群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兆人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祇懼若霣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

舊准封晉帝為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晉
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晉典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宮
于故秣陵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妣為穆皇后尊王太后為皇太
后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代殊
異廢絕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為始興縣公廬陵公為柴桑
縣公始安公為荔浦縣侯長沙公為醴陵縣侯康樂公即降為縣
侯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者一仍本秩庚
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位南海公義慶為臨川王又詔
論戰亡追贈及酬賞除復之科乙亥封王子桂陽公義眞為廬陵
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丁丑使使巡行四方旌
賢舉善問人疾苦獄訟枉濫政刑乖愆傷化擾俗未允人聽者並
具以聞戊寅詔增百官奉巳卯改晉泰始曆為永初曆社以子臘
以辰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流徙之家並聽
還本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關洛殞身不反者贈賜其家
巳丑陳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
十人餘在員外戊戌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
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大將軍平西將軍乞伏熾
盤進號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驪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
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宮冗從僕射旅
賁中郎將官戊申遷神主於太廟躬親奉壬子詔改維制務從
寬簡八月辛酉開西涼僑郡縣以北為名者悉除之寓立於南者聽以
南為號戊辰詔曰彭城桑梓教本斯隆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各
復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陵曰興寧癸酉立子
太子義符為皇太子乙亥[illegible]人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守衛

其名賢先哲并加沾給丁酉林邑國遣使朝貢九月壬子置東宮
殿中將軍十人員外二十人壬申罷都官尚書是歲魏明元皇帝
太常五年西涼亡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刺史廬陵
王義眞為司徒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巳卯禁
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二月巳丑策試州郡秀孝于延賢堂倭
國遣使朝貢三月乙丑初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
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
限夏四月巳卯初禁淫祀除諸房廟其先賢以勳德立祠者不在
此例戊辰聽訟於華林園五月乙酉罷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
尉官秋七月巳巳地震九月巳丑零陵王殂宋志也車駕率百僚
臨于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
葬以晉禮冬十月巳亥以涼州胡帥大且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十一月辛亥葬晉恭皇帝于沖平陵車
駕率百官臨送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罪無輕重悉原之癸丑以尚書令揚州
刺史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進江州刺史王弘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亮為尚書僕射二月丙戌有星
孛于虛危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
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
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而巳丁未以廬陵王義
眞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巳未上疾瘳大
赦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郡王五月上疾甚召太子
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羨

之徒宛當無異固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同必此人也
小郡可以付於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
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虞入者可
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留隊行還復舊役世若有
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
人可詳給班劍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丹陽建
康縣蔣山初寧陵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嚴
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
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
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虎魄枕
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
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

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金塗釘
上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
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
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
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即令毀之制諸王出適
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常
著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內逍遙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羨
之住西州嘗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明門
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孝武時躬
耕于丹徒及受命擬耨之具顧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
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
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
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
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
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故
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母曰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
帝於京口時武帝年衰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悅年十歲拜豫
章公世子帝有勇力善騎射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元熙元
年進爲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
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六
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之領軍將
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薨秋九月丁未有司奏
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於營室
十二月庚戌魏軍剋滑臺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辛丑祀南郊
魏軍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於東壁二月丁丑
太皇太后崩鎮軍大將軍大且渠蒙遜河西王吐谷渾阿豺並
遣使朝貢庚辰進蒙遜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豺爲安西將
軍沙州刺史封澆河公三月壬寅葬孝懿皇后於興寧陵是月
高麗國遣使朝貢夏閏四月己未魏軍剋虎牢秋七月癸酉尊所
生張夫人爲皇太后丁丑赦五歲刑以下冬十月己未有星孛於
氐是歲魏明元皇帝崩
二年春二月己卯朔日有蝕之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庶
人徙新安郡乙巳大風天有異五色占者以爲有兵亂政使使者
誅皇弟庶人義真於新安高麗國遣使朝貢時帝居處所爲多不以道

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恭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羡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計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羡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遊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紱羣臣拜辭送于東宫遷幽于吴郡是日赦死罪以太后令奉還璽紱檀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才蓋世勲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將亂元顯成其釁桓玄乘時竊運加以先登并命受終人與異謀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誅内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猶縈方寸有慈顔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淫之質宗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喻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非其宜顛沛非不幸也悲夫

南史卷二

宋本紀中第二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宋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因斷稱旨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羡之傅亮等以帝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尚書令傅亮奉表進璽紱州府佐吏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上皆不許教州府國紀綱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徐羡之等新有弑害咸疑爲西迎人懷疑懼唯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共勸朝臣未有貳志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功臣舊將内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內令到彥之監襄陽中兵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羣臣迎拜於新亭先謁初寧陵還次中堂百官奉璽紱沖讓未受勸請數四乃從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丙申帝即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升太廟謁追復廬陵王先封奉迎靈柩并孫脩華臨川烈武王陵癸卯進司空徐羡之位司徒江州

刺史王弘位司空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甲辰
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封皇弟義恭為江夏王義宣為竟
陵王義季為衡陽王己酉減荊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九月丙子
立妃袁氏為皇后是歲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
萬機辛未祀南郊大赦秋八月乙酉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
王義康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司空王弘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冬十一月庚午以武都世子楊玄為北秦州刺史襲封
武都王是歲赫連勃勃死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
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大
赦丁卯以江州刺史王弘為司徒錄尚書事二月戊午以金紫光
祿大夫王敬弘為尚書左僕射建安太守鄭鮮之為右僕射戊辰
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丙子車駕自蕪湖反旆己卯擒
晦於延頭送都伏誅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
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巳驃騎大將軍涼
州牧大且渠蒙遜改為車騎大將軍詔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
丙午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秋旱且蝗冬十二月前吳郡
太守徐佩之謀反伏誅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建鄴百里內辛巳祀南郊二月乙卯行
幸丹徒己巳謁京陵三月丙子宴丹徒宮帝鄉父老咸與焉蠲丹徒今
年租布原五歲刑以下丁亥車駕還宮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
卒壬寅採富陽令諸葛闡議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夏五月
都下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無家屬者賜以棺器六月癸卯朔
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乙亥詔以[illegible]武館閱武戊
子都下大火遣使巡慰振恤夏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為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檢行振贍十二月天竺國遣
使朝貢是歲魏神䴥元年太武皇帝伐赫連昌獲之乞伏熾盤死
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癸丑以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司徒
錄尚書事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皇太子戊午大赦賜文武位一
等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為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
義慶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為右僕射五月壬辰朔日有
蝕之秋七月百濟國遣使朝貢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星晝
見十二月西河河南國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二月壬戌雷且雹三月戊子遣左將軍到彥之伐魏夏六
月己卯封氐楊難當為武都王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戊
寅魏剋金墉城十一月癸未又剋武牢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
濟拒魏右將軍到彥之自滑臺奔退十二月都下火延燒于太社
北燕是歲馮跋死[illegible]訶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並遣使
朝貢吳興晉陵義興大水遣使巡行振恤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
三月大雪夏六月乙丑大赦旱故又大雩閏六月乙巳遣使省行
獄訟簡息徭役
九年春二月辛卯詔曰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
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衛將軍華容公弘征南大將軍永修公
道濟故左將軍龍陽侯鎮惡或履道廣深忠績冲邈或雅量高劭
風鑒明遠或識準弘正才略開邁或文德以光帝載武功以濟景

業而太常未銘從祀闕享宿懷歸憾永言興懷便宜配祭廟庭勒功天府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弘為太保丁巳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為司空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弘薨六月癸未罷積射彊弩將軍官乙未以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璝為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壬寅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秋七月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冬十一月庚寅立皇子紹為廬陵王奉孝獻王祀江夏王義恭子朗為南豐王奉營陽王祀是歲魏延和元年

十年春正月甲寅改封竟陵王義宣為南譙王己未大赦夏林邑闍婆娑州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秋七月戊戌曲赦梁秦三州冬十一月氐楊難當據有梁州是月[illegible]遁走

十一年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破氐梁州平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劍閣以北戊寅以大且渠茂虔為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封西河王是歲林邑扶南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辛未[illegible]南郊[illegible]封[illegible]弘為[illegible]王夏四月丙辰詔內外眾士[illegible]六月癸酉師子國遣使朝貢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都下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遭水人秋七月辛酉闍婆婆達扶南國並遣使朝貢八月乙亥[illegible]水部諸道[illegible]九月[illegible]是歲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二月己未誅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庚申大赦夏六月高麗武都等國並遣使朝貢秋七月己未[illegible]陵王太妃[illegible]追崇為[illegible]皇后葬以等禮九月癸丑立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illegible]弘奔高麗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戊戌鳳凰二見於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夏四月蜀賊張尋趙廣降遷之建鄴冬十二月辛酉初停賀雪河南西河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

十五年春正月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延為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隴西王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東宮是歲武都河南高麗倭扶南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閱武於北郊庚寅進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夏王義恭為司空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延為河南王秋八月丙子立皇子鑠為南平王九月魏[illegible]茂虔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是歲武都河南林邑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八月徐兗[illegible]州人[illegible]九月壬子葬[illegible]長寧陵冬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大赦文武賜爵一級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大將軍如故甲戌以司空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十一月[illegible]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尚書僕射戊戌武都河南百濟等國並遣使朝貢是歲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三月甲子[illegible]戊申[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定[illegible]官夏五月壬午衛將軍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為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並開府儀同三司甲申河水汎溢漂居人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賑贍冬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以丹陽尹孟顗為尚

書僕射氐楊難當寇漢川十二月晉寧太守爨松子舉兵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是歲河南肅特高麗蘇摩黎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九年夏四月甲戌上以久疾愈始奉初祠大赦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龍驤將軍裴方明破楊難當仇池平閏月都下水遣使巡行賑恤六月以大且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封西河王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為彗入文昌貫五車埽畢拂天節經太苑季冬乃滅冬十二月丙申詔奉聖之胤速議承襲及今修廟四時饗祀并命蠲近墓五家供洒掃栽松栢六百株是歲蠕蠕河南扶南婆皇國並遣使朝貢西涼武昭王孫李寶始歸於魏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二月甲申閱武於白下魏軍剋仇池夏四月甲午立皇子誕為廣陵王秋七月癸丑以楊文德為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冬十月雷十二月壬午躬藉田是歲河西高麗百濟倭國並遣使朝貢自去歲至是諸州郡水旱傷稼人大饑遣使開倉賑恤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兗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並禁酒辛酉親耕藉田大赦二月己丑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秋八月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九月甲辰以大且渠安周為征西將軍涼州刺史封河西王冬十月己亥命刺史郡守修東耕丙子雷且雹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曆二月甲戌立皇子禕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九月己未開酒禁癸酉宴于武帳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餞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苦知以節儉期物冬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是冬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大赦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剋之是歲大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於樂遊苑北興景陽山于華林園役重人怨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賜文武位一等夏四月河濟俱清六月都下疫癘使巡省給醫藥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薨冬十一月甲寅立皇子渾為汝陰王是歲徐兗青冀四州大水

二十五年春閏二月己酉大蒐於宣武場三月庚辰校獵夏四月乙巳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五月乙卯罷當兩大錢六月庚戌安陸王司馬元瑜薨丙寅加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位司空八月甲子立皇子彧為淮陽王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冬南兗州城內遙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己亥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宮大赦復丹徒縣僑舊人歲租布之半行所經過蠲田租之半癸亥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墓壬午至自丹徒丙戌[illegible]皇國壬辰婆達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庚子改封廣陵王誕為隨郡王癸卯彗星見于太微甲辰以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為

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兗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濟國遣使朝貢二月魏軍攻縣瓠以軍
興減百官奉祿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奉祿
同內百官於是諸州郡縣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秋七月
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北伐魏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
諸軍冬十一月丁未大赦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
聲欲度江都下震懼戒有懼而立壬午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
舳艫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
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
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饋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人萬餘
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兗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
二月甲戌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壬午幸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丙申拜初寧陵大
旱夏四月癸酉婆達國遣使朝貢己卯彗星見于昴是月都下疾
疫使郷省給醫藥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
丁巳婆皇國戊戌河南國並遣使朝貢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
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左僕射護軍將軍壬子彗星見
太微中對帝座秋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倭濟為安東大將
軍八月癸酉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秋蝗蟲入郭內為災冬十月
癸亥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兗徐豫青冀六州徙
彭城流人于瓜步淮西流人于姑孰合萬許家是歲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經寇六州仍逢災務可量加救贍二月
乙卯雷且雪戊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三月壬午大風拔木都
下火夏四月戊午呵羅單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壬辰改封汝陰王
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湘東王丁酉省大司馬太子傅廷尉監
官九月乙亥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為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
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十二月戊辰
[illegible]以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
史錄尚書如故是歲魏中常侍宗愛構逆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
王余為帝改元為承平後又殺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
陸麗奉皇孫是為文成皇帝改元曰興安
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朝會群臣于太極前殿有青黑氣從東南來
覆殿宮上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司徒中軍將軍
揚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荊州刺史戊子使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衆軍伐西陽蠻二月
甲子元凶劭構逆帝崩于合殿時年四十七謚景皇帝廟號中宗
三月癸巳葬長寧陵孝武帝踐阼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帝聰
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靜為
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
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舊輦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
欲代以紫皮上以竹參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
云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
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
甚美雄決愛武長于騎射十二年立為武陵王二十二年累遷雍
州刺史自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略關河
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舉至淮門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

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曰帝不暇及出謂人
曰張侯側有人風骨瓌拔常士也二十八年爲都督江州刺史
時緣江蠻爲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
衆軍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弒逆上率衆入討荊
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于
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
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
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廕于牙上四月辛酉
上次溧州丙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
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帝號謚以大將軍江
夏王義恭爲太尉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
中書監丞相揚州刺史並錄尚書六條事以安東將軍隨王誕爲
南史二
衛將軍荊州刺史加雍州刺史臧質並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州刺史撫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虜將軍
王僧達爲右僕射改新亭爲中興亭夏五月乙亥輔國將軍朱修
之尅東府丙申尅建鄴二凶及同逆並伏誅庚辰詔分遣大使巡
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幸東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
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壬辰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太傅領大司
馬甲午詔初寧陵曲赦建鄴二百里內并蠲今年租稅戊戌以撫
軍將軍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六月丙午車
駕還宮初置殿門及上閤門屯兵庚午以丹陽尹褚湛之爲尚書
右僕射庚申詔有司論功班賞各有差辛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
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未改封
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閏月丙子兼散騎常侍

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庚申加太傅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以
荊州刺史竟陵王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
史甲申蠲尋陽西陽郡租布三年是月罷南蠻校尉官秋七月辛丑朔
日有蝕之辛酉詔崇儉約禁淫侈己巳司空南平王鑠薨以侍中
南郡王世子恢爲尚書右僕射冬十月癸未聽訟於閱武堂十一
月丙辰停臺省衆官朝謁丙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二月甲
戌省都水使者官罷水衡令官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
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中庶子
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祀南郊大赦改元壬戌更鑄四銖錢丙
寅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月起正光
殿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荊州
南史二
刺史南郡王義宣兗州刺史徐遺寶舉兵反壬午曲赦豫州三月
癸亥內外戒嚴夏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左衛將軍王玄謨大
敗之己未解嚴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六月戊
辰臧質走至武昌爲人所斬傳首建鄴甲戌撫軍將軍柳元景進
號撫軍大將軍及鎮北大將軍沈慶之並開府儀同三司癸未罷
南蠻校尉官戊子省錄尚書官庚寅義宣於江陵賜死秋七月丙
申朔日有蝕之既丙戌大赦賜文武爵一級冬十月戊寅詔開建
仲尼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十一月癸卯復置都
水使者官始課南徐州僑人租是歲魏興光元年
二年春二月己丑婆皇國遣使朝貢丙寅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
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夏四月壬申河南國遣使朝貢五
月乙未[illegible]戊戌以荊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六

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王休業為鄱陽王己酉槃槃國遣使朝貢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有罪廢為庶人自殺辛酉斤陀利國遣使朝貢三吳饑詔所在賑貸九月丁亥閱武於宣武場冬十月壬午以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司空南徐州刺史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為尚書令十一月辛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歲魏太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郡王休若為巴陵郡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郡王辛巳祀南郊以驃騎將軍建昌忠公到彥之衛將軍左光祿大夫新建文宣侯王華豫章文侯王曇首配饗文帝廟庭壬午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賜羣臣上禮二月丁丑制朔望臨西堂接羣下受奏事閏三月癸酉鄱陽王休業薨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五月辛酉制荊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役一丁秋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左僕射冬十月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大明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庚午都下雨水辛未遣使檢行賜以樵米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得入宮城門夏四月都下疾疫丙申遣使巡省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為斂埋五月吳興義興大水人饑乙卯遣使開倉賑恤癸酉臨訟于華林園自是非巡狩軍役則車駕歲三臨訊丙寅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橋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栱間有紫氣清暑殿西甍鴟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景陽樓為慶雲樓清暑殿為嘉禾殿芳香琴堂為連理堂乙亥以輔國將軍梁[redacted]懃為河州刺史封宕昌王秋七月辛未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九月建康秣陵二縣各置都官從事一人司水火舟楫冬十月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為鎮東大將軍十二月丁亥改封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祿奉壬戌拜初寧陵二月丙戌以中軍尚書令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丹陽尹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三月丁未尚書令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農要月命太官停殺牛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辛丑地震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書一人省五兵尚書官丁亥加左光祿大夫何尚之開府儀同三司秋八月丙戌中書令王僧達下獄死九月壬戌襄陽大水遣使巡行賑恤庚午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冬十二月己亥制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是歲河南國林邑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己丑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二月乙卯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以東揚州為揚州甲子復置廷尉監官夏四月乙卯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貶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反以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誕秋八月乙巳克廣陵城斬誕悉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為軍賞是日解嚴辛未大赦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丙戌加南兗州刺史沈慶之位司空九月壬辰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甲午移南郊壇於牛頓山以正陽位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蠶宮於西郊十二月辛酉省尚書僕射官是歲[illegible]河西高麗肅慎等國各各遣使朝貢西域獻舞馬

四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甲戌宕昌國遣使朝貢乙亥親耕籍田大赦庚寅立皇子子勛為晉安王子房為尋陽王子頊為歷陽王子鸞為襄陽王三月甲申皇后親桑於西郊夏四月丙午詔[illegible]時

供限詔減太半辛亥太尉江夏王義恭等表請封岱宗詔不從辛
酉詔以都下疾疫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亡者隨宜賑恤五月丙
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秋七月甲戌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何尚之薨八月雍州大水甲寅遣加賑恤九月丁亥改封襄陽王
子鸞為新安王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慶之討緣江蠻十一
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為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十二月
辛丑幸廷尉寺訊繫囚魏遣使通和丁未幸建康縣原放獄囚倭
國遣使朝貢是歲魏和平元年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華雪降散為六出上悅以為瑞二月癸巳閱
武軍幢以下普加班錫多所原宥三月甲戌行幸江乘遣祭故太
保王弘光祿大夫王曇首墓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尚為豫
章王丙申加尚書令柳元景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丙午雍
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參軍尹玄慶起義斬
之傳首建鄴五月起明堂於國學南丙巳之地癸亥制帝室朞親
官非祿官者月給錢十萬秋七月丁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庚午曲
赦雍州八月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王子眞為始安王己丑詔
以來歲修葺庠序旌延國胄庚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
臺除食祿三分之一不給送故衛將軍東海王褘以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九月甲寅日有蝕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原遣囚繫庚午河
濟清閏月丙申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
于玄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冬十月甲寅以南徐
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右僕射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
為尚書右僕射甲戌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大赦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二月乙卯復百官祿三
月壬寅立皇子子元為邵陵王壬寅以倭世子興為安東將軍倭
國王夏四月庚申新作大航門五月丙戌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
冰之禮六月辛酉尚書右僕射劉延孫卒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
如雷兗州尤甚於是魯郡山搖者二乙未立皇子子雲為晉陵王
八月乙丑置清臺令官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乙未以尚書右僕
射劉遵考為左僕射以丹陽尹王僧朗為右僕射冬十月丁卯詔
上林苑內士庶丘墓欲還合葬者勿禁十一月己卯陳留王曹虔
秀薨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赴日於玄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
獵丁亥以右衛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左僕射二月甲寅車駕巡南
豫南兗二州丁巳校獵烏江己未登烏江縣六合山壬戌大赦行
幸所經無出今年租布賜人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郡守邑宰及
人夫從巡者普加沾賚又詔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人
疾苦癸亥行幸尉氏觀温泉壬申車駕至都拜二廟乃還宮夏四
月甲子詔自今非臨軍戰陣一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者皆依舊
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五月丙子詔自今刺
史守宰動人興軍皆須守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
倉卒者不從此例六月戊申蠕蠕高麗國並遣使朝貢秋七月
乙亥進高麗王高璉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八月乙丑立
皇子子孟為淮南王子產為臨賀王車駕幸建康秣陵縣訊獄囚
九月庚寅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為司徒乙未幸廷尉訊
獄囚丙申立皇子子嗣為東平王冬十月壬寅皇太子冠賜王公
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車駕巡南豫州本公合以行癸[illegible]

縣訊獄囚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開府儀同三司癸
亥以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禕爲司空加中軍將軍義陽王昶開
府儀同三司己巳校獵于姑孰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
下巡幸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詔祭晉大司馬桓溫征西將軍
毛璩墓上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祀梁山大閱水師
於中江有白雀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元爲神雀詔不許乙未原放
行獄徒繫浙江東諸郡大旱十二月壬寅遣使開倉賑恤聽受雜
物當租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歷陽郡女子百戶牛酒蠲郡
租十年己未加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於博望梁山立雙闕癸
未至自歷陽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是日還宗祀文帝于明堂甲戌詔曰東
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以其使

自防悉勿禁夏閏五月壬寅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庚申帝
崩于玉燭殿時年三十五七月丙午葬于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
陵帝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
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
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
申生孝武鎮尋陽帝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帝囚于侍中
下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及孝武踐阼立爲皇太子始未之
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東宮七年加元服
八年閏五月庚午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加驃騎大將
軍柳元景尚書令甲子置錄尚書官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
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庚戌婺皇網遣
使衛尚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馳
道改孝建以來所變制度還依元嘉丙辰追崇獻妃爲獻皇后八
月乙丑皇太后崩九月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寧陵冬十二月乙
酉以尚書右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僕射壬戌以王畿諸郡爲揚州
以揚州爲東揚州癸巳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
徒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都下亦至百餘餓
死者十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偽小
商貨不行

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曰永光乙巳省諸州臺傳二
月乙丑減州郡縣田租之半庚寅鑄二銖錢夏五月魏文成皇帝
崩秋八月庚午以尚書僕射顏師伯爲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
爲右僕射癸酉帝自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

景左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爲景和甲戌以司徒揚州刺
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乙亥帝釋素服御錦衣以始興公沈慶
之爲太尉與之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甲申以北
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己丑復立南北二馳道九月癸巳幸
湖熟奏鼓吹戊戌還宮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即
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
爲齇奴又遣發殷貴妃墓忿其爲孝武所寵初貴妃薨武帝爲
造新安寺乃遣壞之又欲誅諸沙門僧尼皆免南徐州刺史新
安王子鸞爲庶人賜死丁未加衛將軍湘東王彧開府儀同三司
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外叛奔魏戊午解嚴開
百姓鑄錢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丁卯東陽太守王藻下獄死以
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爲貴嬪夫人改姓謝氏以武賁鈒戟鸞輅

龍旂出警入蹕矯言公王墓空設衰焉乙酉以豫州刺史山陽
王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
邁下獄死癸巳殺新除太尉沈慶之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
曲赦揚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曚之子也大赦賦汙淫盜
悉皆原蕩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壬子以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
侯敬深並賜死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官不保首領先
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荊湘以厭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
發引是夜湘東王彧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
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先是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
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遊後堂有
一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所
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
巫覡云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捕
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樂壽寂之懷刀直入
姜產之爲副諸姬迸逸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
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本湘東王彧纂承
皇統於是葬帝於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帝爲自以喙長頭銳下
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孝武所責孝武西巡帝啟參承起居書迹
不謹上詰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比素業都懈狷戾
日甚何以頑固乃爾初踐祚受璽紱悖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
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
及戴法興等既殺法興諸大臣莫不震懾於是又誅群公元凱以
下皆被毆捶帝變內外危懼殿省騷然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

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
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
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孫
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帝聚諸叔都下慮在
外爲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
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
爲立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湯沐邑二
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粗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誄及雜篇章往往
有辭采以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
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宗藩位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
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
遣師事乖分閫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
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難
結[illegible]以自[illegible]悖禁紂
之行[illegible]才亡天亦當終之
以亂南北[illegible]如廢帝之[illegible]行者乎篇假以中
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不亡其可得乎

南史卷三

宋本紀下第三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生二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孝武踐阼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是歲入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上乃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時廢帝左右直閣將軍宋越譚金童太一等是夜並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十一月十九日弑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失履跣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令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並賜死宋越譚金童太一伏誅十二月庚申朔令書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以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辛未改封臨賀王子產爲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以王景文爲尚書僕射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戊寅改太皇太后爲崇憲太后立皇后王氏罷二銖錢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壬午謁太廟甲申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同逆

二年春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即偽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反甲午內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丙戌徐州刺史申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並同逆丙午車駕親御六軍頓中興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豫州刺史西討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並舉兵反遣東將軍巴陵王休若統軍東討壬子崇憲皇太后崩二月乙丑以蔡興宗爲尚書右僕射壬申吳興太守張永右將軍蕭道成東討平晉陵丁亥建武將軍吳喜公率諸軍破賊於吳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輔國將軍蕭道成前鋒北討輔國將軍劉勔前鋒西討劉胡衆四萬據赭圻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賊衆稍盛衆蟻聚鵲尾連營至濃湖衆十餘萬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爵爲松滋縣侯癸卯令入米七百石者除郡減此各有差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夏五月甲寅葬崇憲皇太后於修寧陵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爲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偽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荊湘雍五州平之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皆伏誅諸將帥封賞各有差九月癸巳六軍解嚴戊戌以王玄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並賜死丁卯以沈攸之爲中領軍與衆求頗能

討戊寅立皇子昱為皇太子十一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
為新安王十二月薛安都要引魏軍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遂失
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是歲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詔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
二州閏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貸各有差二月甲申
為戰亡將士舉哀丙申曲赦青冀二州夏四月丙戌詔以故丞相
江夏文獻王故太尉巴東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興襄公沈慶
之故征西將軍洮陽肅侯宗慤陪祭孝武廟庭庚子立桂陽王休
範第二子德嗣為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三子銑為南豐王以奉
廬江昭王南豐哀王祀五月丙辰詔宣太后崇寧陵禁內墳瘞遷
徙者給塋直蠲復其家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為尚書僕射秋八
月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率眾北伐九月戊午以
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伐將士冬十月壬午改
封新安王延年為始平王辛丑以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吐谷渾拾寅為征西大將軍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融
為江夏王是歲魏皇興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雹于宮乙亥零陵王司馬勖薨二月乙巳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薨三月交州人李長仁據州
叛伏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平之夏四月丙
申改封東海王禕為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為晉平王秋九月戊辰
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
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
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腳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
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腳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

叛而依舊補冶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上崩其例乃寢庚
午上備法駕幸東宮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發諸州兵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親耕籍田乙丑魏尅青州執刺史沈文秀以歸
二月丙申以廬江王禕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夏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子宣曜為南平王秋七月壬戌改輔
國將軍為輔師將軍九月甲寅立長沙王纂子延之為始平王冬
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十一月丁未魏人來聘十二月庚申分荊
益之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夏四
月癸亥立皇子燮為晉熙王六月癸卯以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
揚州刺史以袁粲為右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為臨慶郡秋七月丙戌
臨慶王智井薨九月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
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
遂無其人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贊為武陵王十二月癸巳以邊難
未息制父母陷在異域者悉使婚宦
七年春正月甲戌罷後騎參兼郎二月癸丑征西將軍荊州刺史
巴陵王休若進號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
休範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祐薨二月辛
[illegible]夏五月戊午殺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為尚
書令褚彥回為右僕射丙戌追免晉平王休祐為庶人秋七月丁
巳罷散騎參軍郎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賜死八月戊子以
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丙寅帝疾間戊戌立皇子準為安成
王是歲魏孝文帝延興元年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瘳故改元丁巳巨人跡見西

泄水上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勔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彥回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入閤被顧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及即大位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為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宣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上幸宮見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移牀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為祝策如大祭饗呪佃夫楊運長

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為詔敕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混雜官以賄命王阮家富於公室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及泰始泰豫之際左右失旨往往有刳斮斷截禁中懍懍若踐刀劍夜夢豫章太守劉愔反遣就郡殺之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俸祿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為私藏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啖臘肉常至二百臠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為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明帝以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為小字故帝小字慧震泰始二年立為皇太子六年出東宮又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袞冕九章衣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彥回共輔朝政班劍依舊入殿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秋七月戊辰拜帝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八月戊午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薨冬十一月己亥新除郢州刺史劉彥節為尚書左僕射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自元年以前徒放者並聽還本土魏人來聘夏六月乙卯壽陽大水秋八月都下旱庚午陳留王曹銑薨九月丁亥立衡陽王嶷子伯玉為南平王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乙巳進桂陽王休範位太尉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為始安縣王

二年夏五月壬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庚寅內外戒嚴

中領軍劉勔右衛將軍蕭道成前鋒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彥回入衛殿省壬申賊奄至攻新亭壘道成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劉勔拒賊敗績死之右將軍王道隆奔走遇害張永潰于白下沈懷明自石頭奔散甲午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林監陳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敬兒等又破賊進平東府城梟羣賊丁酉大赦解嚴荊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建鄴六月癸卯晉熙王燮遣軍赴尋陽江州平壬戌改輔師將軍為輔國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乙酉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乙酉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加護

軍將軍褚彥回爲尚書令冬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十二月癸亥
立皇弟燮爲江夏王贊爲武陵王
二年春三月己巳都下大水夏六月魏人來聘秋七月庚戌以袁
粲爲尚書令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征
西大將軍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秋七月戊子建平王景素
據京城反己丑內外纂嚴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黃回北
討蕭道成總統衆軍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並賜死乙未剋京
城斬景素同逆皆伏誅八月丁卯立皇弟翽爲南陽王嵩爲新興
王禧爲始建王九月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己丑車騎
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準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
月辛酉以王僧虔爲尚書右僕射
五年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
立皆伏誅五月地震六月甲戌誅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
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七月戊子夜帝遇弒於
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貶帝爲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
縣郊壇西初帝之生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後足有人曰太
子也及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漸長
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手加撲打徒跣蹲踞及嗣位內畏太后外
懼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三年好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二
十里或入市里遇慢罵則悅而受焉四年無日不出與左右解僧
智張五兒恒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
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無行
人寢著小褲不服衣冠有白棓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錐鋸不離左

右爲擊腦椎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臥尸流血然後爲樂左
右人見有嚬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之甞戲殺已衰驢數十頭
所得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
千錢爲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群聚飲酒以爲
歡適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爲佃夫委信佃夫敗叛走後捕得自於
承明門以車轢殺之後杜延載杜幼文沈勃之誅手自臠割孫
超有蒜氣剖腹視之此嘗馳馬自往刺杜叔文于玄武北湖孝武
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吳興沈勃多寶貨往劫
之抑刀獨前左右未至勃時居喪在廬帝望見之使投鋋不中勃
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帝自
鞴創制露車一乘施篷幕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
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聽望而已凡諸鄙事過
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
一日無事則慘慘不樂內外憂懼夕不及旦領軍將軍蕭道成與
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單馬先走羽儀
不及左右張五兒馬墜湖帝怒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
胡伎爲樂又於蕃岡蹋跣因乘露車無復內從往青園尼寺新安
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楊玉夫常得意忽然見帝遇輒切
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
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于仁壽殿東阿氈幄中帝出入無禁王敬
則先結玉夫陳奉伯楊萬年等合二十五人其夕玉夫候帝眠熟
至乙夜與萬年同入氈幄內取千牛刀殺之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
丑生七年封安成王帝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察帝

即位加揚州刺史元徽二年加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及廢帝殞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徽五年為昇明元年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城輔政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蕭道成司空錄尚書事以袁粲為中書監司徒以褚彥回為衛將軍劉彥節為尚書令加中軍將軍辛丑以王僧虔為尚書僕射癸卯車駕謁太廟八月癸亥司徒袁粲鎮石頭戊辰崇拜帝所生陳昭華為皇太妃庚午以蕭道成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九月己酉廬陵王暠薨十二月丁巳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不從執政丁卯蕭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鎮東府戊辰中外纂嚴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旋見覆滅乙亥以王僧虔為左僕射王延之為右僕射吳郡太守劉遐據郡不從執政令張瓌攻斬之閏月辛亥屯騎校尉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癸巳沈攸之攻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己亥中外戒嚴假蕭道成黃鉞乙巳道成出頓新亭是歲魏太和元年

二年春正月丁卯沈攸之敗己巳華容縣人斬攸之首送之辛未雍州刺史張敬兒剋江陵荊州平丙子解嚴以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旋鎮東府二月庚辰以王僧虔為尚書令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蕭道成加授太尉以褚彥回為中書監司空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中軍將軍三月己丑朔日有蝕之夏四月南兗州刺史黃回求干執政賜死五月戊午以後國王武為安東大將軍六月丁酉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秋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午加太尉蕭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賜殊禮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燮為司徒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謝氏十一月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頒為南豐縣王癸亥誅臨澧侯劉晃甲子改封南陽王翽為隨郡王十二月丙戌皇后見于太廟

三年春正月辛亥領軍將軍蕭賾加尚書右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郇陵王友薨丙申地震建陽門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加蕭道成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庚戌誅臨川王綽夏四月壬申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壬午安西將軍武陵王贊薨辛卯帝禪位於齊壬辰遜于東邸是日王敬則以兵陳于殿庭帝猶居內聞之逃于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閹人索扶上板輿黃門或從之帝怒抽刀投之中頭而殞帝既出宮人行哭但遜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封帝為汝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監人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六月乙酉葬于遂寧陵諡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論曰文帝負扆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淩遹之怨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因猜忌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下無磐石之固上有累卵之危及覆成胤慘效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致殞亡理固然矣神器以勢射假移靈命隨樂推而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齊本紀上第四

高帝

武帝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姓蕭氏，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惠帝分東海郡為蘭陵，故復為蘭陵郡人。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也。皇曾祖儁，字子武，位即丘令。皇祖樂子，字閏子，位輔國參軍。宋昇明中，贈太常。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仕宋為漢中太守，梁州之平，以功加龍驤將軍，後為南太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梁土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儒生雷次宗立學於雞籠山，帝年十三，就受禮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徙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帝捨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宋文帝遣帝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啟帝自隨，初為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破其武興、蘭皐二戍，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助帝攻拔談提城。魏救兵至，帝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後襲爵晉興縣五等男，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尉，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反，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及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又使帝討之，索兒走鍾離，帝追至睢眙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棕皮為馬具裝，析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遷南兗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如故。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即酌，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為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彥回、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事。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帝與護軍褚彥回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

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
將軍加鼓吹一部築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臥
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
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
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壘帝挺身上馬帥數
百人出戰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
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帝秉燭正坐
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
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
山頗忽時務帝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日而深尚從
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
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

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
帝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閒道自
承明門入衞宮闕時休範與親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
惑詣壘投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
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
善見觀汝等名刺已焚除勿懼也亦分遣衆軍擊平賊帝振旅凱
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
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州刺史留將軍
進爵爲公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直入決事號爲四貴休
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時
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
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

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一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
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建平王景素爲
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誠於帝帝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帝出
屯玄武湖事平乃還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畫
腹爲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帝在領軍
府蒼梧自來燒之冀帝出因作難帝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恚所
見之物呼之爲帝加以手自磨鋋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
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爲汝盡力故止高帝謀於
袁褚廢立皆不見從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閤將軍王敬
則通謀弒蒼梧取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稱敕開
承明門出覆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叩門大聲言報帝
門猶不開敬則自門窴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牆上投進其

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跣出敬則叫曰事平矣帝乃戎
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中驚怖及知蒼梧死咸稱萬歲至
帝踐阼號此馬爲龍驤赤明日召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入會西鍾
槐樹下計議帝以事讓彥節彥節不答帝鬚髯盡張眼光如電次
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
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
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
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議備法駕詣
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彥節等失色而去甲午帝移鎮東
府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加侍中司空
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給油幢車班劍三十人帝固
辭上台印授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荊州刺史沈

攸之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帝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荊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武帝時爲郢州長史蘊冀武帝出弔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帝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彥節見帝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帝往石頭詣粲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彥節從弟領軍韞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內應帝命王敬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彥節走額檐湖蘊逃鬭場並禽斬之粲典籤莫嗣祖同粲謀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高帝並赦而用之

南齊書一　五

時黃回頓新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高帝表送黃鉞三月乙酉增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大明泰始已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高帝輔政奏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制九月丙午加帝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三年正月乙丑高帝表蠲百姓逋責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高帝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奏事不名三月甲辰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

郡爲齊公備九錫禮加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甲寅使以備物典禮遣策曰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載所存行之列九服神祇靈繹海水羣飛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發寡昧纘承大業賴公盡德振古絕倫雖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以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攜貳實繁有徒干房不臣稱兵協亂假□宮掖將成茂草宗社邦國幾爲仇讎當此之時人神同忘公投袂徇難超然奮發寅車而戒路執金板而先驅厲劍一麾因斧未汗此則霸業之基勳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致寇犬羊陸梁淮汭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啟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騷然奮吞陵之心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陵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人江陽即序

南齊書一　六

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閒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安人情汎汎公忠誠懷慨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風偃剗廷頸剪之寇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何殺野心侵擾邊場覘覦伺隙撓蕩湘汨公奉辭伐罪戒旦裝征兵由定竚使將蕩兮充扶傷以宣澤俾我淮肥復霑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勢故相仍師出已老甬城高壘指日淪陷公奮由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分疆畫界開創南兗此又公之功也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烈火焚于王城飛矢集乎君屋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授劍凝神則奇謀定俄頃旋指麾則偏大成勇宿昔之間官揚底定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蹙起戚藩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指授六師義形于色俄未浹時何朱方寧晏此又

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辜黔首相悲朝
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文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
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
袁劉攜貳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
神謀內運霜鋒外舉祅沴歲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
禍藏月滋彰釁日積歷阻兵安忍乃眷西顧紉同興城而經綸惟
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內逆公把鉞出關撫威江甸正情與
皦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積年逋誅一朝
顯戮沮沛安流華夏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
以明哲道庇生靈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寵
于一人永清四海是以𥠖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
欵關而薦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也朕聞疇庸
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自昔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圭斯錫姬
旦宣揚曲阜啟藩咸改玉以弘風成胙土以宣化體經帝載必先
舉斯爰建極文車服異數惟公勳業超於已外而褒賞闕於舊籍
古今之道何其爽歟朕甚欽歎且有歉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
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
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為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家
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咸畿由有則惟昔周
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貌然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
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郡開國侯淵授
公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
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

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改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並
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
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
軌禮弘律儀刑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
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
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降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
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公選贊王猷登敘遠洽蠻夷揭
歡同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辯涇渭官方與
能庶又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祐皇朝肅身化下杜漸防
萌含生資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糾虔以刑禦姦以德
刑戮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威震四維龍騰八表
威靈所被異類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
明發載懷齊芬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
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祗服朕命經緯乾
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帝三讓公卿敦
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宋帝詔令十郡之
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疋絹五千疋以太
祖左長史王儉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四月癸酉宋帝又詔進齊
公為王以徐州之南梁陳穎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廣陵
海陵南沛增王封為二十郡使司空褚彥回奉策授璽紱改立王
社餘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
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
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宋帝以歷數在齊乃
下詔禪位遜于東邸壬辰遣使奉策曰咨爾齊王伊太古初

陳萬化紛綸開闢靈以鑒品物立元后以馭黎元若夫容成大庭
之世伏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
者莫崇乎堯舜拔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
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謗然興歌有虞揖讓
卿雲發采道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不敢失墜爰逮自晉亦
遵前典昔我祖宗英叡旁格幽明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惟王聖哲
欽明榮鏡區宇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聲化遠洎荒服無虞殊類同
規華戎一族是以五色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衆綿昭徹
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庶引領朕
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
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
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翌命司奏而謁者吳奏雲門而
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弘業豈不盛歟并命策書遣兼太保司空
褚彥回兼太尉以尚書令王儉度泰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
虞故事高帝固讓宋朝王公以下陳留王粲等詣門陳請帝猶未
許齊世子卿士以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
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
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
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
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
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
參議宜尅日受禪高帝乃許焉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
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夫肇自生靈樹以司牧所以闡極

立則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
代粤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方策載在典謨水德既微仍世多
故寔賴道成匡救之功以弘濟予厥難大造顛墜再構區宇誕惟
天人罔弗和會遂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
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暨乎百蠻僉曰皇天
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統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順鴻
暦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答人衷式敷萬國
惟明靈是饗禮畢備大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
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責
勿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
徙敕繫者特加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封宋帝為汝
陰王築宮于丹陽故縣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晉宋故事上書
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宋諸王皆降為公郡公主為縣君縣公主為
鄉君詔降宋南康郡公為縣公華容公為侯萍鄉侯為伯減戶有
差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祀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
皇后陵曰永安妃曰昭皇后陵曰泰安詔封賊餘口沒在臺府者
悉原放諸負釁流徙者普聽還本土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為尚書
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二宮諸王
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乃停太宮池稅庚子詔宋帝后蕃
王諸陵並置守衛五月丙午以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為驃騎大將
軍詔宋氏第秩並所餘留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
人除與郡公沈攸之等一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曆為建元曆耐
以正月卯臘以十二月未丁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
宜自今可斷乘輿乙卯河南國遣使朝貢丙辰詔遣散騎常侍

十二人巡行四方己未汝陰王殂齊志也追謚爲宋順帝辛酉詔
陰安公劉燮等六月乙亥詔宋末以來枯骸毀櫬宜下埋藏庚辰
以法駕奉七廟主于太廟甲申立齊太子賾爲皇太子斷諸州郡
禮慶降死罪以下刑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
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曄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
桂陽王鑑爲廣興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乙酉遷宋順帝於遂寧
陵秋七月丁未曲赦交州部內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
布武進王業所基給復十年八月癸巳省陳留國丁巳立皇子鈞
爲衡陽王九月辛丑詔以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乙巳
復置南蠻校尉官丙午加司空褚彥回尚書令冬十月丙子立彭
城劉胤爲汝陰王奉宋後己卯享太廟辛巳汝陰王太妃王氏薨
追贈宋恭皇后己丑荊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彥回爲司徒以尚書右僕射
王儉爲左僕射辛丑祀南郊二月丁卯魏軍攻壽陽豫州刺史垣
崇祖破走之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人尤貧遭難者三月
百濟國遣使朝貢以其王牟都爲鎮東大將軍夏四月丙寅進高
麗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五月立六門都牆秋九月甲午
朔日有蝕之丙子蠕蠕國遣使朝貢冬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彥
回爲司徒壬子以驃騎豫章王嶷爲司空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立皇子鋒爲江夏
王二月癸丑罷南蠻校尉官夏四月辛亥始制東宮臣僚用下官
禮敬聞喜公子良等六月壬子大赦秋七月己未朔日有蝕之九
月辛未蠕蠕國王遣使欲俱攻魏獻師子皮袴褶烏程令吳郡顧
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游
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丙戌置會稽山陰縣獄丞冬十月
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十二月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命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
諸州郡觀省風俗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庚戌詔原都下囚繫有差免元年以前
逋責三月庚申詔司徒褚彥回左僕射王儉受顧託壬戌皇帝崩
于臨光殿年五十六羣臣上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梓宮於東府
前渚升龍舟四月丙午葬于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孚哭內外反吉
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深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
文工草隸書奕棊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後身不
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者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
皆令隨例毀壞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
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
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貸與直閤
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
其弘厚如此所著文部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
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始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
天西行逐日常有雲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
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
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竊
曰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楮以左道厭之上後
於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震響山谷明帝疑疾爲身後之慮多翦功
臣上亦見疑身危將成有不臣相時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
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泰始三年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

孫奉伯往宜陰縣元會奉伯嘗與帝款見行造帝與奉伯同室臥
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叙夢因謂曰兗州當
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又參軍崔靈建夢天
謂己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其天子位考曰三皇
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及為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
上身上恒有紫黃氣安寶謂王洪範曰此人貴不可言所居武進
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路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迹時訛言
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宋明帝殺休仁而常閉
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伐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
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立時咸以為驗術數者推之上舊居武進
東城村東城之言其在此也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
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響聲
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
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黃
瑞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會稽剡縣有山名
刻石父老相傳云山有名為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
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
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其次石文曰黃天星姓
蕭字潑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
刻秦望之封也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將帝小字也河洛
讖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麟舉又曰肅肅草成道德盡
備案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又
讖曰蕭為二士天下樂案二士王字也郭文舉金雄記曰當復有
作肅入草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當復有作言聖人作也王子年歌

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稻穀中精
細者稻也即道也熟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
刈猶剪也孔子河洛讖曰堨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
宋也宋氏為災害故曰水災梁亦水也堨河梁則行路成矣路猶
道也消除水災除宋水氏之災害也河圖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
星下立草屋為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成鳥雖翼翔日鳴南斗吳
分野當帝者起上蕭字象也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
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上
受齊位其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
墜地開有玉璽其在中璽方三寸文曰戊[illegible]之八與道俱肅然入
草應天符擁平河洛清魏郡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獻雍州刺史
蕭赤斧赤斧以獻案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
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
年然則帝之符應也皆見今徵之六
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
己未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
屋故小字上為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
雀羽衣發空中飛就體生也又長至是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
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内得[illegible]一枚文曰[illegible]帝行吟又得異錢文為
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器飾為宋侍郎令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繫上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
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還字郡廟自餘人起兵遊鄭揭陽山有白
雀來集同山中有古井[illegible]又於山累石為佛圖其側忽生一
樹狀若華蓋[illegible]

大熱上各令折荊枝自蔽會未終而有雲垂陰正當會所會罷乃
散及為廣興相領南積旱溪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部伍既至無雨
而川流驟起遂得利涉元徽四年累遷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
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衞
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作朝廷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
郎據盆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盆城掘壍得
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內遇
伏泉湧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
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度昇明二年事平還江州刺史封
聞喜縣侯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尋加鎮京畿諸軍事三年又加
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
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
增班劍為三十人以石頭為世子宮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
如東宮進為王太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
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
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
遺詔以司徒褚彥回錄尚書事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車騎將軍
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
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日一還臨後有大奠皆如之丁卯以前將
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為太尉癸酉詔免
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
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
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
在所至是除焉百姓悅焉夏四月辛卯追尊穆妃為皇后五月庚
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六月甲申朔立河南王長
懋為皇太子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追封聞
喜公子良為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為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為安陸
王江陵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郡王皇子子真為建安
王皇孫昭業為河南郡王戊戌以水潦[illegible]乖序赴日訊都
下囚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建康秣陵二縣貧人加振賜必令
周悉吳興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以司徒褚彥回為司空秋八月
癸卯司空褚彥回薨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辛未以征南
將軍王僧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乙未以中書
令王延之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乙丑詔曰緣淮戍將久處邊勞
三元行始宜加恩慰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如之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群僚各進
讜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又詔守宰祿奉蓋有恆準往以邊虞告
警故沿將損益今區宇寧晏宜加優獎郡縣丞尉可還田秩壬戌
立皇弟銳為南平王鏗為宜都王皇子子明為武昌王子罕為南
海王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氣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
湖苑以厭之二月庚寅以征虜將軍楊炅為沙州刺史封陰平王
三月丙辰詔以星緯失序陰陽愆度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訖
為始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劫賊餘口長徒敕繫悉皆原
放夏五月丁酉車騎將軍張敬兒有罪伏誅秋八月壬申魏人來
聘冬十月丙寅使驍騎將軍劉纘聘于魏十一月己卯雷十二月
乙巳朔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以南兗州
刺史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壬寅以新除尚書右僕射

柳世隆為左僕射以丹陽尹李安人為右僕射秋七月甲申立皇
子子倫為巴陵王八月丙午幸舊宮中都下獄及三署見徒量所
降宥戊申幸玄武湖講武壬子扶南國遣使朝貢折獄頒章云甲
子詔都下二縣墳墓毀發隨宜掩埋遺骸未櫬者並加斂瘞疾困
不能存者詳加賑賚冬十二月庚申魏人來聘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三署囚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
赦原三月甲寅使輔國將軍劉纘聘于魏夏五月省總明觀秋七
月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薨辛卯於益州置平
蠻校尉官八月乙未幸中堂聽訟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
涼二州刺史封隴西公宕昌王冬十一月丙辰魏人來聘十二月
以江州刺史王奐為尚書右僕射改封武昌王子明為西陽王
四年春閏正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丁未以武都王楊集
始為北秦州刺史辛亥耕籍田詔宥殊死以下甲寅幸閱武堂勞
酒小會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幸宣武堂講武二月丙
寅大風發屋偃拔樹木者皆赤己未立皇弟銶為晉熙王鉉為河東
王壬午使通直郎裴昭明聘于魏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
子良為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
並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為尚書左僕射辛
卯賜孤寡老疾各有差夏四月庚午殷祀太廟降諸囚徒先是立
商飈館於孫陵岡世呼為九日臺秋九月辛卯車駕幸商飈冬十月
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三月甲申詔皇太子於東宮玄圃園宣猷堂臨試及三署
徒隸己亥封皇子子響為巴東王夏五月庚辰左衛殿中將軍邯
鄲超表陳射雉書奏賜死又潁川荀丕亦以諫諍託他事及誅六
月辛未詔省州郡縣送故輸錢若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
城塹得錢三十七為皆輪郭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為瑞班賜公卿
九月壬寅於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
殿讀時令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鎮南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以豫州刺
史西昌侯鸞為右僕射辛亥祀南郊大赦申明不舉子之科若有
産子者復其父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薨戊辰
詔以諸大夫年秩隆重增俸祿見役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
賀王子峻為廣漢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安王夏五月乙巳
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薨甲子以新除尚書左僕射
柳世隆為尚書令秋九月壬寅魏人來聘冬十一月戊申詔平南
參軍顏幼明聘於魏
八年春正月庚子以領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丁巳以行百濟王
泰為鎮東大將軍百濟王二月辛卯安陸王司馬藥師薨夏四月
戊辰朔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六月己巳魏人來聘庚午長沙王
晃薨丙申大雷雨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乙酉都下大風發屋秋
七月癸卯詔以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胤嬰患淹歷旬晷可大赦
八月壬辰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反遣丹陽尹蕭順之討之子響
伏誅乙酉以河南王世子休留代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冬十一月戊寅詔並增尚書丞郎賜祿己卯改封宜城王子琳為
南康王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九年春正月甲午省中營府辛巳祀南郊降都下見囚戊午詔射
聲校尉裴昭明聘于魏三月癸巳明堂災夏五月丙申林邑國獻

金墉丁未魏人來聘安成王暠薨己未樂游正陽堂災秋八月己
亥使司徒參軍蕭琛聘于魏吳興義興大水乙卯尅二郡租九月
戊辰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冬十月甲寅魏人來聘
十年春正月戊午以司徒竟陵王子良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
西昌侯鸞為左僕射詔增內外有務衆官祿奉丙戌詔故太宰褚
彥回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
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二月乙巳使司徒
參軍蕭琛聘于魏
十一年春正月戊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為司空乙
亥皇太子長懋薨二月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三月丙寅以金
紫光祿大夫王晏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癸未魏人來聘甲午立
皇孫昭業為皇太孫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戊辰以旱赦
都下二縣朱方姑孰權斷酒秋七月丁巳曲赦南兗豫司徐五州
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宿責並同原除其緣
淮及青冀新除僑人復除已訖更申五年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
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
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
之不止火炙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竊以還鄉邑人楊道慶
虛疾二十年依法炙即差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階而殿
屋鳴吒上惡之魏軍將至上慮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
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
業艱難萬機自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
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尚書是職務
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

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
懈怠又詔曰我識滅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導綖諸器服
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袷衣各一通常所服刀長短二
口鐵環者隨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靈上慎勿以牲為祭祭
惟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
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常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
東邊以葬我名為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人百官停六時
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王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
耀靈三處是吾所改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
陋謂此為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
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
出家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惟年六十必有道
心聽朝賢選序已有別詔諸小小賜乞及閣內處分亦有別牒內
外禁衞勞舊主帥左右悉付蕭諶優量驅使之是日上崩于延昌
殿年五十四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雕綺之事上常恨
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
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敝人已甚珠玉玩好傷
俗尤重嚴加禁絕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及蒼梧暴
虐釁結朝野而百姓懍懍命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
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方戮力實懷尺寸之心豈惟天厭水行固已
人希木德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
體事實艱難御袞乘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

皆由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員有恒府藏內充鮮
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
良王也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
祖之次案又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勳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
與所書便乖實錄近秘書監顏師古博考經籍註解漢書已正其
非今隨而改削云

南史卷五

齊本紀下第五

廢帝鬱林王
廢帝海陵王
明帝
廢帝東昏侯
和帝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其後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及武帝即位封為南郡王時年十歲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宮崇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南郡王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禮絕羣王十一年給皁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為皇太孫居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孫即帝位大赦八月壬午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曄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劍三十人蠲三調及衆逋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冶減關市征稅先遣所有罰原之詔少能事寬皆其如故是時西昌侯鸞知朝政天下咸望風采蘇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然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為世宗文皇帝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妃為皇太后立皇后何氏十一月

庚戌魏人來聘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爲臨海王皇弟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鎮軍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以領軍鄱陽王鏘爲尚書右僕射詔百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辛亥祀南郊詔隆昌元年以來流人戊午拜崇安陵甲戌使司徒參軍劉斅聘于魏二月辛卯祀明堂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曄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丁卯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爲竟陵文宣王所攝養常在袁妃間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住焉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閤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又別作籥鉤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扃籥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與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中二人相係自殺二宮不知也武帝以旣陽縣吳人給事中綦毋珍之代仁祖剡縣吳人馬澄代天翼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斷爲閤於太妃房內往何氏間舞人輒得將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哥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感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帝好狗馬即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埒馳騎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及武帝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內裁入閤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怱邪坦之曰此政是內人哭響徹耳自山陵之後便於閤內乘內人車問訊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間因微服遊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帝旣失道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每諫多不見從稱武帝志

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其在內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衵服好鬭雞密買雞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徐龍駒為後宮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常隨左右呼胤為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帝慮變先使蕭諶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戰諶謂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屍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霍氏及嬖倖佞宋並賜死餘黨亦見誅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廄也果以於窮而至於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

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為犬子處上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於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自蕭諶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諶亦誅死之徵焉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廢西昌侯鸞奉帝纂統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賜文武位二等以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劍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以尚書右僕射王晏為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為左僕射以領軍將軍沈文季為右僕射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以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為司徒命宣城公鸞甲仗百人入殿陳顯達王晏徐孝嗣蕭諶各五十人入殿八月壬辰魏人來聘甲午以前司空王敬則為太尉辛丑復置南蠻校尉官甲辰詔使者觀省風化九月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書大將軍隨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于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誅之乙酉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為司徒以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為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酉加宣城公鸞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為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祕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是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太官令答無錄

公命宜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城王入纂皇統
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事給虎賁旄頭畫輪車設
鍾簴宮縣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給溫明祕器
斂以袞冕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輼輬車九旒大輅黃屋左
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彊故事謚曰恭先是武
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神
明之目漢文帝發霸而鄴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
於地謂之鬬族鐵鬬族之為言族也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
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效也時
又多以生紗為帽半其裙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擬
擬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寶為忽遽倚勸擬擾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玄度少孤
高帝撫育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昇明中累
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號輔國將軍高帝踐阼封西昌侯位郢
州刺史永明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帝獨
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豆以白
武帝帝笑焉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蒲道南行十年累遷尚書
右僕射右衛將軍武帝遺詔為侍中尚書令尋加領軍將軍給班
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
尋加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海陵王立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揚州刺史加都督增班劍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鎮東府城給兵
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事難假黃鉞事寧表送之尋加黃
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為四十人給
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

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宗拜太后令廢
海陵王以上入纂高帝為第三子群臣三請乃受命建武元年冬
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以太尉王敬則為
大司馬以司空陳顯達為太尉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曰今
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
加禁斷十一月壬申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御內其日潔齋蔬食
臨朝務屏人事於危坐以至事畢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江
氏為懿后別立寢廟號陵曰修安封桂陽王鑠等諸王子皆為列
侯凡諸王侯得非者諸子皆復爵封又詔遣大使觀省四方癸酉
華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甲戌進大司馬尋
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爵邑各有差省新林苑先是百姓地者悉
以還主廢南蠻校尉官己卯追崇妃劉氏為敬皇后號陵曰興安
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為江夏王寶源為廬陵王寶寅
為建安王寶融為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甲申斷官長貢獻及私
餉遺以安陸昭王緬第二子寶晊襲封安陸王丁亥詔細作中署
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子寶卷為皇
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己丑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
可悉斷之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
並窮困私門庚子詔曰搢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
科十二月庚戌宣德右僕射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贍
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是歲魏孝文皇
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降都下繫囚殊死以下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內外群僚各進忠言無有所諱和戎攻瑕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

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己卯詔都下二縣有毀發墳隴宜修理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道諸軍事丁酉內外纂嚴二月己未司州刺史蕭誕擊魏軍攻敗魏軍詔雍豫司南兗徐五州遭兵戍之家悉停今年稅調丙寅停青州麥租魏軍自壽春退甲申解嚴夏四月己亥朔親錄三府甲內獄訟自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魏軍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賜位一等六月壬戌誅領軍蕭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為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為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為桂陽王冬十月癸卯詔罷東田毀興光樓并詔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以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禮十二月丁酉詔晉帝諸陵悉皆修理并增守衛吳晉陵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以陰平王楊炅子崇祖為沙州刺史封陰平王二月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乙酉詔以去歲魏攻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病死者並送還本土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者皆剔除之夏四月魏軍攻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珍擊破之冬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丙辰詔人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壬辰誅尚書令王晏二月以尚書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令秋八月甲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為恭太后魏軍攻沔北冬十月又逼司雍二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丙辰以氐楊靈珍為北秦刺史封仇池公武都王十二月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眾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為魏所攻相繼亡沒所呼大守劉忌隨宜應接食無資士為殺南叛兵不同城破誕死之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二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擊魏軍于淮北三月甲午詔雍州遇魏軍之縣租布戊申詔增仲尼祭秩上以疾患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甲寅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為衡陽王丁丑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等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建鄴曲赦浙東吳晉陵等七郡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尚書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刪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眾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腹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群臣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葬興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繖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皂莢訖授餘濼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劃之曰可四片破

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先占利害當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祕匿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為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啟太官無此水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庚申鎮北將軍晉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己未詔刪省律科癸亥詔蕭坦之江祏更直殿省總監宿衛辛未詔劉暄江祏更直延明殿省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庚寅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卺以眞銀盃蓋出近俗又牢燭雕鏤亦虧曩制令除金銀連鎖自餘新器悉用埏陶牢燭華侈亦宜停之奏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丁酉改封隨王寶融為南康王安陸王寶晊為湘東王竟陵王昭胄為巴陵王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于馬圈夏四月丙午朔魏孝文皇帝崩己巳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丙戌殺尚書右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丁卯都下大水死者甚眾賜死者材器並加振恤八月乙巳詔遭水貧財漂沒者今年調役又詔為馬圈戰亡將士舉哀戊戌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詔曲赦都下中外戒嚴遣領軍將軍蕭坦之致討戊午斬遙光傳首己巳以尚書令徐孝嗣為司空以領軍蕭坦之為尚書左僕射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九月甲戌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戊午殺領軍將軍劉暄戊以頻殺大臣大赦冬十月乙未殺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庚子以吳興太守蕭惠休為尚書右僕射辛丑以侍中王亮為左僕射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於尋陽乙丑加護軍將軍崔慧景平南將軍督眾軍南討十二月甲申陳顯達至都宮城嚴警乙酉斬顯達傳首餘黨盡平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己丑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魏三月乙卯以平西將軍崔慧景攻壽春夏四月丙午尚書右僕射蕭惠休卒丁未崔慧景於廣陵反舉兵內向壬子命右衛將軍左興盛督都下水步眾軍禦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眾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建鄴臺城內閉門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舉兵入援己巳以懿為尚書右僕射癸酉慧景棄眾走斬之詔曲赦都下及南徐南兗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為尚書令丙子以中領軍王瑩為尚書右僕射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赦己丑曲赦都下及徐兗二州六月庚寅車駕於樂游苑內會如三元都下放女人觀秋七月甲申夜宮內火唯東閣內明帝舊殿數區及太極以南得存餘皆蕩盡冬十月己亥殺尚書令蕭懿十一月甲寅南中郎長史蕭穎胄起兵於荊州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武帝改景明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帝與宮人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

位嗣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為司徒以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長星見竟天辛亥祀南郊大赦詔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始內横吹五部於殿內晝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六月[illegible]起兵[illegible]戊子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秋七月癸巳曲赦荊雍二州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奉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宮門閉乃散走丙辰龍鬭于建康淮激水五里八月辛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甲辰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監南豫州事申胄軍二萬人於姑孰奔歸丙辰李居士與衍軍戰於新亭見敗冬十月甲戌王珍國又戰

敗於朱雀航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尋亦降衍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為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明帝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禿鶖啼來乎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於後堂戲馬鼓譟為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横吹諸伎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

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悤遽而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潘氏乃貴妃來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縳矟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為雨所濕織雜采珠為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為騎客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

馬而走左右爭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擎幢諸校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眾寶舍人王晝及左右主帥並皆侍側逞諸變態曾無愧顏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為善騎陳顯達平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吏司奔驅叫呼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步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縣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從之

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辯
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徧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
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擔移之無人擔者扶匐道
側吏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係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
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於乳婦昏姻之家移產
寄室或輿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
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
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見食兩眼都盡如此
非一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
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長秋卿王儇病篤不聽停家死
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藏朱雀
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帝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

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
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麞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富
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圍之舍每道路帝至三更百姓然後得
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溷汙或水凍凝結老幼啼號
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屆處號為長圍宮城亦名長圍
識者以為戕賊之兆三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還宮內諸房
閤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
軍王瑩率眾救火太極殿得全內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
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候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
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祕閣三千餘間皆
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
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
壽玉壽三殿皆帀飾以金璧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窗間
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書字靈獸神禽風
雲華炬為之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
悉裁以鈿笛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
諸寶珥皆剔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
梁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取絢曜而已
故諸匠賴此得不用情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
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役工匠
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
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
用琉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
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

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
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廢毀又訂出雄雉頭
鶴氅白鷺縗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為姦科一輸十
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緘口不得道
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
府太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
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
夕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牆屋以移
致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
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紛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
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
金以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

史176 01

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以秦之富起一阿
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悅
子之道顧言不用耳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
毒富人悉誣爲罪田宅資財莫不啟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
計一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殺明帝之崩竟不一日
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絰杖衣悉
麤布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
長閹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
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
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
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荊子閤內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
與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著綠絲屩帝自

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
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又偏信蔣侯神迎
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啟並云降福始
安之平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
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媼迎送紛紛光尚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
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
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
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
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氏來伐繼以內難揚
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
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以患當御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
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巡行診所檢[illegible][illegible]

者亦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送小小假並是役人之家凡注
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
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橫調徵求皆出百姓羣小以陳顯
達平後數日便所推崔慧景圍城止得十日及義師至亦謂爲然裹
糧食樵蒭凡所須物爲百日備帝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
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
尚書舊事悉充紙鎧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
鬬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倀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
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
自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
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烏帽袴褶備羽
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

稱蔣王出盪又受刀敕督五百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
及六宮於華光殿立軍壘以金玉爲鎧仗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
板擡將去以此厭勝又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於殿
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
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
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不爲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
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盡城
中閤道西掖門內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衛尉長圍既立塹柵嚴
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
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爲城防
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催御府
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法

珍國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遊盪主徐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將荊州刺史督九州軍事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兵其日太白及歲星俱見西方乙卯教纂嚴丙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羣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例是日長星見竟天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己巳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在南北郊

中興元年春二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為中興文武賜位二等是夜長星竟天以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為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以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零陵王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夏四月戊辰詔凡東討眾軍及諸向義之眾普復除五年秋七月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九月己未詔假黃鉞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冬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乙酉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壬寅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守尚書令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二月壬戌誅湘東王寶晊丙戌進梁公爵為梁王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寅奔魏誅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庚戌車駕東歸至姑孰丙辰遜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薨四月辛酉[redacted]德皇太后遜居外宮梁受命奉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戊辰巴陵王殂年十五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殺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又永明中望氣者云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觀武帝屢游幸以厭之又起舊宮於青溪以厭其氣而明帝常居東府城內正與永明帝龍飛至是梁武帝聚軍城於新林而武帝舊宅亦在征虜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大忌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裝又作[illegible]髻向後百姓爭學之

及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帢帢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帢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刀敕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飾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開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胸名曰假兩此又服祅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名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竄爲庶人假兩之意也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暇豫未彰而武皇之心不隆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衍溢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枝根衛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哲垂範衡而之稱衡士誡之東昏以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南史卷六

梁本紀上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整生皇高祖鎋位濟陰太守鎋生皇曾祖副子位州治中從事副子生皇祖道賜位南臺治書侍御史道賜生皇考諱順之字文緯於齊高帝爲始族弟皇考外甚清和而內懷英氣與齊高少而款狎嘗共登金牛山路側有枯骨縱橫齊高謂皇考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悵然動色皇考由此知齊高有大志常相隨逐齊高每外討皇考常爲軍副及北討薛索兒夜遣人入營提刀徑至齊高眠牀皇考手刃之頃爲齊高鎮軍司馬長史時宋帝昏虐齊高謀出外皇考以爲一旦奔亡則危幾不測不如因人之欲行伊霍之事齊高深然之歷黃門郎安西長史吳郡內史所經皆著名吳郡張緒常稱文武兼資有德有行吾敬蕭順之及袁粲之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見人遂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英威毅然坐胡牀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微皇考石頭幾不拔矣及齊高創造皇業皇考謀決勝與不專拱仰成爲齊建元末齊高從容謂皇考曰當令阿玉解揚州相授玉豫章王嶷小名也齊武帝在東宮皇考嘗問訊及退齊高指皇考謂嶷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致今日及即位深相忌憚故不居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縣侯歷位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諡曰懿帝以宋孝武大明八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

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
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
初為衞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
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
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
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
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
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
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尋以皇考艱去職歸建鄴及齊武帝不豫
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劉繪王思遠顧暠之范雲等為帳
內軍主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
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

國欲為周召欲為竪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彊也初皇考之
薨不得志事見齊魚復侯傳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為廢
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心恥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
時齊明將追隨王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為變以問帝帝
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使司馬垣歷
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並惟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
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
明曰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為太子左衞率白龍為遊擊將軍並至續
召隨王至都賜自盡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
憂之乃起帝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
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並曰慧景反跡既彰實
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制之帝笑曰

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隆昌元年
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
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衞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為偏帥隸廣之行次
鑿竿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
帝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帝
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隘守雞腳之路
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
廣之等不從後遣徐玄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懼莫敢援
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帝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
排兩炬若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脅帝
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昶有疑心帝因與書間成
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

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
動將乃傾壁十萬陣于水上仰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
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
因大崩肅昶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昶巾箱中魏帝敕
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
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
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帝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
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
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為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出鎮石頭齊
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清
儉勗勵朝臣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寇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
樊城武為齊武腹心齊明忌之欲使后弟劉暄為雍州暄不願出

外因江祏得留齊明帝擬帝內引受密旨出頃為將軍主發遣人命五兵尚書崔慧景征南將軍陳顯達相續援雍州慧景與帝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帝帥眾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帝為輔國將軍監雍州事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讖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為八要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語在懿傳言既不從弘

策還帝乃召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時帝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盤龍季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煙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清朗其上紫雲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告以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艦艟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武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武既發帝謂諸將參佐弘策曰今日天武至收天下矣荊州得天武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隔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檄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懼襄陽人加脣亡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闇見同邪若荊雍之兵掎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武齎書與穎冑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武口具及問天武口無所說天武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武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柳忱勸斬天武送首山陽穎冑乃謂天武曰天下之事縣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荊軻於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閾縣門發折其車轅

投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於門外傳首於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帝迎南康都襄陽待正尊號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帝為征東將軍戊申帝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鄴闡揚威

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
安守竟陵城茂及景宗師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沖迎
戰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會
大軍於夏口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
游遏中江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沖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及沖
長史程茂爲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爲涪
陵王以帝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
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穎達
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漢南是日有紫雲如蓋蔭於鎧甲
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
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
子陽水涸不通艦子衿竄其夜流星墜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
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
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
伯之鎭江州爲子陽等聲援帝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
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武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歸
彼閒人情理當兇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
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戊午魯山城主孫樂祖降
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
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軍朱曉求降帝謂曰城中自可不識
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堯初郢城之
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帝
並加隱卹其死者命給棺槥東昏聞郢城沒乃爲城守計簡二尚
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尚書

令王亮等皆諫不從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帝曰伯之
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
子遣黃門郎蘇回勞軍帝登舟命諸軍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
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收兵退保湖
口留其子武牙守盆城及帝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帝平定
東夏以便宜從事前軍之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至
是大軍進據之仍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
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仍進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
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邀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
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
林率兵出戰衆軍禽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都而至送
款或以血爲書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皁莢橋鄧元起據道
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追之因復散走退保朱
雀憑淮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
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歸
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
尚十餘萬人閹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
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
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君並宵潰壬午帝鎭石頭命衆軍圍
六門東昏悉焚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
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爲和欺於是
蟲兒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帝命諸軍築長圍初
衆軍既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鎭京口常僧景鎭廣陵李叔獻屯
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帝遣

璝愉並降帝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夤棄郡赴降十一月丙寅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帝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凶黨王咺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授帝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己卯帝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丙戌入鎮殿內是日鳳皇集建鄴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丁亥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二年正月辛卯下令通檢尚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其義師臨陣致命疾病死亡者並加葬斂收恤遺孤甲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都下追贈皇祖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皇考侍中丞相乙未下令朱雀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為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又下令減損浮費自非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命外詳為條格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丁亥詔進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并依舊辟士餘並如故甲寅齊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加遠游冠綠綟綬位在諸王

上策曰上天不造難鍾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覩朝權國柄委之群孽剿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公藉昏明之期因兆庶之願爰率群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邊隙大啟荊河連率招引戎荒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排危冒險剛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內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總兵外討卷甲長騖焚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迥弱咫尺勍寇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為強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代入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蠢湮為洪流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茲地險師無遺矢城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淮湖鋒旝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威陟宗皇復懷樂斧舊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旌旆小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兇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兵威所震望旗自駭此又公之功也群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版泉勢踰洹水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嶇固新壘

東埔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憺城復于
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鞺鞳傲若
有餘狎是邪萌忌斯冠冕內挍因之將選弩戮公奇謀密運盛略
潛回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
有拯億兆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
映世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岡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還
雷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駐其
被髮解茲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
歎息司隸得章見之者隕涕請我人命還之斗極憫憫縉紳重荷
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於嵩岱功隣於造物超
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
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厝罔用惟
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
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
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吳興會
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
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
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
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
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
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
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擧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
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人天丕崇務本惟

穀是寶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舃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
俗陶人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
聲遠洽椎髻髽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
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
身範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
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
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十彤矢百盧
弓百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
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
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休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帝固辭
府僚勸進不許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藴策冒奏丹誠
奉被還令未蒙虛受縉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
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
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人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
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是天后土不
慙其能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寃明公
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
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人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寔
勤濡足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
相國梁公之命命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齊帝追贈
梁公夫人爲梁國妃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宣武城內鑿井
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又鳳凰見建康縣桐下里宣
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丙寅詔梁國依舊選諸要職悉依

天朝之制帝上表以前代選官皆立選簿請自今選曹精加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詔依表施行丙戌詔進梁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瑯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帝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丙午齊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如舊儀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即安姑孰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于別宮壬戌策曰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靈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惚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泊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勳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釋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旗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庶徇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耜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啟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紊天綱彫絕地紐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而降迹與推鋒而拯塗炭武功與日車並運文教與鵬翼齊舉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歸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於晝睹爭明夜飛枉矢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今便仰祇乾象俯從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與并命璽書遣兼太保中書監兼尚書令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帝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范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帝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齊氏以歷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為姓故能大庇黔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挂冠之情用拯兆庶之切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物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兆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衍自惟匪德辭不獲遂仰迫上玄之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人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馭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祇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

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禮畢有詔放覲乃備法駕還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責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封齊帝為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以齊宣德皇后為齊文帝妃齊帝后王氏為巴陵王妃齊代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效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皆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上以兼尚書令王亮為尚書令兼尚書右僕射沈約為尚書僕射封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右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自郡王以下列爵為縣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戶王之庶子為縣侯五百戶謂之諸侯功臣爵邑無定科鳳凰集南蘭陵丁卯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被幽逼者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者官給廩食戊辰遣巴陵王錢二百萬絹布各千疋綿二千斤車騎將軍高麗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將軍己巳巴陵王殂于姑孰追謚為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庚午詔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徇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各依名騰奏罔或遺隱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永言叔季偷薄成風嬰愆入罪厥塗匪一死者不可復生刑者無因自反由此而望滋實庶可致乎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奏聞辛未以新除謝沐公蕭寶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新除相國軍諮祭酒謝朏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南東海為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癸酉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為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詔以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令端右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有司奏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張氏為獻皇后陵曰建陵郗氏為德皇后陵曰脩陵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六月庚戌封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為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秋七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癸卯鷰鳥見樂游苑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命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詔尚書郎依昔奏事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林邑干陁利國各遣使朝貢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統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十二月大雪深三尺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辛酉祀南郊降死罪以下囚庚辰以仇池公楊靈珍為北梁州刺史封仇池王二月癸卯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

十卷令二十卷科四十卷五月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乙巳益州刺
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六月丁亥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
爲司徒尚書令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是夏多癘疫
秋七月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朝貢冬十月皇子綱生降都
下死罪以下囚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
爲右僕射二月魏克梁州三月隕霜殺草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
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六月丙子詔分遣使巡察州部觀
人冤酷癸未大赦秋七月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八月魏克司
州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爲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
史封河南王北天竺國遣使朝貢冬十一月甲子詔除贖罪科是
歲魏正始元年
四年春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
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有司奏吳令唐
傭鑄盤龍火鑪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丙午省鳳凰銜書伎戊申
詔從代多命宮人帷宮觀禋郊之禮非所以仰虔蒼昊自今停止
辛亥祀南郊大赦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
率宿衛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畟討平之
曲赦交州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
王梁彌博爲安西將軍河梁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六月庚戌立
孔子廟冬十月使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
事伐魏以興師費用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是歲
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
括使郡有一人乙亥起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甲申立皇子
綱爲晉安王三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夏四月甲寅初立詔獄詔建
康縣置三官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號建康爲南獄廷尉爲北獄
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秋七月乙丑鄧至國遣使朝貢八月辛
酉作東宮九月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單騎而歸
冬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乙丑以師出淹時大赦魏人乘
勝攻鍾離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
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夏四月壬辰置
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破魏師於邵陽
洲斬獲萬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丁巳以揚州
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右光祿大夫沈
約爲尚書左僕射五月己巳置中衛中權將軍改驍騎爲雲騎游
擊爲游騎秋八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九月乙亥改閱武堂爲
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冬閏十月乙丑以開府臨川王宏爲司
徒以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以行太子少傅吏
部尚書袁昂爲兼尚書右僕射甲申以左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左
僕射十二月丙辰右僕射夏侯詳卒
七年春正月戊子以元樹爲恒朔二州都督封魏郡王戊戌詔作
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二月乙卯新作國門于越城南
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爲十品以法日數凡二十四班以法氣
序不登十品別有八班以象八風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合
一百九號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夏四月乙卯以皇太子納妃故赦大辟以下頒賜朝臣及近侍各

有差五月都下大水戊子詔蘭陵縣倚建一陂周回五里內居人
賜復終身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游擊又增太府大舟仍先
為十二卿及置朱衣直閤將軍官六月辛酉改陵臨為令秋八月
丁巳皇子鑠生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九月壬辰置廣子衣車郎
癸巳立皇子績為南康王冬十月丙寅以吳興太守孫稷為尚書
左僕射丙子詔大蒐北侯丁丑魏縣瓠鎮主白早生豫州刺史胡
遜以城內屬是歲魏永平元年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儁以宿豫
城內屬夏四月戊申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司空揚州刺史以車騎
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癸巳巴陵
王蕭寶義薨冬十一月壬寅立皇子續為廬陵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左光祿大夫王瑩為尚書令庚寅新作緣淮
塘三月己丑幸國子學親臨講肆賜祭酒以下各有差乙未詔皇
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夏四月丁巳遷尚書五都
令史並用士流六月癸丑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閏六月己丑宣
城盜轉寇吳興太守蔡撙討平之冬十二月癸未輿駕幸國子學策試
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是歲于闐林邑國並遣使朝貢
十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戊子荊州言騶虞見三月盜殺東
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以朐山引魏徐州刺史盧昶夏六月以國
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右僕射冬十二月山車見臨城縣振遠將軍
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復朐山城是歲初作宮城門三重
樓及開二道宕昌國遣使朝貢婆利國貢金席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
可停將送加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開府儀同三司司空

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太尉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二月戊
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三月丁巳為尊故曲赦揚徐二州庚
申高麗國遣使朝貢夏四月百濟扶南林邑等國各遣使朝貢秋
九月宕昌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為兼尚書
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開府同三
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薨是歲魏延昌元年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辛酉兼尚書右僕射
袁昂即正丙寅詔明下遠近若委骸不葬或篨衣莫改量給棺具
收斂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為十三間以從閏數閏三月乙丑特進
中軍將軍沈約卒夏四月都下大水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
尺秋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司空以司空王茂為驃騎將
軍開府同三司之儀位江州刺史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居卑
濕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丁亥耕藉田大赦賜孝
悌力田爵一級夏六月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
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為邵陵王繹為東
湘王紀為武陵王是歲林邑扶南于闐國各遣使朝貢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王公
以下班賚各有差停遠近上慶禮辛亥祀南郊詔班下遠近博采
英異又禁以贖刑用代重辟者除其條丙寅汝陰王劉胤薨丁巳
魏宣武皇帝崩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
史王茂薨冬十月浮山堰壞是歲蠕蠕狼牙脩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既夏四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
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

射袁昂爲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爲右僕射秋八月蠕蠕河南國
各遣使朝貢九月辛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壬辰
大赦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反者阮宗孝傳首建鄴曲赦交
州是歲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無田業者
所在量宜賦給及亡鄉產子之家恤埋冤獄并賑孤老鰥寡不能
自存者二月辛亥耕籍田甲寅赦罪人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
生類爲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翦
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
牷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雖
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是歲河
南扶南婆利等國各遣使朝貢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三月丙申
改封建安郡王偉爲南平王夏六月乙酉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
王宏以本號行司徒秋八月壬寅詔兵騶奴婢男年六十六女年
六十免爲編戶閏八月干隨利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乙亥以行司
徒臨川王宏郎正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偉爲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是歲魏神龜元年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征西將軍荊州刺
史以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
左僕射袁昂爲尚書令以右僕射王暕爲左僕射以太子詹事徐
勉爲右僕射辛卯祀南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夏四月丁巳帝於
無礙殿受佛戒赦罪人秋七月于闐扶南國各遣使朝貢

南史卷六　梁本紀上第六

南史卷七

梁本紀中第七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蝕之己卯以司徒
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以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爲尚書左僕
射庚子扶南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二月癸丑以高麗王嗣子安
爲寧東將軍高麗王三月滑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河南國遣使朝
貢秋七月己卯江淮海並溢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
是歲魏正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詔置孤獨園以恤孤幼庚子大赦二月
辛丑祀明堂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
丙辰詔曰夫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具
茲千畝於是親耕籍田於東郊外十五里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燒
後宮屋三千間閏月丁巳詔自今可停賀瑞六月丁卯義州刺史
文僧明以州歸魏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侵魏甲
寅魏荊州刺史桓叔興帥衆降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
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朝
貢十二月戊辰以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吳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庚戌都下地
震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屏薨夏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薨五月壬
辰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赦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
賢良方正直言之士秋八月甲子婆利白題國各遣使朝貢冬十
一月甲申開府儀同三司始興王憺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辛亥祀明堂二月乙亥耕籍田孝
弟力田賜爵一級夏[illegible]冬十一月庚午以中衛將軍

袁昂爲尚書令仍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十二月戊午用給事中王子雲議始鑄
鐵錢狼牙脩國遣使朝貢
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闘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
倒折開數十丈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兗
二州刺史率衆侵魏
六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庚申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
來降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所在尅獲甲戌以元法僧爲司空封
始安郡王二月辛巳改封法僧爲宋王三月丙午賜新附人長復
除誅戮罪失一無所問夏五月己酉修衛豫聚又修曹公堰於濟
陰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侵魏六月庚辰豫章王綜
奔魏魏復據彭城秋七月壬戌大赦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是
歲魏孝昌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丑劉赦死罪以下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
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奉秩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
使爲聞秋九月己酉荊州刺史鄱陽王恢薨冬十一月庚辰丁貴
嬪薨大赦是歲河南國龍林邑滑國並遣使朝貢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右僕射徐勉爲尚書左僕射詔百
官奉祿自今可長給見錢辛未祀南郊詔流亡者聽復宅業蠲役
五年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孝弟力田賜爵一級是月司州刺史
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尅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
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
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夏五月丙寅
成景儁尅邢臨潭竹邑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
陽內屬甲寅曲赦東豫州十一月丁卯以中護軍蘭欽爲都督侵
魏鎮于渦陽是歲林邑師子高麗等國各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乙酉蠕蠕國遣使朝貢二月癸卯山崩癸丑魏孝明
皇帝崩夏四月戊戌魏尔朱榮推奉孝莊帝庚子榮殺幼主及太
后胡氏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降是月願達爲衆平王是
時魏大亂其北海王顥臨淮王彧汝南王悅並來奔北青州刺史
元俱南荊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爲主
魏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衛州刺史鄧獻以地降
是歲魏武泰元年尋改爲建義又改曰永安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辛巳
祀明堂夏四月癸巳陳慶之攻拔魏梁城進屠考城禽魏濟陰王
暉業五月癸酉進尅虎牢魏孝莊帝出居河北乙亥元顥入京師
僭號建武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
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閏月護軍將軍
南康王績薨己卯魏將尔朱榮攻殺元顥京師反正秋九月辛巳
朱雀航華表灾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
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
講堂法坐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
皇帝菩薩大捨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
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冬十月己酉又設四部無遮
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十
一月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欣以城降是歲盤盤蠕蠕國並遣使
朝貢
二年夏四月癸丑幸同泰寺設平等會庚申大雨雹六月丁巳遣

魏汝南王悅還北主魏庚申以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為司州牧隨
悅北侵是月林邑扶南國遣使朝貢秋八月庚戌輿駕幸德陽堂餞魏
主元悅山賊寇會稽郡縣九月壬午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
之是歲魏莊帝殺其權臣尒朱榮其黨奉魏長廣王曄為主而殺
孝莊帝年號建明
三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丙申以魏尚書僕射鄭先護為征
北大將軍二月辛丑祀明堂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六月癸丑
立昭明太子子華容公歡為豫章郡王枝江公譽為河東郡王曲
江公詧為岳陽郡王是月丹丹國遣使朝貢秋七月乙亥立晉安
王綱為皇太子大赦賜為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並賜爵一
級庚寅詔宗戚有服屬者並賜湯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為差
次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為尚書右僕射九月狼牙修國遣使
朝貢是秋吳興生野稻饑者賴焉冬十月己酉幸同泰寺升法
座為四部眾說涅槃經迄于乙卯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
至是招誘亡命欲寇廣州在所討平之十一月乙未幸同泰寺
升法座為四部眾說般若經迄于十二月辛丑是歲魏尒朱兆又
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又魏勃海王
高歡舉兵信都別奉勃海太守朗為主改普泰元年為中興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為大司馬以司空
宋王元法僧為太尉尚書令以開府儀同三司袁昂為司空立臨
川靖惠王宏子正德為臨賀郡王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為宣城郡
王位列諸王上癸未魏南兗州刺史劉世明以城降二月壬寅以
太尉元法僧還北主魏以侍中元景隆為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
通直常侍元景宗為南州刺史封平昌郡王隨法僧北侵庚戌新
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三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
士蕭子顯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帝所釋孝經義
夏四月盤盤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九月乙巳加司
空袁昂尚書令冬十一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二月丙子魏彭城
王尒朱仲遠來奔以為定洛將軍封河南王北侵隨所尅土使自
封建庚辰以太尉元法僧為郢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
之儀是歲魏相勃海王高歡平尒朱氏廢節閔皇帝及自所奉勃
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修是為孝武皇帝改中興二年為太昌尋
又改為永熙元年
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賜孝弟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
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
奏樂迎神畢有神光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戊申都
下地震己酉長星見辛亥祀明堂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設四部大
會升法座發金字般若經題訖于己丑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
偉薨夏五月戊子都下大水御道通船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
保殺東徐州刺史崔祥以下邳降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
敬容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謝舉為右僕射是歲河南波斯盤盤
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二月癸亥耕藉田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三月己亥以
行河南王可沓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甲辰百濟國
遣使朝貢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秋七月 林邑國遣使朝
貢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封魏王率衆北
侵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二是歲魏孝武帝逼于其相高歡
出居關中歡又別奉清河王世子善見為主是為孝靜帝改永熙

三年爲天平元年魏於是始分爲兩孝武既至關中又與丞相宇文泰不平未幾遇鴆而崩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二月辛巳祀明堂丁亥耕藉田辛丑高麗丹丹國並遣使朝貢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辛未滑國遣使朝貢夏四月庚子波斯國遣使朝貢壬戌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礙會秋七月辛卯扶南國遣使朝貢冬十月雨黃塵如雪十一月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魏梁州刺史元羅降癸亥復梁州是歲西魏文皇帝大統元年

二年春二月乙亥耕藉田三月庚辰詔求讜言及令文武在位舉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夏四月乙未以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五月癸卯以魏梁州刺史元羅爲行青冀二州刺史封東郡王六月丁亥詔郊明堂陵廟等令改視散騎侍郎秋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礙法會冬十月乙亥詔大舉北伐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礙大會十一月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己亥詔北伐衆軍班師辛亥都下地震生白毛長二尺十二月壬申與東魏通和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是夜朱雀門災壬寅雨灰黃色二月丁亥耕藉田癸巳以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尚書左僕射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譽爲河東郡王詧爲岳陽郡王夏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礙法會六月青州朐山隕霜秋七月青州雪害苗稼癸卯東魏人來聘己酉義陽十縣置八月辛卯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食大赦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皋聘于東魏閏九月甲子侍中太尉元法僧薨冬十月丙戌都下地震生毛

四年春二月己亥耕藉田三月河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夏五月甲戌東魏人來聘六月辛丑日有蝕之秋七月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象牙如來真形大赦戊寅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聘于東魏八月甲辰詔南兗等十二州既經饑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九月閱武于樂遊苑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護軍將軍臨賀王正德爲驃騎將軍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淵藻爲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號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尚書左僕射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路二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尚書詳議施行改素輦名大同輦郊祀宗廟乘佩輦辛未祀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鄉黨稱爲善人者各賜爵一級秋八月乙酉扶南國獻生犀冬十一月乙亥東魏人來聘十二月使兼散騎常侍柳豹聘于東魏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驚日晚便閉門持仗數月乃止

六年春正月庚戌曲赦司豫徐兗四州二月己亥耕藉田夏四月癸未詔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五月己卯河南王遣使朝獻馬及方物求釋迦像并經論十四條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秋七月丁亥東魏人來聘遣散騎常侍陸晏子報聘八月戊午大赦辛未芮芮國遣使朝貢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冬十一月己卯曲赦都下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歡薨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辛亥耕藉田

乙卯都下地震夏四月戊申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
報聘冬十一月丙子詔停所在使役女丁十二月壬寅東魏人來
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丙辰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是歲宕昌蠕蠕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朝貢又請涅槃等經疏
及醫工畫師毛詩博士並許之交州人李賁攻刺史蕭諮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二月戊戌江州刺史
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禽之送于都斬之建康市三月於江
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墾作蠻田
九年春閏正月丙申地震生毛二月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
射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脩又破林邑王於九德
敗走之冬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
十年春正月李賁竊號于交阯年號天德二月甲午幸蘭陵庚子
詔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流涕所霑草皆變色陵
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辛丑哭于修陵壬寅於皇基寺設法
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
賦還舊鄉詩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並錫位一階并加賜賚
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因改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
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夏四月乙卯至
自蘭陵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恤各有差五月廣州人盧子略反
刺史新渝侯暎討平之詔曲赦廣州秋九月己巳赦冬十一月大
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正月宸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賦拜謝上天累刻
乃止夏四月東魏人來聘冬十一月己未詔復開贖罪與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
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有蟲食陵樹葉略盡癸丑交州刺史楊瞟
尅交阯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
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贖仍
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六月辛巳竟天有
聲如風水相激秋七月甲子詔自今有犯罪者非大逆父母祖父
母勿坐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
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
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八月丁丑東揚
州刺史岳陽王詧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冬十一月癸酉
汝陰王劉哲薨
太清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壬寅荊州刺史廬陵王續薨
辛酉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是月東魏相勃海王高歡薨二月
己卯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壬午
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丁亥耕藉田
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
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爲房設素木牀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
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
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侯景兵未至而東魏遣兵攻景景又
割地求救於西魏方解圍乙巳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座講金字
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
默許戊寅百辟詣鳳莊門奉表三請三答頓首並如中大通元年
故事丁亥服袞冕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如即位禮大赦改元是月
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爲

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
八月乙丑諸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爲大都督於緣邊初附
諸州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九月癸卯王游苑成輿
駕幸苑冬十一月東魏將慕容紹宗大敗蕭明于寒山明被俘執
紹宗進圍潼州十二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爲東魏主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于西方戊戌詔在位各舉
所知己亥東魏克渦陽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以守吏
部尚書王克爲尚書僕射甲辰東魏剋殷豫二州三月甲辰撫軍
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子成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
屈獠洞斬李賁傳首建鄴夏四月丙子詔在朝及州郡各舉士五
月辛丑以新除中書令邵陵王綸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
亥曲赦交愛德三州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
其聲若雷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挺聘于東魏結和八月戊戌
侯景舉兵反甲辰使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曲
赦南豫州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壓殺人地生白毛長二尺
益州市有飛禽爲暴人死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戊
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橫
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十一月戊午朔設
牲用白馬祀蚩尤于太極殿前己未景立正德爲天子於南闕
前辛酉賊攻陷東府城庚辰邵陵王綸帥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
州刺史趙伯超等入援乙酉進軍湖頭與賊戰賊敗績丙戌安北
將軍鄱陽王範遣世子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帥衆入援次張公
洲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尚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
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

仁等帥軍入援
三年春正月丁巳大都督柳仲禮帥衆軍分據南岸賊濟軍于青
塘殺韋粲庚申白虹貫日三重邵陵王綸臨城公大連等帥兵
集南岸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李遷仕及天門太守樊文
皎進軍青溪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壬午熒惑守心二月侯景遣
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于西華門下景既運東城米歸
于石頭亦不解圍尋求遣諸軍還丁未皇太子又命南兗州刺史
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率江北之衆頓于蘭亭
苑甲子以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爲司空以合州刺史
鄱陽王範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司州刺史柳仲禮爲
侍中尚書右僕射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從舉兵向闕三月城
內以景違盟設壇告天地神祇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
東府北與賊戰大敗將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鬬志自
相抄暴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
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
事辛未援軍各退散丙子熒惑守心夏四月己丑都下地震丙申
又震己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
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據州附東魏五月丙
辰帝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辛巳遷梓宮于太極前殿十一月
乙卯葬於修陵追尊爲武皇帝廟號高祖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
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隨王
諮議隨府在荊鎮以所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路憤風
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皆不復
識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輒歐血數升服內日唯食麥二溢拜

歸山陵涕淚所洒松草變色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於臺內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設淨饌每至展拜涕泗滂沲哀動左右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為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棉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

不識問之答曰順之子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宣城學東馬飛半天而墮帝所馭化為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衛士為說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一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刺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龍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齊武大郢之難中途遇疾凡延請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且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獨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天子崩洩不得見朝臣閣下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醜醜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啟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赴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起火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是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宗之遇災[illegible]曰無害其由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又云東北艮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酉應見卯金來赴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就為致之西為口舌當爭說佐說[illegible]爭見故知善言之日會前為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洪範為妖以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頭皆縮入頸之類時湖中浮出山去餘姚所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將其使道和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名無其同狀則霞烏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眾中自割[illegible]

皿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鉤扣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閣講日有三足烏集殿之東戶自戶迎上西南樓栖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于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遁益甚境內化之遂至喪亡云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南史卷八

梁本紀下第八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晉安王為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宮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五月丙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令諸遭難者並皆收葬追謚妃王氏為簡皇后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壬辰立當陽公大心為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為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為南海郡王臨城公大連為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為安陸郡王新淦公大成為山陽郡王臨湘公大封為宜都郡王高唐公大莊為新興郡王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王會理為兼尚書令是月九江大饑人相食者十四五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淵藻薨丙午侯景矯詔儀同三司位比正公自今悉不加將軍以為定準冬十月丁未地震是月百濟國遣使朝貢見城寺荒蕪哭于闕下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丁巳天雨黃沙己未西魏尅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丙寅月晝見于東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兵于廣陵二月癸未侯景攻下廣陵皓見害

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夏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于齊庚午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範薨自春迄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江陵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子大鈞為西陽郡王大威為武寧郡王大球為建安郡王大昕為義安郡王大摯為綏建郡王大圜為樂梁郡王壬寅侯景害司空南康王會理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參軍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攻破浙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為魏所攻見殺三月庚戌魏文帝崩夏閏四月侯景圍巴陵六月乙巳解圍宵遁秋七月景還至建鄴八月戊午景遣偽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為帝詔以為太宗文與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帝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呼不能自止賊衆皆為掩泣乃幽帝於永福省使即位改元天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偽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僚奉梓宮升朝堂元帝追崇為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

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便屬文武帝弗之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嘆曰常以東阿為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頰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有稱及居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所坐席沾濕盡爛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進軍克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部領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灶經二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棊品五卷彈棊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初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為大寶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說義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謀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景勸行殺以絕衆心廢後王偉乃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

尹於是儁令并賚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
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以膝坐
上乃崩覺協於夢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縶
之後賊乃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帋乃書
壁及板鄣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若
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又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入者
誦其連珠二首詩四篇絕句五篇文並悽愴云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
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
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
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
爲修容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爲鎮西將軍都督荊州
刺史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
守帝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沖等拜牋請爲太尉
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
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重議者可斬投筆流涕沖等重請不
從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是月帝
徵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拒命辛卯上甲侯韶自建鄴至宣三
月十五日密詔授帝位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
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
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詧
舉兵寇江陵其將杜崱兄弟來降詧遁走鮑泉攻湘州未尅又遣
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及簡文帝即位改元爲大寶元年帝以簡
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略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約
爲兄弟四月赴湘州斬譽湘州平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自稱梁王
藩于魏魏遣兵助之[illegible]先是衡陽王[illegible]內事[illegible]之以待
湘州之捷是月丁[illegible]始命[illegible]報武帝崩問帝哭于正寢六月江
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來奔九月辛酉以前
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大
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十一月甲子
南平王恪等[illegible]進[illegible]帝不從二年三月侯景悉兵
西上[illegible]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方諸庚戌領
軍王僧辯屯巴陵[illegible]帝遣胡僧祐陸法和援巴陵六
月僧祐等[illegible]景軍[illegible]任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爲征東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illegible]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賊
將宋子仙等九月[illegible]十月辛丑有紫雲如蓋臨江陵
城是月簡文帝崩問[illegible]同三司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奉諱大
臨三日百官縞素答表不許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領軍將軍胡
僧祐[illegible]江州別駕[illegible]並奉箋勸進帝固讓十一月
乙亥僧辯又奉表勸進又不從時巨寇尚存帝未欲即位而四方
表[illegible]相繼乃下令[illegible]表
[illegible]年二月王僧辯眾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
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戊子
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又表勸進曰眾軍以今月戊子
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illegible]深溝自固臣等分
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illegible]持戟[illegible]
七步[illegible]三重[illegible]然大潰[illegible]四城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

食於此價高九縣聲聞六合清朗列伊黔首誰不欣躍伏惟陛下
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墳坵好畤冀馬寅屯
泣血臨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
三監作亂西涼義衆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黎跨飛狐而見絕豺
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已雪永尋
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祠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
后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反並即隨由備禮具內荒
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富感動日者百司所牧仰所瞻
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杳然
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再馳是
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人樂推踰岐山而事主
漢宣不即位無以貫功臣光武止蕭王豈可紹宗廟黃帝遊於襄
城尚訪御人之道放勛寄於姑射猶使樽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
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寔誠側有頒懷物外未
喪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
應物之初博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文章之觀忠為令
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
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
啟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衣而游廣成登箕山而去
東土是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罍禮曠法
清廟絕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久
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
清渭佳氣猶存華門有戍甘泉內啟上林則泉仙人不遷斯蓋九
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何必掩閣書而須還太帝定鼎伏以已亡

豈得不揭竿而赴名都具玉帛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
其不復長安一亂鄭洛亦以為居夏后以為因都諸侯文王以六
州匡天下方之蹟基百里翻枝一尺以殘造之地抗拒六戎一旅
之衆剪夷三族由然大定旋御東歸解五牛於冀州休六馬於譙
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自揚天命無所讓恐有理存將敗重斷奏
帝尚未從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奉帝密旨害豫章王棟及其二
弟橋樛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僭位於
蜀年號天正命遣報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茔陵修復
社廟丁巳下令解嚴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
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帝猶固讓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
州刺史王僧辯為司徒乙酉斬故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府
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乃下令赦境內齊將潘樂辛術等
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千侯眾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
眾東下遣護軍將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九月甲戌司空南平
王恪薨十月乙未前衡州刺史為循門魏至江陵以為平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戊申以湘州刺史王琳於殿內與戍林長史陸納
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攻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
勸進表三上乃許之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
年為承聖元年逋租宿責並許弘貸孝子順孫悉皆賜爵長徒鎖
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
已時有兩日俱見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
子方智為晉安郡王方略為始安郡王追尊所生阮修容為文
宣太后改謚忠壯太子為武烈太子封武烈子莊為永嘉王是月

陸納遣將軍潘烏累等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
十二月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天門山獲野人
出山三日而死星隕吳郡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
獸暴食人是歲魏廢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褒為尚
書僕射己卯江夏宮南門鸞雀飛三月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
夏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
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六月乙卯王僧辯平湘州秋七月
武陵王紀衆大潰見殺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九月齊遣郭元建
及將邢杲遠步六汗薩東方老帥衆頓合肥冬十一月辛酉僧辯
留鎮姑孰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太守裴之橫帥衆繼
之戊戌以尚書僕射王褒為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十
二月宿豫土人東方光據城歸北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元年
三月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
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遶之
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數
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退居栖心省
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幘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
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
濠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
墜死於陸道龍處為窟若數百斛圓村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時稍
復消歇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戊申以護軍將
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為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陳霸先為司空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秋九月
辛卯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又至
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
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
戒嚴輿駕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僚戎服以聽詔徵王
僧辯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兩城主帝親觀閱風雨
忽集部分不定旗幟飄亂帝赴駕而回無復次序風雨隨息衆竊
怪焉乙酉以領軍胡僧祐為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
為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為副丁
亥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內火燒
居人數千家以為失在婦人斬首尸之是日帝猶賦詩不廢以胡
僧祐為開府儀同三司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
軍大敗晡明是夜有流星墜城中帝設舊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
因抵于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因裂帛為書催僧辯曰吾忍
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辛亥魏
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
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
僕射長孫儉許儉以埋金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
帝因述詧相辱狀謂儉曰何聊相譎欲言豈有天子自埋金乎
儉乃留帝於主衣庫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魏
人戕帝明年四月梁王詧追尊為孝元皇帝廟號世祖帝聰
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韻若神年五六歲武帝嘗問所讀
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
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彌加愍愛及

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
武帝曰正是汝年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為荊州刺史起州學
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
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與裴子野
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之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惟
纘許焉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
帝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
改寵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
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
及武帝崩祕喪逾年乃發凶方刻檀為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
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靜必啟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患目
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常略無休已雖睡卷

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
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略殷湊機務
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於文士
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
又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不可言初武帝以賀革為帝府諮
議使講三禮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江革告之曰
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至湘東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
行乎革領之及太清之禍遂膺歸運自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
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
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
萬中興之盛盡於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
懍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仆射王褒左

戶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懍及御史大夫劉慤以為建鄴
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於是乃止尋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
帝觀之慨然而謂朝臣文武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賊但吉凶在我
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過關人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有斬宗
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於人
中及魏人燒柵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
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捍帝以問僕射王褒褒
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
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
內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
入不得因歐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頃黃門郎裴政
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門曰蕭世誠一至此乎
魏軍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在幽逼求酒飲之
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
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螻蟻一旦損鵾鵬
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霧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
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詧遣
尚書傅準監刑帝謂之曰卿為我行得幾許準流涕不能禁
進土囊而殞之詧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
一乘葬于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見害徐
世譜任約自是巴陵約後降[illegible]戎桂並被害
謝答仁二人同抱門[illegible]汝南[illegible]人[illegible]僕射王褒以下並
為俘以歸夫以多[illegible]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皆殺之
帝於使衛佃所不[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之[illegible]已至今

當遣左右李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歎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
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荅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
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性多禁忌牆壁崩倒
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修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慎護如此
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
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
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荊南
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
十卷初承聖二年月有二龍自府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
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
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遭亂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
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
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
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
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
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梁
興侯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二年出為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魏
剋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太宰承制四
年二月癸丑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為中
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
二十人以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三月齊
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
裴之橫拒之戰敗績死之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齊遣江
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明自采石濟江甲
辰入建鄴丙午即僞位年號天成以帝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
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焉

紹泰元年秋九月丙午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元以貞陽
侯蕭明為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
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
守韋載同之癸丑以太尉蕭循為太保以司徒蕭明為太傅司徒
蕭勃為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
尊所生夏貴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
討龕故鄣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舉兵
據石頭反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柳達摩率
衆赴任約入石頭十二月庚戌任約徐嗣徽等至采石迎齊援丙
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於江寧邀擊敗之嗣徽等奔江西庚申
翟子崇等降並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贈簡文帝諸子封故永安侯確
子後為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於吳興
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循嗣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
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敗
走以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辰若邪村
人斬彪傳首建鄴設東揚州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之亂遣
大使巡省是月齊人來聘使侍中王廓報聘三月壬午詔班下遠近
並雜用今古錢戊戌齊將蕭軌出柵口司空陳霸先大敗之夏
四月壬申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五月癸
未太傅建安公淵明薨齊軍水步入丹陽縣內外纂嚴六月

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乙卯陳霸先大破齊軍戊午大赦辛酉解嚴秋七月丙子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改封義興郡公加中權將軍王冲開府儀同三司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尚書右僕射冬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薨十一月起雲龍神武門十二月壬申進太尉蕭勃為太保甲午封前壽昌令劉叡為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沇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庚子魏恭帝遜位于周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選不得輙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為司空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為左僕射二月庚午遣領衛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艦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獲蕭勃偽帥歐陽頠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於始興攻殺蕭勃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為賊所拘逼者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齊遣使通和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用細錢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秋八月加丞相陳霸先殊禮九月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丞相陳霸先改授相國封陳國公冬十月戊辰進陳國公爵為王辛未帝遜位于陳陳受命奉帝為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諡敬皇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國所當弘其於行用蓋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元帝居勢勝之地啟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矜飾蔡號之節忍酷於踰年定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纍起河東之戮蓋部覩其事乃邵陵之宿憾構隙于儲嶺於屬極於閫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從舊無狀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鄰外弛藩籬內崇講肆卒於溘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稷之淪胥甚於易代以來茲亦爲興代有未見一葉遺懸頓著蕭宗之福敝也以此中年當所縱逆將不高揖其可得乎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佰皆除其九謂為九佰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授每佰復除六文稱為六佰識者以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厤數非人事也若乎鄱文貞公論之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齊季內潰人倫攸殄剗令虐殘宜家寶已斜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網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不可得而稱也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朴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寢或日昃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

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追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姧佞儲后百辟莫能盡言險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愎諫遂非閶門拒諍棄好即讐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毀裂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敏叡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搆扇巨猾滔天始同羑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昊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射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國變以為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忍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太山算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荊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鄰責言禍敗旋及斯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己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南史卷八　梁本紀下第八

南史卷九

陳本紀上第九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姓陳氏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玄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永嘉中南遷為丞相掾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為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俶儻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于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負之仕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庫吏徙為新喻侯蕭映傳教勅於其事為映所賞及映為吳興太守甚重帝嘗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映令帝招集士馬先是武林侯蕭諮為交州刺史以嚴刻失和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冏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賊眾大潰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安子仍遣圖帝貌而觀之其年冬蕭映卒明年帝送喪還至大庾嶺會有詔以帝為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帝益招勇敢

器械精利暎委帝經略時蕭勃爲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暎暎集諸將問計帝曰交阯叛換罪由宗室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今是鼓行而進寧至定州暎推帝爲前鋒所向摧陷賁衆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鄴是歲太清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眞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帝討平之除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建鄴帝將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圖帝帝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窮于閤下帝迎蕭勃鎮廣州時臨賀內史歐陽頠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攻頠頠請援於勃勃令帝救之悉禽裕等仍監始興郡事帝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等率衆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停

帝帝泣謂休悅曰君辱臣死誰敢愛命我行計決矣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大寶元年正月帝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路養軍進頓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帝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於是修理崎頭古城徙居之劉與齊等望見恒有紫氣屬城上遠近驚異故與齊等深自結於帝帝又改封長城縣侯南江州刺史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高州刺史李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帝遣杜僧明周文育擊之二年僧明禽遷仕送南康斬之承制授帝江州刺史帥衆發南康贛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爲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牀於閣下忽有神光滿閣廡之間並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怪而問帝帝笑而不答時承制遣征東將軍

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湓城帝率杜僧明等合三萬將會焉時西軍乏食帝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棟帝遣兼長史沈衮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三年帝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與僧辯已發湓城會帝於白茅灣乃共結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積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東甲仗侍下征侯景須臾使還云已殺景竟三月帝與諸軍進克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帝至白門北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般舫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造帳門問計於帝帝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

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帝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因而無暇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彊乃命諸將分處置兵帝與王琳杜龕等悉力乘之景衆大潰僧辯啓命帝鎮京口五月齊遣將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帝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帝乃自率萬人解其圍振旅南歸承制授帝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進封長城縣公及王僧辯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帝代鎮揚州承聖二年湘州平帝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及魏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啓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帝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帝固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帝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

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
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資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安都周
文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帝至石
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帝大
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之及其子頠於是廢貞陽侯
而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帝侍中大
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
吹並如故仍詔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
興太守韋載舉兵逆命辛未帝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
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入
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舉兵應龕齊人資其兵食嗣徽來虛掩
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龕從弟北叟來

降帝撫而釋之仍以載兄鼎知郡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
文育進討杜龕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據姑熟又遣安州刺
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胡墅
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
燒齊船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輸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
大潰嗣徽留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
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十二月乙卯出于東方丙辰帝盡
命衆軍分部甲卒對治城日立航度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
度淮置陣帝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齊人大潰盡收其船
艦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
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
路又堙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升

一升米貿絹一疋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
頭擣衣杵擣衣擣黃侯羌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
驗耶庚申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帝許之乃於城外盟約
其將士恣其南北辛酉帝出石頭南門陳兵送齊人歸北者及至
齊人殺之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
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熟不從帝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聚其
首爲京觀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龕其弟翕從弟北
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二月庚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
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
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主
黃叢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五月丙申齊兵至
秣陵故城己亥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

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辛丑
齊軍於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引度兵馬癸卯自方山進及兒塘
游騎至臺都下震駭帝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
彥深於瓜步獲其舟粟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
幕府山帝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軍大
餒殺馬驢而食之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將據北郊
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
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縣鬲以爨足指皆爛而臺
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是時食盡調市
人餽軍皆是麥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鮓兵士皆困會
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煑鴨誓申一戰士及防身
計棚數臠人人裹飯媲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執

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前軍執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愔獲免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絡在撓撓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為虜是時以賞俘貿酒者一人裁得一醉丁巳衆軍出南州燒賊舫己未斬劉歸義徐嗣產傅野豬于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誅齊將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帝進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進封義興郡公庚申追贈皇考侍中光祿大夫封義興郡公謚曰恭十月甲戌梁帝敕丞相自今問訊可施別榻以近扆坐二年正月壬寅詔加帝班劍十人并前爲三十丁未詔贈皇兄道談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謚曰昭烈皇弟休光侍中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謚曰忠壯甲寅遣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詔贈皇祖侍中太常卿謚曰孝追封皇祖妣許氏吳郡嘉興縣君謚曰敬皇妣張氏義興國太夫人謚曰宣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帝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八月甲午帝進位太傅加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丙申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月辛丑梁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策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實輔者睿聖是以文武之佐磻谿韞其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錄其金板況乎體得一之爲姿

窮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岡寵驅於彭韋跨躡於齊晉擁功行而靡用聖道遇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綱漏吞舟猾獯內侮羌宇宙慄慄黎元方趾圓顱靡不遑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以深大寶也如十陽之阨相繼上[illegible]黔黎剝旅於溟池之南揚旌於[illegible]之北懸三光於已墜[illegible]四海於[illegible]飛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況兩天本[illegible]崩[illegible]徐[illegible]夏前騰西京蕩覆永[illegible]既見[illegible]之[illegible]制[illegible]方[illegible]之於漢闕皇運已殆何殊[illegible]中國搖然非徙知[illegible]被狂拔本朝復爲齊都中戎王室朕所以還[illegible]提運武之風[illegible]王之推浙此人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illegible]維始孫[illegible]釁越貊爲災番禺部阽危勢將淪陷公亦應所指飄洞開白羽纔擒凶徒粉潰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公英威挺[illegible]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賧大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侯寇陵江宮闈閭府而齊[illegible]迷滋木自許炎旨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來機勤定執沛令而鼙鼓平新野而擒[illegible]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國多難公以國盡邊待知無不爲迺是同盟誅其醜類南土黔黎重保休息此又公之功也大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西豪之爲徐機路養振師全據大都寄聚連逆方謀阻亂公龍驤虎步叱吒風雲由靡賊野無遺陣[illegible]於灘石滅沴氣於孑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任[illegible]懸屯據大皋乞活類馬騰之軍流人多壯弱之衆公坐運三略選制六奇義勇同心雅孫[illegible]力[illegible]

犇衝崤谷前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求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
功也王師討虜次届淪波兵之所衝十有餘邑公回麾彭蠡積穀
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旅是衆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
此兵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逾嶺猶擬用爲戎略公志惟同
獎師克在和弼諧交盟神祇感咽故能使蔚師並路遠邇同心此
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峭函所憑寇據其險梁大攸負其偪鑄
公一校纔撝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潰山崩鄴坂之隘斯開夷庚
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次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
邑公回茲地軸抗此人難但不崇朝仰觀遺壘此又公之功也內
難初靜諸侯出關外郡傳烽寓軍犯塞公舟師步卒亘野橫江殲
殲齊氏遂殫封豕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羣難劬勞皇室而孫寶
之寇翻啓狄人伊洛之間咸爲虜成朝日戎馬夜喧胡鼓公三奮

旣盡八陣斯張拔壘寢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尚墉此又公
之功也任約叛渙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不改公在魏右落寶
張貞舒旆是撓搶騎其險犹拔泰坑而泚沸湓瀆水而不流此又
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蛙龍互湖小守安恢同惡公風馳兼道
秉羽杖戎玉斧將揮金鉦且戒袄寇僭憤尚欣釘此又公之功
也賊龍內撗陵庸其區脏兵妥忍遁獎因亂公雖宗居汝賴世衛
泉南眷言桑梓公私憤切戍此大懲如冰水釋此又公之功也同
姓有崤頑內不宿海藉宗盟同危社稷公命兵於窮堂之上决勝
於尊俎之間寇賈焚膝浮江下瀨一朝摧解行司帥此又公之
功也豫章妖寇依憑山澤纔甲宅聚多所虔劉結從連衡爰首交
廣呂嘉旣獲吳濞已鐵命氏還師杠其不恪逆寇誅拔俗將斯禽
此又公之功也自八荒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

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行斯誠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
咸積炎帥雖躬低跼九門寡飾公求衣昧旦反食宵旰興構宮闈
且暇遊遍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儀還同大始之風流重觀
承平之遺書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
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以成務上德不德無爲以
爲宗夜長待曉顯仁藏用功成化洽樂奏咸雲變上御人禮兼文質
是以天無蔽寶地有呈祥旣景爛於圖書方汲綬於史牒高勳踰
於象魏積德流於生民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
賞崇賢式和推轂征伐伯二南崇絶門霸遐賜泱泱表海祚土
維齊巖巖泰山伊魯于時光宅啓宇寶壇惟邵斷蓄足之功弘濟
蒼生非直懸龍門之陟而叨衛報德所以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
故陛下悟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

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
公爲陳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陝
俱爲保師晉鄭夾輔並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
兼太尉王通授陳公印綬陳公金璽司空王瑒授陳公
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秩踰三
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
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
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
爲楨幹律爲衡銜四維是寧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
玄牡二駟以公崇讓爲本敦化爲首發號施令京邦人知榮辱是用錫
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天人降和是用錫
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下情弘闡風教光

異所昭融、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
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凝然廊廟爲世鎔
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
罰期存刑厝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以公英猷
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十盧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微洞幽春祈秋報允供粢盛是用
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
祗服往命對揚天眷弘建邦家允興鴻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
月戊辰又進帝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
晉陵信安江州之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爲二十郡益封陳國
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並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
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
典辛未梁帝禪位于陳策曰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人驪連
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世杳冥恍惚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
之君陶唐有虞之主咸弼亮而御四海或無爲而子萬姓居之如
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
故知玄扈旋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觀河渚東沈
刻璧壽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欣然作歌簡能
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
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累聖繼軌及時屬陽九
封豕存食西都失馭戎狄交侵乃　天成纂序繼體攸膺黔首若
崩厥角緩徽皇極將其綴旒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
日月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

翌勤王室坫脅兇醜輸彭蠡翦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質
茲冠履既行伊霍用保中人震澤稽陰旌懷叛逆獯獫爾二亂
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淮伐徐虜六戎盡殪嶺南拔瀕湘郢連
結賊帥既禽凶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
不屆上達穹昊下布深泉蛟魚並見謳歌攸屬炳乎長彗橫天已
徵布新之兆舉斯既定表更姓之符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
昔木德既季而傳祚于我有梁天之曆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
詢群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郊祀
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又命使持節遣兼太保尚書左僕
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
虞故事是日梁帝遜于別宮帝謙讓再三群臣固請乃許之永定
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霸先敢
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荐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
以命于霸先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有梁末
運仍叢屯獯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
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板蕩紀綱泯絕霸先爰初投
袂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
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人道便而婦表日月呈瑞除舊布
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訟九域八荒同布款百神羣祀
皆有歸仰梁帝高謝爲邦授以大寶霸先自惟菲薄寡德不嗣至
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
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慚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
類上帝用荅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饗先是氛霧由霄晝

夜下寅至是日景氣清晏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百姓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責皆勿復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其長徒敕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以江陰郡奉梁主為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梁皇太后為江陰國太妃皇后為江陰國妃又詔百司各依位攝職丙子幸鍾山祭蔣帝廟戊寅幸華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世子克為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刪定郎刊定律令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敗績沒于王琳十一月丙申封皇兄子長城縣侯蒨為臨川郡王頊襲封始興郡王皇弟子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庚申都下火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本宇文護殺閔帝而奉明帝是為明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辛丑祀南郊大赦甲寅遣中書舍人韋鼎[illegible]述子[illegible]帝戊午祀明堂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辛卯詔司空侯瑱[illegible]督水陸眾軍以禦齊三月王琳乞梁永嘉王蕭莊以奉從即位于郢州夏四月甲子祀太廟乙丑江陰王殂陳[illegible]追謚梁敬帝詔太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以梁武林侯諮子季卿為江陰王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五月乙未都下地震[illegible]立梁[illegible]陵獻王廟寅祭以太牢辛酉帝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六月乙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將軍徐度討王琳初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秋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眾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自劾廷尉即日引見宥之並復本官丁亥加江州刺史周迪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庚午遣鎮南將軍周文育都督眾軍出豫章討余孝勱乙亥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加高州刺史黃法𣰰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甲子幸大莊嚴寺設無礙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宮丙戌加北江州刺史熊曇朗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三年春正月丁酉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子廣州言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二月辛酉加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閏四月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兼取伎術士是時久不雨丙午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中五月丙辰朔日有蝕之有司奏依舊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助太陽宜備袞冕之服自今永可為準丙子扶南國遣使朝貢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眾愛曹慶等援余孝勱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眾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暕等四十餘人眾愛遁走庚寅廬山人斬之傳首建鄴甲午眾軍凱歸丁酉帝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南[illegible]小[illegible]故司空周文育之喪至自建昌壬寅帝素服哭于朝[illegible]是夜[illegible]

在天尊上疾甚丙午帝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纘大業甲寅殯于太極殿西階八月甲午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丙申葬萬安陵帝雄武多英略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恆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爲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閨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阼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于江左云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宗英秀梁太淸初帝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侯景之亂避地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及武帝舉兵南下景遣吳興太守信都遵收帝及衡陽獻王出都帝乃密袖小刀候見景欲圖之及至以付郎中王翻囚守故其事不遂武帝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乃得出起家吳興太守武帝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將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栅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及武帝遣周文育討龕帝遣將軍劉澄將元衆攻下龕拜會稽太守武帝受禪立爲臨川王尋梁武帝以寶刀授巳周文育侯安都之敗於沌口武帝詔帝入總軍政尋命率兵城南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章后稱遺詔徵帝入纂皇統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帝嗣尊實錄帝辭讓至于再三公卿固請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詔州郡悉停奔赴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辛酉以司空侯瑱爲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南府儀同三司乙丑重雲殿災八月庚戌立皇子伯茂爲始興王奉昭烈王後徙封始興嗣王頊爲安成王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爲皇后冬十月甲子齊文宣帝殂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詔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 之是歲周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 丑大赦改元詔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孝弟力田 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祀南郊詔賜 爵一級二月丙申太尉侯瑱敗王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齊 將劉伯球王琳及其主蕭莊奔齊庚子分遣使者齊璽書宣勞四 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鎮盆城庚戌立武帝第六子昌爲衡陽王三 月丙辰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舉州內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帥熊曇朗傳首建鄴戊午齊軍襲魯山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丙子衡陽王昌沈于江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後辛丑周明帝崩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詔改葬梁元帝於江寧備堂車騎 章悉同梁典仍依魏葬漢獻帝故事甲午追策故始興昭烈王妃曰孝妃辛丑國哀周忌上臨于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建鄴殊死以下秋七月丙辰立皇子伯山爲鄱陽王八月壬午齊孝昭帝廢其主殷而自立戊子詔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丁酉辛正陽堂閱武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盛領水軍趣巴湘與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禦之冬十月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登岸築城自保丁酉 司空侯安都率衆會侯瑱南抗周軍十二月

巴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庚子周獨孤盛遁走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二月庚
寅曲赦湘州諸郡三月乙卯太尉湘州刺史侯瑱薨夏六月己亥
齊人通好秋七月戊午周將賀若敦遁歸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
東六郡悉平九月甲寅詔以故太尉侯瑱故司空周文育故開
府儀同三司杜僧明故中護軍胡穎故領軍陳擬配食武帝廟庭
冬十月癸亥衡州西江蠻率部內屬乙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一
月甲辰齊孝昭帝殂十二月甲申立始興國廟于都下用王者禮
以國用不足立煮海鹽賦及榷酤科先是縉州刺史留異應王琳
丙戌詔司空侯安都討之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于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祀南郊
詔賜人爵一級孝弟力田加一等二月梁宣帝殂閏月己酉以百
濟王餘明爲撫東大將軍高麗王高湯爲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
迪舉兵應留異甲子改鑄五銖錢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自周丁
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衆軍南討甲申
大赦庚寅司空侯安都敗留異於姚支嶺異奔晉安東陽郡平夏
四月癸卯曲赦東陽臨海乙巳齊人來聘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
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弟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二級九月
戊辰朔日有蝕之以中衛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丁亥周迪請降
四年春正月丙午于闐國遣使朝貢甲申周迪走投閩州刺史
陳寶應納之夏四月辛丑設無碍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乙卯加
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頊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癸丑司空侯
安都賜死秋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薨癸亥
曲赦都下辛未周迪復寇臨川詔護軍將軍章昭達討平之冬十

二月丙申大赦詔昭達進軍建安討陳寶應
五年春三月壬午詔以故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武帝廟庭夏五
月周齊並遣使來聘秋七月丁丑曲赦都下九月城西城冬十一
月己丑章昭達破陳寶應留異送建鄴皆斬都下甲辰以護軍將
軍章昭達爲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晉
安二郡詔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並給棺槥送還本鄉并復其家
癸未齊人來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弟力
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夏四月
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司空五月齊武成
帝傳位於太子緯自號太上皇帝六月辛酉彗星見于上台北周
人來聘秋七月癸未有大風自西南來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
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丙戌臨川太守駱牙斬周迪傳首建鄴是
於朱雀航八月己卯立皇子伯固爲新安王伯恭爲晉安王伯仁
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九月新作大航冬十月辛亥齊人來聘
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禮爲武陵王癸亥曲赦都下
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大赦改元三月己卯以司空安成王頊爲
尚書令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賜在位文武帛各有差爲父後
者賜爵一級癸酉皇帝崩于有覺殿遺詔皇太子可即君臨山陵
務存儉速大斂竟羣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六月甲子
羣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丙寅葬永寧陵文帝起自布衣知
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眞僞下不容姦一夜內刺閨
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
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云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文帝嗣位八月庚戌立為皇太子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燬太子居于永福省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文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詔內外文武各復其職遠方悉停奔赴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令安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為司空以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吏部尚書袁樞為尚書左僕射以吳興太守沈欽為右僕射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冬十月庚申享太廟十一月乙亥周人來弔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歲周天和元年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大赦改元賜孝悌力田爵一級辛卯祀南郊二月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為侍中尚書僕射夏五月乙未湘州刺史華皎不從執政丙申以中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為征南大將軍總舟師討之六月壬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都下衆軍自步道襲湘州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九月丙戌百濟國遣使朝貢是月周將拓拔定入郢州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吳明徹等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俘定送建鄴冬十月辛巳赦湘巴二州為皎所詿誤者十一月甲子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沖薨十二月庚寅以儀同三司從事中郎孔英哲為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司徒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以新除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為中軍大將軍及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吳明徹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並給棺槥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司空徐度薨夏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頊獻玉璽一六月丁亥彗星見秋七月戊申新羅國遣使朝貢壬戌立皇弟伯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九月林邑狼牙修國並遣使朝貢冬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曰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聞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太傅親承顧託義深垣屏而積勞未弭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陰謀禍亂賴元相維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通京師便相徵召宗社之靈祇[illegible]是咸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又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但賊豎皆亡日望懲改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盛士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內咸以深利謀與肝腑又盛士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天誘其衷自然關發此諸文迹令以相示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生靈今可特降為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淵二后鍾心一人偕奉自前朝不豫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帝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是日帝出居別第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時年十九帝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即位政刑皆歸冢宰故宣太后稱文帝遺志而廢焉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殷憂之運功存拯溺道濟橫流應變無方擒[illegible]人傑[illegible]及[illegible]西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汗衣[illegible]危僧辯任同伊尹寧結[illegible]

宮之恨自陽入假秦兵不已移亂之汙帝乘隙以舉乃蹈玄機王
業所基始自於此柴天啟物益有憑云文帝以宗枝承統猶存殘
踐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己勤勞庶物志度弘遠有前
哲之風至于臨下明察得承平之政矣臨海懦弱有同于帝摯之
后嶷欲不騁殷道益赤其可得耶

南史卷十

陳本紀下第十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
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
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
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為中書侍郎時
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
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貌若不
甚稽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永定
元年遙襲封始興郡王文帝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
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陞位司空尚書令廢帝即位拜
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尉領司徒
加殊禮劍履上殿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黜廢帝為臨海王以帝
入纘皇統是月齊武成帝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
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不能自存者人賜
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
為皇太子封皇子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乙未謁太廟丁酉分命大使觀省四方風俗以尚書僕射沈欽為
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為右僕射辛丑祀南郊立皇子建安
侯叔英為豫章王豐城侯叔堅為長沙王二月乙亥耕籍田夏五
月甲午齊人來聘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
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冬十月新除左衛
將軍歐陽紇據廣州反辛未遣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討之

二年春二月癸未章昭達擒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又詔自討周迪華皎以來兵所有死亡者並令收斂并給棺槥送還本鄉夏四月乙卯臨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于萬安陵五月壬午齊人來弔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朝貢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州郡省冤屈冬十一月辛酉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二月癸巳雷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祀南郊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藉田三月丁丑大赦夏四月壬辰齊人來聘五月辛亥高麗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並遣使朝貢六月丁亥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甲辰封東中郎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藻爲江陰王冬十月乙酉周人來聘十一月壬辰司空章昭達薨

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爲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爲右僕射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爲建安王三月乙丑扶南林邑國並遣使朝貢夏五月癸卯尚書右僕射王勱卒是月周人誅冢宰宇文護秋八月辛未周人來聘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辛亥大赦丙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三司杜棱程靈洗配食武帝廟庭故司空章昭達配食文帝廟庭冬十二月己亥地震是歲周建德元年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辛巳祀南郊二月辛丑祀明堂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三月壬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略地北邊丙戌衡州獻馬生角己丑詔皇孫胤生內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夏六月癸卯周人來聘秋九月癸未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壬辰晦夜明冬十一月己亥以特進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乙巳吳明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十二月壬辰詔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鄒嶷等及王琳首並還親屬以弘廣宥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宜都王叔獻爲河東王是歲諸軍略地所在剋捷

六年春正月壬戌赦江右淮北諸州甲申周人來聘高麗國遣使朝貢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辛亥耕藉田夏四月庚子彗星見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周弘正卒冬十一月乙亥詔北邊行軍之所並給復十年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射

七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二月辛未詔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郡置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庚寅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以還百姓乙未桃根又上織成羅紋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

焚之壬子郢州獻瑞鍾六六月丙戌詔爲北行將士死王事者赴月衆臬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僕射己酉改作雲龍神獸門秋八月癸卯周人來聘閏九月壬辰都督吳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是月甘露頻降樂游苑丁未輿駕幸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死龍舟山立甘露亭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晉熙王十二月壬戌以尚書僕射王瑒爲左僕射太子詹事陸繕爲右僕射甲子南康郡獻瑞鍾

八年春二月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爲司空夏五月庚寅尚書左僕射王瑒卒六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左僕射新除晉陽太守王克爲右僕射秋九月戊戌立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自號太上皇是月周滅齊二月壬子耕藉田秋七月己卯百濟國遣使朝貢庚辰大雨震

葛安陵華表己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震死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破周將梁士彥於呂梁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移于新宮

十年春二月甲子周軍救梁士彥大敗司空吳明徹於呂梁及將卒皆見囚俘不反三月辛未震武庫丙子分命眾軍以備周乙酉大赦夏四月庚戌詔緣在軍者並賜爵二級又詔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奉郵者並各量減庚申大雨雹六月丁酉周武帝崩閏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及鴻臚府門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朝貢八月戊寅隕霜殺稻菽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幸婁湖臨誓眾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以上下相警冬十月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為尚書僕射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是歲周宣政元年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南兗州言龍見二月癸亥耕藉田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丁卯幸大壯觀閱武冬十月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以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為右僕射十一月辛卯大赦戊戌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尅之辛亥又尅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督水步眾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向建鄴周又尅譙北徐二州自是淮南之地盡歸于周癸巳詔非軍國所須多所減損歸于儉約是歲周宣帝大象元年

十二年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己卯大雩壬午雨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僕射己酉周宣帝崩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皋門中闥秋八月己未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以所統九州八鎮之地來降詔因以消難為大都督加司空封隨郡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眾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戊辰以司空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尅臨江郡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尅郭默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尅祐州城九月癸未周臨江太守劉顯光率眾來降是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丁亥周將王延貴率眾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禽延貴等己酉周廣陵義軍主曹孝達率眾來降冬十月癸丑大雨震電十二月庚辰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二月乙亥耕藉田秋九月癸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拔樹大雨雹冬十月壬寅丹丹國遣使朝貢十二月辛巳彗星見西南是歲周靜帝大定元年遜位于隋文帝改元開皇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遺詔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明器皆用瓦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悉依舊準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二月辛卯羣臣上諡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陵帝之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寬允天人之屬于時國步初弭創痍未復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竟反使地彌弱之形理則縣絕犯斯不韙適足為禽及周兵滅齊乘

耽府與略地遂至江際自此惟癸既而修飾都城為扞禦之備
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癡人修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魏平江陵宣帝遷于長安留後主於穰城天嘉三年歸建鄴立為安成王世子光大二年累遷侍中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興王叔陵構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為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丁卯立皇弟叔敖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陽王叔慎為岳陽王叔達為義陽王叔熊為巴山王叔虞為武昌王甲戌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三月癸亥詔內外眾官九品以上各薦一人又詔求忠讜無所隱諱己巳以新除沿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射夏四月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鏤金銀薄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人間淫祀妖書諸珍怪事詳為條制並皆禁絕秋七月辛未大赦是月自建鄴至荊州江水色赤如血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乙酉夜又如之九月丙午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丙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以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司空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為司空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為湘東王叔敖為臨賀王叔宣為陽山王叔穆為西陽王叔儉為南安王叔澄為南郡王叔興為沅陵王叔韶為岳山王叔純為新興王十二月丙辰頭和國遣使朝貢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癸巳大赦夏五月戊子以吏部尚書江總為尚書僕射秋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冬十一月丙寅大赦是月盤盤百濟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午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二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夏四月庚戌以大軍主陳景詳討大寶傳首建鄴冬十月己丑丹丹國遣使朝貢十一月己未詔修復仲尼廟辛巳幸長干寺大赦十二月癸卯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歲梁明帝殂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王公以下各薦所知無隔輿皁二月丙申立皇弟叔謨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新會王叔隆為新寧王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王秋九月甲午幸玄武湖肆艫艦閱武丁未百濟國遣使朝貢冬十月癸亥以尚書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為尚書僕射十一月己卯大赦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乙未地震秋九月庚寅梁太傅安平王蕭巖荊州刺史蕭瓛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辛卯巖等帥其文武官男女濟江甲午大赦冬十一月丁亥以蕭巖為平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丁亥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為[illegible]司徒十二月丙辰以前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為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恬為錢塘王夏四月戊申有群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入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牆外燒人家六月戊戌扶南國遣使朝貢庚子廢皇太子胤為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為皇太子辛丑以太子詹事袁憲為尚書僕射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藩為吳王己酉幸莫府山大校獵十一月丁卯詔[illegible]日於大政殿訊獄丙子立皇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為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覆舟山及蔣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前後災異甚多有神自稱老子游于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酣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二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鄴城無故自壞有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地生黑白毛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從上又發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橋樹又見大蛇中分有尾各走從中紊飲忽變為血有血霑階至於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以為袄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禳之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又采木湘州擬造正寢筏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筏浮于海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北齊末諸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國至是梁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為省主主見省之兆隋文帝謂僕射高熲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蕭巖蕭瓛隋文愈忿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徧諭江外諸軍既下江濱鎮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並抑而不言初蕭巖蕭瓛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瓛入事後主聞之忌二蕭故遠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

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
期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
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都
下甲士尚十餘萬人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
來周兵再來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
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
晡時乃罷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虎趣橫江濟分
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
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爭告
變戊辰乃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
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於是以蕭摩訶爲皇畿大都
督樊猛爲上流大都督樊毅爲下流大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
爲大監軍重立賞格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庚午賀
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辛
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
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
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
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
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
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
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戍士叩閤而入
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
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

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
文爲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
葉辭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
王廣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丙戌晉王廣入據
京城送後主於東宮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
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宅以俟內外修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
詠忘其亡焉使還奏言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
隋文帝嗟歎曰一至於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
於前及前後二太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
司馬消難尚書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
魯廣達鎮軍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
軍樊猛自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
史令宣詔責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隋文帝詔陳武
文宣三帝陵總給五戶分守之初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
直宿省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
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
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
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
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于
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或言後主名叔寶反語爲
少福亦敗亡之徵云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
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
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
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

[illegible]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苻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為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悆咸已委託矣至於纘業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斃非一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皁莢相料理及僧辯滅覇先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皁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羖羊角為皁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南史卷十

南史卷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宋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張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文元袁皇后 潘淑妃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殷淑儀 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順陳太妃
順謝皇后
齊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五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六宮位號前史代有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
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
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
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案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
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
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
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夫人漢光武所制及孝
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
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置中
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案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華魏
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明帝泰始二年
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華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
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
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為九嬪婕妤容華
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為散役其後
帝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內職焉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
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
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
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
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窴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
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
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梁武撥亂反正
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為三夫人
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為九嬪婕妤容華
充華承徽列榮為五職美人才人良人為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
為二職及簡文帝出自儲藩而遭命屯遍於寇亂且妃並
先殂更不建椒閫陳武光膺天歷以樸素自居故後宮員位其數
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宮職備員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綴之令文
以為後法廢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後主無所改作今總綴
輯以立此篇云

宋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
升平四年嫁于孝皇帝以產武帝殂于丹徒官舍葬晉陵丹徒縣
東鄉練璧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諡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追
贈裔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氏封豫章郡建昌縣君其
年又追封裔臨賀縣侯裔子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也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后為孝皇帝
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
夫人武帝為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之號帝踐阼尊曰皇太后
居宮訓宮上以恭孝為行奉太后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
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
顯陽殿年八十一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
為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
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是故稱后
遺令云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

母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兄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尚書郎父儁郡功曹后適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帝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殂於東城故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帝臨崩遺詔留葬建鄴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寧陵宋初追贈儁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遂陵永平鄉君儁子燾質並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許人也生少帝及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永樂少帝廢太后還璽綬隨居吳郡文帝元嘉元年拜營陽國太妃二年薨

文帝胡太后諱道安淮南人也義熙初武帝所納文帝生五年被譴賜死葬丹徒武帝踐祚追贈婕妤文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建鄴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主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

文元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謚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趙爵藏光祿袁敘公平樂鄉君墓先未給塋戶冬給蠻戶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去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孝武昭路太后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及年長無寵常隨孝武出蕃孝武即位有司奏奉尊號曰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人間咸有醜聲宮掖事祕亦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瓊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兄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器服與帝子相侔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並從廢帝立號太皇太后明帝踐祚號崇憲太后初明帝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以太官削除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

閤禁不知所奏及閑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
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事如禮還
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慈特齊衰三月以申追遠謚
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南號曰修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
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毀其梓宮以厭勝修復爭不得如禮上
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終窆陵地
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不乂禮從權宜未暇營改而塋
隧之所山原卑陋可式遵舊典以之創有司奏改修寧陵玄宮
猶存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卜定詔可廢帝景和中又追
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孝侯道慶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敬侯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

明宣沈太后諱容姬不知何許人也爲文帝美人生明帝拜婕妤
元嘉三十年卒葬建康之莫府山孝武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明
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謚曰宣陵號崇寧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
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
楚琇康樂公主修明孝武在蕃后常隨從及即位爲皇后大明
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妃主以下並加班賜廢
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祔葬景寧陵父
偃別有傳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
宮假姓殷氏左右宮人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見
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覘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
謚曰宣及葬給轀輬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
葆鼓吹上自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
愛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
哭不能自反又漲有司奏曰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
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乃立別廟於都下時有巫
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
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
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
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或云貴妃是殷
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大
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謚曰獻妃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明
帝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幼玉晉尚書左僕射
澄曾孫也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
容色聰敏有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寵於時與平章孟靈休
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疎戚莫不
沾被恩紀瑀位右衞將軍吳興太守卒孝武追贈金紫光祿大
夫子邁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
犬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
薨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
志欲因行廢立事覺見誅明帝即位追封建寧縣侯瑀兄子衍性
躁動位黃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
日復求侍中一日之閒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望賜死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
爲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

為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
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
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
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
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為儒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
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猶見
順後狂慝不悛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
酖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
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宋室劉亮劉
緯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於東
邸因還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隨帝徙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
元元年薨于第追加諡葬以宋禮后父僧朗別有傳

後廢帝陳太妃諱妙登丹陽建康屠家女也孝武嘗使尉司采訪
人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
問尉曰御道那得此 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
錢與之家人並行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以白孝
武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
上以賜明帝始有寵一年衰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先
是人間言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微行自稱
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即位拜貴妃秩同皇太子廢帝踐阼有
司奏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李太妃故事宮曰弘化
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升明初降為蒼梧王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也太始五年明帝訪太子妃
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為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
又弱小以卜筮吉故為太子納之六年拜皇太子妃諷朝士州郡
皆令獻物多者將值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
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為皇后帝既廢降
后為蒼梧王妃祖智深自有傳
順陳太妃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內御
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六宮所
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華為母明帝崩昭華拜
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為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存太妃之號
順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之孫也父颺車騎
功曹昇明二年立為皇后順帝禪位降為汝陰王妃祖莊自有傳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
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

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
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
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子誰當
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
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
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
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為齊國太妃並留[illegible]一作印
璽綬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騰之金紫光
祿大夫諡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
祭宣皇帝薦起麪餅鴨臛孝皇后薦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
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並員外郎后母桓

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高之高之曰恨非是男桓
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嘗臥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
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為子求婚帝許已定后夢
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
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整有禮度
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嶷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
奉祠爾日陰廚失晚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從內薪
未及然火火便自然宋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即泰安陵也
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
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太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齊建元元
年尊謚昭皇后二年贈后父壽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虞郡
鄉君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
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為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高昭后恭
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為舅姑所重武帝亦薄之性剛嚴竟陵王
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二年為齊世子妃建元
元年為皇太子妃三年后殂謚穆妃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
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
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恒例既有哀策不
煩石誌從之武帝即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祿大夫母
檀氏餘杭廣昌鄉君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
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
昭華居鳳華柏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
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
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
及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琅琊城宮人常從早發
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為雞鳴埭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
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為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為
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
宰祭酒宋世高帝為文惠太子納后建元元年為南郡王妃四年
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
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為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為皇
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后父曄之金
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依法駕謁太廟明帝
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為宣德宮永元三年梁武帝定建鄴迎入
宮后稱制至禪位遜居外宮梁天監十一年薨葬崇安陵謚曰安
后祖韶之自有傳

鬱林王何妃諱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女也初將納為南郡
王妃文惠太子嫌戢無男門孤不欲與昏王儉以南郡王妃便為
將來外戚唯須高門不須強門今何氏蔭華族弱甚允外戚之義
永明二年乃成昏妃稟性淫亂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
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妃悅常與鬬腕
較力南郡王以為歡笑澄者本剡縣寒人嘗於南岸逼略人家女
為秣陵縣所錄南郡王語縣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為妾姨不與
澄詣建康令沈徽孚訟之徽孚曰姨女可為婦不可為妾澄曰僕
父為給事中門戶既成姨家猶是寒賤政可為妾耳徽孚乃遣
之十一年為皇太孫妃又何女巫子楊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悅

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太孫即帝位為皇后封后母劉為高昌
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為餘杭廣昌鄉君后將拜鏡在牀無故墮地
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楊珉之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為輔
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諶坦之固請皇后與
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坦
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為阿奴曰
阿奴暫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邇
帝不得已乃為敕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敕原之
而珉之已死后既淫亂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又迎后親戚入
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武帝耀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為王妃
父敳自有傳

海陵王王妃諱韶一作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之女也永明八年納為
臨汝公夫人鬱林王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
為海陵王妃妃父慈自有傳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高帝為明帝納
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
年贈宜城王妃明帝即位追尊敬皇后贈父景猷為金紫
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明帝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諱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之女也建武二年納為
皇太子妃而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
帝長女也後遂與之為亂明年[illegible][illegible]敬后崩東昏即位為皇后帝
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東昏廢后及誦故為庶
人后父澄自有傳

和王皇后諱蕣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之孫也初為隨王妃中興
元年為皇后帝禪位后降為妃妃祖儉自有傳

南史卷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梁文獻張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貴嬪
武阮修容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后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晉陵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謚曰文獻。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也。少方雅，有識鑒，仍為員外散騎侍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求為交阯太守，政有異績。宋文帝將以為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為鎮西參軍，卒於官。梁武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贈弘籍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子續嗣，別有傳。

武德郗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及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武帝為梁公，齊帝詔贈后為梁公妃。及武帝踐阼，追崇為皇后，謚曰德。陵曰修陵。后父燁贈金紫光祿大夫。后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鄰人覘視[illegible]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

祇常於供養經案側彷彿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初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政同謂宮僚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承姑稱臣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移殯於東宮臨雲殿時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為哀冊文有司奏謚曰穆葬寧陵祔于小廟簡文即位追崇曰太后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為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有一男答曰奠道猶衍子世人以為笑後位兗州刺史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諱令嬴會稽餘姚人也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在孕夢龍罩其牀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帝拜為修容賜姓阮氏嘗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正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元帝即位有司奏追崇為文宣太后遂祔小廟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石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䂵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簡文即位追崇為皇后謚曰簡太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妒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既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敬夏太后會稽人也普通中納于湘東王宮生敬帝承聖元年冬拜晉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為太后明年冬降為江陰國太妃

敬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為江陰王妃父僉自有傳

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
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
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
色並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
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為長城縣公后拜夫
人永定元年立為皇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
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為廣德縣侯謚曰溫武帝崩后與中書舍
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時衡陽獻王昌未至召文帝及即位尊
后為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即位后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
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命宣帝嗣立太建元年復為皇太后二年三
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並從儉約諸饋奠不
用牲牢其年四月羣臣上謚曰宣祔葬萬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
唯本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參軍后
年十餘歲以梁大同中歸于文帝武帝之討侯景文帝時在吳興
及后並被收景平乃獲免武帝踐祚后為臨川王妃文帝即位為
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謚曰恭
追贈后母高為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
安德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
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而宣帝為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
居尚書省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
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
宣帝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
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
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
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
宣帝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
據郡反冀因此圖帝安國事覺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
恐連逮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
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襲爵建城侯位尚書左僕射欽
素無伎能奉已而已謚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天嘉元年為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
為皇后廢帝為臨海王后為臨海王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
至澤光大元年為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陳亡入長安
后父固自有傳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祖惲父偃並有傳后
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
帝以長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宣帝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
陵及魏克江陵宣帝遷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
後主還朝后為安成王妃宣帝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容儀身長七
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即位拜貴妃
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
其次焉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亂後主賴后與吳媼救而獲免後
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地隋師臨江又
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
及百司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
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

大業十二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二葬於洛陽之芒山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也父君理自有傳后母即武帝
女會稽穆公主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
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內外敬異[redacted]太建三年拜為皇太子妃後
主即位立為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彊記涉獵經史
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后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
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
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
釋典為事嘗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胤
為己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
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為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
恒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
音貞觀初卒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
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
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
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於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
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而沈皇后素無
寵於後主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
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
類皆以沈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
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
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
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
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
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
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
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
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
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
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
可鑑特聰惠有神彩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
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
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
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
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
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
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
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於貴
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
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
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
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及隋軍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
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於人情而為之度王宮
六列左室二等皆隨事升降而立節文若夫義存閨閫政刑邦國
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頒嬪並御進非
色幸欲使情有鑒戒閑衛流專貞內表妖豔外息乃可以諧與

君德理陰政宋氏因晉之舊典聘納有方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猶乎廝皁非若晉氏采擇濫及冠冕者焉向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嬪訓及婦人大明之淪没殷姬並后匹嫡其爲覆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聞興嗣衍度端徒卒徽名高皇受命宮禁貶約衣不文繡色無紅彩永及官掌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柏文檀花叢翳柱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閒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業獨情儉隨奉己之制曾是六宮東昏喪道侈風大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誡其在斯乎梁武志在約己示存宮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也宜哉陳武撫兹歸運創開帝業若夫儷天作則燮隆王化則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宮壼無聞於喪德後王嗣業實敗于椒房既因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南史卷十二　列傳第二　終

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繼孫

營浦侯遵考 從子季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爲徐州命爲從事史武帝尅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爲空徵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進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眞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脩縣公檀道濟故靑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鎭惡並勒功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內畏服道

不拾遺遂爲盛藩強鎮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王子悼王瑾
嗣傳爵至子齊受禪國除瑾弟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
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二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
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
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
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此是我其庸底[illegible]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
庸劣從子俁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流涕述候之使令左右取
酒肉令俁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
又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悴又訪其子對
曰所謂之子聚歷蕃謂應爲愛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
戶凡王子爲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
用短槊諡恭侯子孝侯覬嗣無子弟襲以子晃繼襲字茂德性庸
鄙爲郢州刺史暑月露褌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之訪問乃知
是襲義融弟義宗幼爲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
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入義宗第藏隱免官德靈以姿
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諡曰惠侯子懷珍嗣無
子弟彥節以子承繼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
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
孝武使彥節從弟祗諷彥節啟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
爾今日遇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
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
逆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彥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
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彥回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
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爲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

謂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捶胸曰
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
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
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
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餔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
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歎羹寫胸中手振不
自禁其夜丹陽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
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
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閤將軍卜伯興
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寶建康令劉遐密告
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
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獲被殺彥節子俁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
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爲祇讖事敗俁與弟陔剃髮被法
服向京口於客舍爲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
非三署不得上方幅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
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彥節弟遐
字彥道爲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安郡後得還位吳郡太守
坐見亦見誅遐人才甚凡自謂名行同王[illegible]時常對客曰孝武無道
見枉殺母其頑駭如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曰我在事
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
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諡曰肅侯
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
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
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諡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倜儻有大志預謀誅桓
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剋京城道規亦以
其日與劉毅孟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
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
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
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
為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勳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
刺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
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
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鄴而
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
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
因夜開城門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
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眾咸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
到彥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
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又遣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
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之眾乃大安徐
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剋都遣道
覆為荊州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
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
遵為游軍眾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
之力眾乃服焉遵字慧明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位淮南太
守追封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
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諡曰烈武追封南郡公武
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
初文帝少為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
定義慶為後義慶為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勳德
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
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及大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
薨祭皆準給義慶幼為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
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
避孫讎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
不可奪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
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
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
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為玄象
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
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
年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
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偏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
義慶表舉前臨沮令新野庾實前征武陵龔祈處士南郡
師覺授義慶留心物外遂闕官長乞不追責合名一年聽
二吏例守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可作十八年為西士所安撰
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敘以述皇代之美
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刺史並都督尋即本號加開府儀同三
司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
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

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
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
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
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
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
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
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
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
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
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
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
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
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
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燁嗣為元凶
所殺燁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員
郎祖嶷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
考及北伐平定以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
還再遷征虜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
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
暴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
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元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誕司
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謂為琨之諫誕曰此金寶也琨

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圉稱觀射父為楚國
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怫然不悅誕之反以為中兵參軍辭曰
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
為誄遵考從父弟思考亦官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彥回素
善之固請乃免建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
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迹明
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
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為益州贍恤故益州人猶以義故喜得
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
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已褊遂嚴虐酷狠士
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聚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
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
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王弘乘佛輿以五彩裹青石誑百姓
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
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等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
之及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
喻旨季連受命飭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
南郡人季連為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為季連
府都錄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
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
須苦惜軍府人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
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守三子為質季連許之既
而召兵算之得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

臣就後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斬循齊首徇是後令復
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涪令李膺並不受命天監元
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
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
季連于外餓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
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蘇偉送焉初元
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
從事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
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
之臣乎赦為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藺相如所殺季連在蜀
殺其父藺故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
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
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
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為長史委以關中任
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
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
武帝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
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
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戶多
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
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修又
殺田子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
故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修字
叔京兆霸城人初南度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既
死人情離駭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
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
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
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
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
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
義真審問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啟知義真免乃止
義真尋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
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
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武帝始踐阼義真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
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進司徒武帝不豫以為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
武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
延之慧林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林
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
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
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
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林等非晝部伍因宴舫裏使
左右剔舫內道施已而取其勞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
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
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

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於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眞愈不悅將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徙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羨之遣使殺義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靈柩幷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義眞無子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揚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文帝即位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州刺史給班劒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旣素情欵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著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旣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强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redacted]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其淺陋如此旣闇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爲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睽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爲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竝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竝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旣爲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構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孔邵秀中兵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

徒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遠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湛於廣州王履廢於家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內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衡陽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暱劉斌等譖之被斥乃以斌為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資給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即收付建康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辟子女並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為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亦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天下擾動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為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為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脩乞反葬舊墓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醆盤而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元嘉六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之鎮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張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殿輒當宜早起接對賓侶而州堂館計劃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訊獄不可留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其知眾事九年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還爲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勑義恭答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頼眾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
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
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
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舒艦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
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
子及諸王處有許安致宮者各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
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見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
劭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
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
劭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
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為三
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

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
宣等反又加黃鉞自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戰貲七百里為賜義
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
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
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
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
得朱服輿不得重屏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
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
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紅帶信幡非台省官
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既在官則不追敬不
聽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
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

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
輿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
詔可孝建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
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
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
恭常慮為孝武所猜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稱諸王
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
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
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悅及孝武崩
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
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
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

故尚書令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準又
增義恭班劍為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恆
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
度不愛財寶左右親近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
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
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遊行或三二百里孝
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
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
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廢
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
睛以蜜漬之以為鬼目粽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

自入前後部羽葆鼓吹幰輅車泰始二年又詔陪祭廟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兗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郡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爲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師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迭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先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荊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强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鮮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之而孝武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契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幷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以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戮此凶醜詔答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諭以禍福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慆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修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幷與書義宣質並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卻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爲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

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
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
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兆念相遇法
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
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戰奮擊大敗質軍
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煙爓覆江
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
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附西人與義
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
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入徑口步向江陵衆散且
盡左右唯有十許人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
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
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
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
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人等猶為之爪
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
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
服綴囊帶背刀攜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
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
之超人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
郭將士逃盡唯餘慆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
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人超人送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
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
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
王義恭諸公王八坐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
宜專行大戮書未達修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
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衞尉
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衞尉卿以恢為行中領衞尉衞尉之置
自恢始也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
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將進為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
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內為地窟藏
之事覺并詡誅其餘並為修之所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荊州武帝使隨往
由是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
為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
虛義季躬行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
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
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
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
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
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
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
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
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
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
終二十一年徵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
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荊楚以為美談二

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逼北州援勁兵少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啟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除秩內侮旬衛交逼荊楚之勢同於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算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聲參才拔機策一舉而掃新冦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根本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臨川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徽跡未彰傷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納于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殊害乎觀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大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聚王水無猜色屢藏踰十以尊戚自作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居之重猶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大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傾覆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誡斯爲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南史卷十四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鑠高修儀生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修容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阼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幘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爲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

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與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與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與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為妾不啟上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與領隊道閹人奚承祖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與求將吏驅使見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朗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簡可急在擬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啟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

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與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與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旿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有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義恭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於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之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

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鄣杖之行弒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眾屯中堂劭即偽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弒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

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劭弒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即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為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覬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諡文帝不敢盡美稱諡曰中宗景

皇帝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內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為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猶垂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為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不如養銳待期劭善

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業不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為之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腹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為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二日臨軒拜子偉之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袞

劭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
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
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將士並
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
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
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
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
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
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
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
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
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
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
將產之夕有鵩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
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
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
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
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
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詰讓乃與劭共為巫蠱後出
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
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應遠出上以上
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
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　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
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

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乃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
無我邪明年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
嚴道育事發明日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
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咒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
育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
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入弒之日濬在西州府舍人
朱法瑜曰台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
陽驚曰今當奈何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
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
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
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令
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
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
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
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
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數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
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質曰
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
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
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
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
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於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
於此劭濬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
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

受拜皇后井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正於御牀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腹刳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於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汙瀦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園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並賜死冲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蟆車塡塹肉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走元凶弒立以鑠爲侍中錄尚書事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紀姓名呪詛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孝武濬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以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因哀未闋讓侍中鑠既歸義最晚常以憂懼每於眠中驚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將爲人負才殺頗與兄弟訴遂廢食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薨贈司徒加以起穆之謚二子敬猷敬深敬先敬猷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令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并殺江氏是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以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昇明　年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使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等剋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劭將華欽庾遠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爲荊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始興王濬同惡之論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郡王義宣不肯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衆之心頗有勇略明年義宣反有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

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義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功
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
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不平
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
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
猜亦潛為之備乃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
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人陳文紹之饒為誕府史何使入山圖
以道路不熙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龍
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
知密捕殺道龍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
與左右道慶傅元禮等潛圖姦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
憐家呪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黃寔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殺

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請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
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興太守垣
閬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
以之鎮為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
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興之
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
等破之閬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
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罪并言帝宮闈之醜事武忿
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並誅之死者千數或有出頸宜
武堂內外纂被誕兒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
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
內是謂天狗占曰大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

開南門者其王氏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
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
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追送章二紐其一
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賞得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者尅外城舉一烽尅內城舉二烽獲誕舉三
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尅其外城乘勝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走趣
後園隊主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毀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
大小悉斬殺之沈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
口為軍賞男丁殺為京觀死者尚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
聲誕母殷夏徐自殺追贈殷夫淑妃初誕為南徐州刺史
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
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

不駭焉誕在石作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耗既覺已失
髮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
有人於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本
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
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廣門誕問六廣門云何答
曰古有言禍不過六廣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任揚
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
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入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
義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哀哭表請改葬誕詔聽誕
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王璵之琅
邪人有才學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來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
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

發死所耳安可以衆親誘之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廢之
悉投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
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於
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位中護軍中書令
元凶弒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自拔奔孝武先當以一手板
與宏宏遣左右見代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
射使迎太后又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
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哭自為墓
誌銘并誄五年並諸弟國各千戶惡者不在其例時宏追益子景
素嗣景素少有文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為逆景
素雖集兵衆以赴朝廷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
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取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
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
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
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
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
以下並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
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
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
為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殘戮
殆盡或發無役任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譖日積深懷憂
懼嘗與故吏劉璡等同處庭前樹有鵲集於座上飛鳴相追景素泫
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
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
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
尅奉景素景素禁之未欲然衆動運長密遣人周天賜僞
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垣
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
異志即纂嚴景素未之成略不知所為竟為臺軍破斬之即墾京
邑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食太妃有不安景素傍
行遑遑與人言輒哽咽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為荊州時州有高齋
刻桷榱楹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
玩塵於筐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銅玉器景素顧王
海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
室王摛詣上書訟其冤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璡又上書述其德
美陳冤並不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
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焉
廬陵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一封東海
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阼進太尉封廬陵王初廢帝目禕
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頗故改封為文帝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並
蚩鄙之南平王鑠嘗戲于敬淵婚禕祀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
禮既不舉樂且敬淵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
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可治王之長時禕在西故謂之西方
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
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貶為南豫州刺史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

有司奏禕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訬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既誅群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啟？」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唯攜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

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封為晉熙王。明帝既以燮繼昶，乃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薄，況以義合，見名為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射氏為謝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復昶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為元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常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阬穽，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阬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

諛說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頃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𡠠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腳，以杖貫手腳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荊、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弒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盧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閑雅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楊州刺史，給三百甲仗，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為三十人，出據虎檻，進[illegible]所[illegible]領太子太傅，總統

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神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殿受漆輪固辭劍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為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遂爾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寃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宥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為庶人絕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為始安縣王許子伯融平流從臨襲封爵及帝疾篤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帝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脈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大明之世不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徙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蒞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很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棊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汝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將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十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遣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蹋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東西觸樹墜地落硎中時頓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崩乃以休祐諸子使還京與其諸子帝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京師明年復以父坊陽爲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行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啟聞休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兵建牙[illegible]之等閑

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倚之斬首母
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不許節葬
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
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
王未拜薨大明七年以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泰
始三年還本造繼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
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
年追加封諡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二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國史一日）
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遷
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劒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
所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
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
伉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
害唯休範謹澀無才不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
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
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遠
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時荀太妃[illegible]由以示不還之
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
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
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邀留門太子洑大不過尋陽休
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壘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
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
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
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屯騎校尉
黃回乃偽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
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
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高帝為質齊高帝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
兒由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
蠡丁文豪直向朱雀門休範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墨蠡等
乘勝而入朱雀門道隆為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
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臺遇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國史十四）（一云）
稱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眾愈惑墨蠡徑至杜母宅宮省恇擾
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
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賊勢方盛眾莫能振尋而丁文豪
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氣辨壯高聲曰我獨不能定
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蠡等
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傳首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
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還都督雍州刺史率領校尉
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
戒嚴沈居母喪被起為府參顧飲不異吉人衰冠無殊異
服不知沈居喪沈皆自稱孤子時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降號
鎮西將軍與史實舟事休若出鎮復同帝殺之恚不許收未設

於獄行刑佑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收之曰孝建之世汝佑
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為荊州刺史
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
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
甚憂嘗衆賓游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
大白蛇長丈餘呤呤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為南徐州刺史加
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
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荊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
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
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授為江州刺史至即於
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沖始襲封

二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
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
生松滋侯子房史昭容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
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
生始安王子真與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
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
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
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
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
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
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

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
期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
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以子尚為刺史加
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曠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
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
學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
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
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
尚寵稍衰及長凶愚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殺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
曰子尚頑凶楚玉淫亂並於第賜盡楚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
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而廢
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為孝武所愛大明
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為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
未拜而孝武崩還為江州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
軍何邁謀因帝出游逆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坐奏子勛與
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雲齎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
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偽位於
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及
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即於尋陽瘞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

前廢帝景和元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徵爲撫軍領太
常長史孔覬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子勛上虞令王晏殺覬送子
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
終爲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
荊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
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
改封新安五年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
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爲
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丁母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
位既誅群臣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
後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
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依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即
位以爲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
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武帝第十三子也並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
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爲
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武諸子
詔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
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次皇子
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
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
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
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爲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後王室微弱友
府州文武及臣史不得有與君之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
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隨
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爲荔浦縣公尋並
云謀反賜死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變起於肌膚因心之道遂亡
天性雖鴟鴞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爲幸也明皇統運疑
骨肉猜忌所加先自王戚昔剌以猶暴摧燼已衆由和良體
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詳求其旨將直有以乎

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豈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兩觀莫不殲焉强不如弱義在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列傳第五

劉穆之 [illegible]

徐羨之 [illegible]

傅亮 [illegible]

檀道濟 [illegible]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峯崿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以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言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何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

應之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一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溯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

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贊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寄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蓋謀謨諮詳獻替於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泰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是以得其乃懷布之朝聽於左右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斅孫皓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勖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劓奴不修削爵為羽林監少與弟妹楊別居楊死不殯葬棄聖壽寺為之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以泥洹輿送葬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諡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邁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因進其罪狀濬大怒徙邁在白衣領事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一無所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啟白之濬大怒啟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舊彈王僧達云蔭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為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初以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眾處朝廷不復多士其年病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欣躍叫呼於是亦卒諡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

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
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
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
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
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
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
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
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黜
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啟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
祥[illegible]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
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
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
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
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宋
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為建康令復精有聲孝武鎮襄
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
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
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
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
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
元凶弒逆秀之聞問即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
遷益州刺史折留本府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庶此外蕭然梁益
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京邑貧

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
宣據荊州為逆遣使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昌縣
侯徵用為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集
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柱入穿者後必
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
為非宜陳之甚切納其言竟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
人殺長吏付議者謂會赦宜以徒論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人殺
官長之旨若遇赦但止徒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
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
從之後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拜徵為左僕射會卒贈司
空諡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
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
之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
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
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
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
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
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
歲先得癎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女所告周棄
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
律之外尚弘物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
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
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日中興

言對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官，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

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與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酖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嚼為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戮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秘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徐待赴，當即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

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秘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既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

令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勖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勖官至侍中追諡荒公靈休善彈棊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謀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殷勤異意頗形言旨遂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虞便以關啟懼成虛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崩思語恨終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宜遠除下放情夫倫彰於言辭爵禁優偏總埋威迴又昔嘗忝頗不容自晦資給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頗推心無邪惰故不備以自嫌懼慢丹實具如此彼臣雖駑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拔伏劍為易而腆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恥方來介及視息少自披所乞蒙隨放伏待鈇鉞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兗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為廟算得所獎納不致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初疑湛之執作將策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屏人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殺之日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諡曰忠烈公子聿之為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腹并服墮胎藥胎竟不墮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殿流涕不能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韈為書侍御史蔡準所奏免官禁錮二年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為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太

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絕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啓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將適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帝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能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眾人惶惑，見孝嗣入宮乃

安。群小用事，亦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下，因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應，因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illegible]尚議求出為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准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時凡被殺者皆服兵，擬剝其衣服，眾情素敬孝嗣者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眾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役，故封使故吏吳興丘敬叔之，當傳幾世，敬叔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答曰：「我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貞子。緄子君倩，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及長，有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illegible]閑門盡日，酣歌遊讌，[illegible]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荊楚山川，靡不踐，朋從好事，得見之時，[illegible]於是府中[illegible]北路魚南路徐。然其[illegible]於此也。[illegible]有入嫁從者[illegible]口才[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並[illegible]婦人[illegible]聲[illegible]成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文[illegible]

一府特有輕與之才所辭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位五兵尚書贈太常傅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帝既不得出亮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知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將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且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日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　少帝廢亮奉迎文帝遣行臺於江陵城南道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

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倒傷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示亮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艱難乃作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見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詞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咸司徒左長史祖衆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始為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出為義興太守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女彧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為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

不可分趙難以惠紋拜歸沈何以尚孫門之義自不得以求絕事明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中正徙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神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長安平以為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劫青入之皆弘亦推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晦將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進位司空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以上若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鷦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佐命功封巴丘縣侯征虜府司馬所領尤猥位琅邪

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珪爲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卿度遠陽爲日已久彼虎能嚇人遂以附饑隣不嫌誰爲恭已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僧虔報書曰昔與足下積款無怨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爲安成郡丞

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砍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勝其年卒於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綱不綱王威莫樹亂亡王室淪覆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豪帝崎于中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宜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情才勢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己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悉心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令慮推定機當發之唯出欲擬抑從乃發反使禍宮有卒迫之痛惟王非中策之失若以社稷爲存則義異於此甚之卒制猶豫不決既以取敗且以隕身及受其亂斯其殆也道濟始因緣用故得志既取剛人名以下有發諸氏之禍閨其本附之閒乎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為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為振武將軍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如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鬭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解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柏谷塢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澠池令方輒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為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眾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迅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

而舟楫衣糧竝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

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諡曰壯傳國至孫叔齊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為將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請得免綽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強乃出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郡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

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克濟諫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士庶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委鎮而走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

至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鬧尺牘桓謙爲衞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府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赴之幷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乃立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幷千餘張矟乃斷矟三四尺以槌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尅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衞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璩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衞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爲劉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尚如故後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爲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幷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幷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以母所住堂林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祗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

軍自北門入弘之素善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竝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臺爲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修之及同沒人邢懷明竝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柂折風猛漂帥庭同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東萊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僞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修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輙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爲荊州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illegible]坐[illegible]奔牛墮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諡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緜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穴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竝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

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得非金印之徵耶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等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覈無實上意

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時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餐𤊹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遂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甚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腳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筒袖鎧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一諡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叛寬以父在都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行[illegible]破[illegible]收其母[illegible]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豫章王嶷少時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

嶷與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楷何如殷道矜贍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次兄贍邪得忽來王參軍此何贍曰直恐如卿來說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贍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贍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贍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江邵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在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與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歷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我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長子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淮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興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推佈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澠陳師天嶮及宣威海表震霸自關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兵鍛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歸眾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修之滑臺之守有球勒之難荀誠節在身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從往然哉終假行請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安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盛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矣

魚服匹夫惆矣玄邈行己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南史卷十七

列傳第七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植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 簡之弟謙之 謙之子道產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帥因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元顯以敬宣爲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爲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

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
桓玄元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
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
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
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
奈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為會稽
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
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為
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
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
晉室者嘗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
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封融欲推休之為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
任高雅之又要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
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
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當以
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為江州大駭懼敬
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欵周洽所賜賚與為比
敬宣女嫁賜錢三十萬雜綵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
三年表遣敬宣代蜀博士周祇諫以為道遠運漕難繼毛修之家
讎不雪不應以將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
軍欲驅一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恐備物所未安不從假敬宣
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
為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
史劉藩入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
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
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負才地少所交
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薛何也混曰
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師還劉毅欲以重
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
猶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
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
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
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
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使以長人書呈帝帝曰阿壽故為不負我
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時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武帝
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
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
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
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
著耳鼻間並欲壞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
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為
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為輔國將軍淮南歷陽
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
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眾為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
羣蠻及桓氏餘黨為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

官二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二年東土饑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眞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眞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眞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赴捷以眞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減匿金銀諸雜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衞禁省坐府內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諡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買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粗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常乘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

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戰榮祖不勝憤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亦奇之以戰功爲大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征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躁失士君子心卒於官懷慎弟懷默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尸弱如生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衞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衞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灄陽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本道人程道養詐是飛龍道養枹罕人也趙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征北將軍率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擊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圍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之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以令城內不異常日賊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破之衞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仍爲驍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城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郪山其餘羣賊因爲盜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僞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駿衞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牆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郎令修葺太伯廟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俠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卿還季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延夫等輕舟奔始興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卽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爲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後盧循逼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襲江陵除[illegible]陵[illegible]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封新寧

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
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以恩爲司馬
從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
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
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
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
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
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
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楨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
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廬
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
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預義宣
事敗繫建康獄雖密請竣求相申救後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
助之柳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固固異之常慨
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板鍾爲郡主簿令
凡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連戰皆捷及
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正
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
奔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
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
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藩追

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腳
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
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
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
其勢必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
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
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
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每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
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欲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
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從討劉毅斬徐道覆義熙九年
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
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
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
戰功爲中書侍郎及平循以功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
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
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
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
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
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
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下

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為多士今復見王脩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幷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為玄盡節召參領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尅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為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徐逵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腳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既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艦至北岸索虜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虜皆懼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從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諡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與孔熙先通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蒱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糾劾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摴蒱戲免官宣武將軍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為征虜中兵參軍既破委任所部日修理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為前驅次新蔡坡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遁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為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

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為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勵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沒踝矢中頸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至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諡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為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就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產初為無錫令襲簡之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於官諡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為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二年為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比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起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為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闕邅迴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降桁之任蓋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闕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若無德不報其云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授袂受鉞揚赴蹈為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與迹均美延孫降名序親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遇也

列傳第八

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子韶 惠開從子惠基 惠基子介 介子允 引 惠明從孫琛

臧燾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實，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胄，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後為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錄，逃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慚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入寇，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年，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為有司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在一方，命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為圍碻磝城不拔，退師歷下，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為徐兗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為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為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祕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眾既立自宜悉供僧眾襲封封陽縣侯為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翰子即納其妓被吉乃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同呂山設制政辭已戮之孝武稱快孝武初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敘述聞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供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

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邛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收寶首事並巴東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厩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歷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面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樹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八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
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
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
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
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
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
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
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
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
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
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棊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
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
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
自疑從爲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
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
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仕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
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
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
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調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
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
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棊宋文帝時羊玄
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

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
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
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使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
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
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子洽字宏稱幼有令譽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
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
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臨海太守
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
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
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
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
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
休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
陽賊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法免官
惠朗弟惠蒨仕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
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
郡敬容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及至
甚著威德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
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
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

帝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叔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醖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於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為黃門侍郎晉安王為南豫州以為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在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自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為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頠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遣兒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為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璝據上明建康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為太中大夫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遊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陽尹辟為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宜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琛性剛方將議與劉兄文亦議咏周頌列文閥予皆為郎位朝廷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與今本而紙異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在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為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籠事畢餘饌必閒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施位少府卿施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

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從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衞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為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留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情禮未見其可昔太和之初大議斷禮於時處宜並以洪何循常成則可循者非王繇今存於百世或欲遷之而隋或欲毀之存宜或欲為之改毀斯所說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宜還居登廟之主而同殷祫不已則大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以世降宜可則而不斷於臣子之情雖篤而尊崇之議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當不有心於加厚於禮制不可踰耳有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衆錯綜非淺識所

□□中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
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飱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
初二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時左光祿大夫長
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
交年少時與何偃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
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偃俯引凝之衣令止
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
辭韻銓序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凝
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
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算辭並典
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
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
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
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義
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
生單車入境群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燾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為外兄汝
南周顒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
尉卿江夏太守卒于官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
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美風姿
容止每趣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
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

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
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服闋遷御史中丞性公強
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眾數萬人南
越所獻馴象忽於眾中狂逸眾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
嶷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
事多以任人盾性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
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諡曰忠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
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繈負而出自是居人
復業然政嚴自討罰之戮甚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
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
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撾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
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熹字義和燾之弟也與燾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
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
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使熹入宮收圖書
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
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
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
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
眾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
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
追斬之成都平熹遘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

頫項拳髮初為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俄太武至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鑱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頹落不過數升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伐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弒立以質為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將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脩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至爾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將未受丞相質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為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說學使狼

質率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啖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首傳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於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倫之則在趙乃密思話則於蕭為重古人云人能弘道斯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由於陵九萬方寸之內孝友畢恃險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於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八　終

列傳第九

謝晦 兄瞻 弟皭 從叔澹

謝裕 子恂 弟純 純弟述 孫朏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據安南鎮北若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上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璠遯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孟昶府誰堪入府者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催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帝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閑猶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與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為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

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
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
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
軍為警備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
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
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
令與羨之亮共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
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
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
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
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
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晦書
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
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皭馳
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
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
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北行宜
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北事已審使統晦晦問
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
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
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
決戰走復何晚苟不變先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

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
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問諸
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
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
登之為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弟子世平兄子紹等
晦知乾先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
三萬人乃奉表言羨之等忠貞欲專權不顧國典使當輔翼幼主孤
背天日豈其欲然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
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
乞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所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
其罪狀晦率眾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相
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檄建鄴曰王弘為首王華等
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
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
濟委之以眾晦始謂道濟必不全及聞其來大眾皆潰晦得小船還
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王沈敗之襲
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他處唯愧周超而已超
其夜捨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
騎馬晦每待之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
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
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紹之子也
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
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

路信難涉晦女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以晦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為柳建威長史後為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言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為秘書郎早亡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不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弟皭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皭侍溫凊動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而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皭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使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奏使侍中劉敘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兼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事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群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與疏絕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有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

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
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作著作玄建
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
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
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咨事景
仁與語悅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
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
豈不得待食竟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
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
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因
言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
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

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
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
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遷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
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帝啟依僕射
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
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
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
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浴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武帝雅相知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
金紫光祿大夫葬日武帝親臨甚慟
子恂字泰溫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伎能尤
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亭孺子吹
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颻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
主簿出爲廬江郡丞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
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朏俱
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
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
子徵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東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
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
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
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
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
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俄卒於北中
郎府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
惡能襲毅時府佐史咸勸純還入府左右引純欲還外解純叱
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殺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純弟雎
字景睢位司徒右長史
述字景先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
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
純喪舫過遇進入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
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
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
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迎主簿甚被知遇景仁愛
惜述每設饌請宋武帝希命悅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
夙意又慮帝命之訪意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赴其見重如此

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
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逾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
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造迎復得為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
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從彭城王義康驃
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
佐官清約私宅舍狹服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
劉湛並與述款遇當之文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
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贓貨下廷尉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
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酬納乃還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
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侵奪主恩使綜對
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
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

列傳二九

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
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
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為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
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綜約所憎免
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
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
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
年少相動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
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
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
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悒
況乃服義徒拭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
舛觸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
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
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
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
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
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
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
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見許明帝輔政以
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為
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
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

列傳二九

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
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
劉安西並貞正弘亮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
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
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
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受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
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
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
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
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
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

但以卿爲反覆人爾遽以啓聞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惡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衆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沖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司馬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並待以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聞之乘流而歸洮遂入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殯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沒會稽謝琰見害門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常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

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遲二日及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因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

清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
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役
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
當各慎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
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移之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
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
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
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
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
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
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

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
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
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二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
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
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
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
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
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
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
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
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

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
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
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眞少好文
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毀執
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
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
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
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
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
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
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

出使整理祕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
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
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
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
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
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
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
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
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
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
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

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
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
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
璠爲臨川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
雍璿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
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
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
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
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
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爲念
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
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
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
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
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
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
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
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
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
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
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
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
求始寧休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
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

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
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
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
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
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
將宗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
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
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
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
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
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
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
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平
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
顗不就辟昶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
夫嘗就徐羨之因叙關洛中事顗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
亦在坐不平曰昔魏朝諸賢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
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靈運
徙嶺南早卒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
辭盛得名舉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
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
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

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為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為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彥回出水沾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罔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嶲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聰識仲庶超宗徙越州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痛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舫床遲明日昇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為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練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淵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啟求行擢為淵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荊鎮與書慰勉之後為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

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臥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沾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廢主在日物[illegible]收功於社稷之計蓋亦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王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情隆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亦足相倚劉氏之危則有逆衆則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宜其所為究心可謂將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繪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列傳第十

謝弘微 子莊 莊子朏 朏子諼 朏弟顥 顥子覽 覽弟舉 舉兄子僑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言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

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以混意不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疏素踰時文帝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問沈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

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群臣博議莊議以為拒而觀釁有足表強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時以為知言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明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舉既漢中代發選之律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廣務施人濟俗匪更惡此孰取九流大才生於時古今寧貳士出於世屯泰殊升降中代八資起於徐州受祿門承借與由於則範錯[illegible]之所疵七限過之所有宜選選不過用與不用耳今大通萬宇鳥務俗德而九服之曠九官之藐提鈞懸衡委之選曹[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限天下之才翹源以易限之量鎔雜原之才使[illegible]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illegible]前職比于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所知式昭往津且自古任為弘明賞成于衆二哲而身致輔息便任二士而已捐各相引[illegible]貨軼而轉以因築[illegible]陳湯而坐之[illegible]疇此則先王之[illegible]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令人以[illegible]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治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莅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illegible]退得人不勤勞如此則上[illegible]化下緝[illegible]之風載今新[illegible]之歎克昌和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所加來適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懼兩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慚憒為此不復得[illegible]所[illegible]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illegible]在已不能不重[illegible]年方高

禰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
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廟侍坐言次賜垂接助
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
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
部分置并詳省閒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
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辯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
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並補
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為賦莊所上
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
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
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
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

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
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
為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為誄言贊軌堯門引
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
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
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
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
出使為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酣已醒傳詔停待詔成
其文甚工後為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
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諡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
行於世五子颺朏顥嵸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
太守女為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朏字敬沖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
命篇朏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
達莊撫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攜朏從駕詔
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仕宋為衛將軍袁粲長史粲
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朏
與謝鳳子超宗從鳳非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
乃趨而入朏曰君臣以禮進退不入朏入兩掖之以比上尊王
附後為臨川內史以朏見物表粲見其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
政選朏為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還左長史每夕置酒
衛因與朏論魏晉故事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
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
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朏為侍中領秘書監及
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
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
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
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
錮五年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
作主者史但能作太守耳累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
求出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引朏刎廷位臣朏內圖止足且
實避事弟瀹時為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
此勿豫人事朏居郡不理常務殺錄頗減之亦不屑也建武
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

郭助命詔加優禮旣其素疾勝許張務席本以卿條爲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示會稽永元中詔徵朏胤並不絕時東發皆命追遣會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朏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朏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屆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胤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了陵遂能偶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侍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省職事多不覺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葬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是歲薨是冬乘輿駕出臨哭諡曰靖孝武初朏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入爲論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官爲東陽內史及選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寬吏以爲愧次子謨不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將字□□風儀舉止端雅情論則爲士君子所貴仕梁至廬陵太守侯景之亂因而病終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卒諡康子顥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右衛將軍□□□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衛兩廂論□容儀□□□之內

曰宿而不問齊永明初尚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顥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入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與爲賓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慚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高帝崩於興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有意竟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齊閑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廷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雖欲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宴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謝上人若無所稱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啟公事稍晚瀹輒代朏爲啟上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諡簡子初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武帝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暕等數人□□除□□□□□□除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史

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更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為侍中頗躭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任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為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意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抗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與先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微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與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逸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中出為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門進故詩得復為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與父瀹並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授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時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為得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大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齊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於口裂破投之噴嘗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

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閩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佃位尚書僕射

舉兄子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當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偉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南郡王諮議咸先僑卒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弘微[illegible]人倫膽美其世濟不隕茲有焉故朏出入三代[illegible]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絕貨財之累因循成敗假而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王弘 子錫 錫子僧達 曾孫融

弘弟子微 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沖 中子份 玢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因宴集謂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illegible]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為制之人上使無庶人之坐署為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與鄰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閈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為眾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弘以為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付以局任乃已為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illegible]存濟息謂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後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

存野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偏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時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彼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聞者悅伏子錫嗣錫字[illegible]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關訟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楊列橋觀鬬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蒞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吾觀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奔赴孝武以為長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為吳郡太守期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荊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踐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容遜退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許列死亡寄宣城左永籍之注以為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付廷尉上不許其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詔付門下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

以滿顯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高門邸路瓊之太后兄
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
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
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人陵之我死後乞
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
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
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
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宏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
軍苗允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
忤以為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
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
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因此一不貶絕時有
顏寶者名寶本豪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
知高闍謀反不即啟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為廬
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
學融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
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武帝求
自試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之
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
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
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
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
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

客作曲水詩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
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
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
虜獻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虜之良馬乃
駑駘之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
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
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
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何意既須必
不能得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
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
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
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
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乏八騶及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
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
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武帝疾
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
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
[illegible]天不[illegible]上大漸
[illegible]乎兵不敢啓俟
而[illegible]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
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

聲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
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為奏曰融
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苟求將領
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權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
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
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
夙奉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
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
林安陸王曲垂盻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軍作
之今因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
可承教猶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弃成勞應
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嘗參與誰云傾動
頰舌之內不容無王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
[illegible]為興輒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陳作之情叫霄競
勝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
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雖被收賴久部曲
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
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
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 [illegible]以才
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 [illegible]
刑倒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 及融誅[illegible]入舍人
自請問遂偕而死其辭皆青時人以為 融文集行於世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 兼解[illegible]
[illegible]分卜筮陰陽數術之學宋文帝 名著初為始興[illegible]友

文學去職微亦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 軍諮議參軍仍為中
書侍郎時兄遠免官繫年微歎曰我兄無事 屏斥我何得而叨
榮跡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微為文好古 頗抑揚哀叔兄之
語為所知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 爭不拔時論者或
云微之見舉盛江何偃亦參其議復處為微 告與之書自陳微
報書陳已應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 令就職自寫之宿微
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猶以僧綽仰觀謂曰 此上不欺人非智者
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素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
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
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
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 以書告靈僧謙卒後
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 施五尺床為靈二宿
便毀以常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偃來以琴 從之無子家人遵之
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微兄遠字景舒 仕光祿勳時人謂遠
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能不乖物理也
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
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常嗚咽列其[illegible]之傳和甑稱兵
不附儉曰此言之所[illegible]若人也世皆推儉一[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不趨勢也不[illegible]冠[illegible]居[illegible]不立冠
稍遷秀才為驃騎法曹參軍不拜受命雅好[illegible]不尚繁
單子謙善鼓琴學外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
薦之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
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此是剛多病耳經
贈儉詩云汝家在門而我家在南那汝家[illegible]我家多[illegible]儉

時磬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高之所遷皆安王文
學而門郡表刑爲友少人以筆翰嘗承武帝敕問武帝所酷獻詩武
帝王役借親不赴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
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倚待人而大中丞司約彈之
云肆情聖氣不顧朝典揚衍開步丘壑僧祐何點王思
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
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揣伏自下莫能欺也性
頗不倫俄然爲自外訟又爲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
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
人咸謂梟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
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
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爲中
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途中見相識
輒以笠傘覆面徒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斷不察不理縣事人有
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好上草書軼追效孟孔琳之流
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一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之獻字世
份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生門出觀
瞻獨不見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
寄之此子少合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從頌好遊游
爲閭里患以輕薄游及長折節修士操少解群射壁位
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己爲政不免飢
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

敗明帝從之所全萬數
遷中侍中所舉其多
行酒飲日明不二
射其酒也長玄弘字休
仲位安太守前
有別傳

沖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先字徽光仕梁位給事
黃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沖弱
冠東安中南部太守政號平理雖
之而見與人交之中侯
景之元帝承制沖南郡王以沖爲左長史
賞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沖爲左長史
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
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
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
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杖太建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
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場
場字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
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
中父沖嘗爲中庶子文帝嘗謂沖曰所以久留場於承華正
欲使太子場風宜帝即位吏部尚書場性寬
和務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場爲家
時及親諸進光子
場弟字官至侍中永定使

以陳郡袁憲為副脩以王琳故門之孫文宣帝行散從因以從齊
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怨則令殺之啗及遠近危殆者數矣齊僕射
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除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
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
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以棲榮之任下逮世
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但傲之消狂放性元
大蹤競不止 闕

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僧綽子儉 儉子騫 騫子規 規子褒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弟泰 泰弟志 志弟彬 彬弟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宰相才也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咨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

分正史何封事遂以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佐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常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於外致失事機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廢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為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常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為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召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一

小兒捉燭帝慮脫之仍取燭遣兒脫又爾帝乃呼左右儉察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言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能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公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將進[illegible]並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書冠列辟世子宜與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為世子宮儉又曰晉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東宮

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以儉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為少趙充國術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明以其日蒸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將立太子妃[illegible]

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亦宜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充備
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妻喪王允臘舍
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
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上初令史但有二十
五人隨上諸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
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然弘懷定由梁明公不言之化武
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將有司以前代嗣位
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
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
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
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
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

考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虔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
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
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二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
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
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
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
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
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
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
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
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

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
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
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
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
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
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
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
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
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府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
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

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
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
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
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
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
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弱誠佐
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
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嫁王尚主兩界來婦輜軿填咽非
所欲也較歲中不過一再見常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
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
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

宋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遷爲侍中不拜三
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
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
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
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
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騫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
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
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王者宣敕
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一節故不虧於時暕爲尚書
左丞依例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御府丞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
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
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
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
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爲本州迎主簿起家
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
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
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
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將爲丹
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
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
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使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
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
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
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
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王立
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
并降令書悅是舉也遷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
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寄事規不理
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
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
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
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
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
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
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
魏尅江陵入長安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敏有成人之度時文儉作宰
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
海王僧孺除驃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
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
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
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
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
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
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塡門有魏郡申英[illegible]門

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
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彥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
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媼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徐勉見
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疏朗舉止和詳此是興門戶
者智國以白暕暕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
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
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藉高
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
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遷秘
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氓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

入見武帝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
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
二十六卒諡溫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
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將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
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
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
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凰弘稱其長者云僧綽弱冠雅
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
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
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
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
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侄兄子儉
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侄之
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
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
子中庶子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
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
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
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出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
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
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
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
中丞孫敻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

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
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
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將嗟嘆以此坐右
銘兒子儉旋觀見輒爲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
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
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
侍中丹陽尹郡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以救疾而實
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有死生
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
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
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
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

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從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慈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

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寶魏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傳為江左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若摛章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闕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

比數汝耳郎化之後若自無訓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叔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眾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腳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遷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群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慍之色妹夫齊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齊子女皆孤弱泰贍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後軍自齊永元之末後宮拜授廷尉祕書因此隳亂始盡泰長使定選格武帝從之遷中書侍郎掌吏部郎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遷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有泰炬謝有覽舉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為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之日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義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敝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為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郡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之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眾悉稱惠志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

以懸當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
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
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世居建康禁中
里馬蕃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
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
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
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諡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
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
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
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
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任爲尚書殿
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
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
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
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
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宅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
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
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
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
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
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
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

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
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
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
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
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
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
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
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
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
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
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
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
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
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
亥至今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
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
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
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
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
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
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

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南仰觀堂搆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從永嘉太守卞守於積弩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諡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獨賓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臣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王誕 王華 王惠 王彧

王誕字茂世大保弘從曾孫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修等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修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得廣州刺州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誕行宋武帝本以長史盡心歸本常甚使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失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從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北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絰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誕既前還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直言便大事可以長人如下官家公亦粉令輕身單

門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所謂習賢矣於是先還後爭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渴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尚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命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裸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娥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帬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迨茲媒訪莫尋未成帝則自惟門慶屢叨公主天恩所罩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俯仰容身自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亦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曉魄朔不覩繁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纔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妒之嫌豈有睽婦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強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庶能以分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瀝丹實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悲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已爲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翦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孫

孫慶餘元徽中臨川王子求還身王族守義孝嗣許之深弟懋字
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
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
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徃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
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鮮
瑩所懋問那得此味超宗施言義興始見餉陽羨曰丈人豈應不
得那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位
中東陽太守以治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瑩處政之頻
處郡皆有能名徵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
中領軍丞元初由恭小學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
徐孝嗣誅瑩頗豫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支為吳
興東身為後徐時為守相不能見知那用為領軍長史今任其宅
是我多寡時人以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隔不甚昵欲引與同
事遷尚書右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入江之臣內向瑩
拒與慧景湖頭晚敗瑩赴水乘舸入樂遊因得還宮與慧景戰瑩
遷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
宅遷徐氏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受禪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
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群臣群臣
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魯有麟有獸入郭今陛下膺籙御
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須開黃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
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開西向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

遂北東為黃閤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頸空不實
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是家秘書郎尚
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
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得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遣
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
杖搏頰乞原劣得免以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二日出
得實衣冠備帝下特書嚴見之實殊惡實稱王名謂王曰蕭王誌
公實殿下何見憎王悉錄即起從當殺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子達位梁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
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除秘書丞齊竟
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
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疏好犯亮
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
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為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
是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
遷吏部尚書俄而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嗤亮自
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祐帝之母弟故深
友祐祐為之選擬為吏部所稱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而祐既之知
又及祐遷沐傳小嬖命見所除拜盡由何是亮遂能止外若何
齊內無所粢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為之猶仍為尚書左僕
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
不能拔者下闕將逃誡欲亮卻不能及衆皆斬殺惟仍集亮等
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湘東王寶晊城開
已久人情離阻衆推東昏延何不然罰殺之又門禁有勅宿衛於

殷令寳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退國
子博士范岫齋東昏首送石頭惟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
裾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
有今日之舉因流涕而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
尚書令固讓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
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
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
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帝宴華光
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
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
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
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

後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司徒右長
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
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及國寶死
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聚兵以討
恭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
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使提衣幞從後津
邏咸疑焉華行遲曇永呵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
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
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
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後為別駕歷職
著稱文帝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遷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

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
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
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知乃
驚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文帝將入奉大
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
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
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
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
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
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
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為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
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

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鄰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
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
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
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
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吒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
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
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
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
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
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
三九年以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諡曰宣侯配饗文帝
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獲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崐崘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以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為桓修撫軍修府帝與懌以事計圖修懌懷首鼠使王華動素門嫁其二女華為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僑人從除郎中永初部尉令朝請先是琨伯父謐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宋世貴盛以門長提攜琨琨名因此為之延譽歷位宦城義中等皆以廉約稱帝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選所賞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二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中飾皆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尋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為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南屬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修嗣為琨從出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修相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為朝所容見削廷欽琨非止明帝臨崩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免因除為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既而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尋拜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謹恪至老而不倦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時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勔琨節有植且志長於東陽徐湛之表以下莫不待之琨曰永初於中唯謝莊以其任為中書令琨有列傳之為人望才學動不及也進階加侍中已為後使使東陽臣恐子孫未易輕擬其鍾由如此而於時用人不道兩營無此酒難還歐政豈祿之歸止掛冠風俗凝悉置牀下內外有來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隨須紫樹左右欲借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柵在庫中不須更作輸取架得為而殆還其父名釋母名其心意不料犯而晦誠請輸枉正

惠字令明弘從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閒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鄉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太尉參軍事府中軍長史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唯覺逢人耳[illegible]

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嘉遁固自為散由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高卑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illegible]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倩玉司徒謐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將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嘗常云儒臣亦是玉巵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而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者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為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如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甚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宜加獎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不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以如加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孫奐為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謐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謀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以僧朗子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時其風姿為一時推謝莊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局致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客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命論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乖論名而故不獲食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嘉以為著作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illegible]見嫌[illegible]以舊恩[illegible]遷

司徒左長史。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
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哀
聞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
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
元年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
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見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
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復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
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
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
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
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
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于木綢繆相與何後殷
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北
內又不得不用驍騎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驍騎既去巴陵理應
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荊郢經途之要由來有重鎮
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
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僕射領選從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
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
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將太子及諸
皇子並小上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
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
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
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
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

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
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僮並依
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
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而不為累貴高有危
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
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
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
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
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
易忘其己然為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
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
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
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
也自應卑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
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
俙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
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
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
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
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口頸頗有越王之
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任京師者皆
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遂為義嘉所染罹金木纆身性命幾絕卿
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

嘗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嫉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日晏駕皇
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
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
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
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
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
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
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
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
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
侯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
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
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官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
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
令績辭年乃受景文封西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元
徽末為黃門郎東陽太守齊高帝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為
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
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為有司奏
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明
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
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
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績弟約亦明帝世數[illegible]

拜太子中庶子明帝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及帝作輔
謂曰我常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遷侍中左戶
尚書廷尉績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
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
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
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
後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為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
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彧兄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
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
效好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
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
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蒞並貪縱後為給事黃門侍郎桂
陽之逼京邑蘊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
撫軍長史蘊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衛
登開城以納叛吏為股肱大郡士蘊被甲此戰棄而不收賞罰如
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懼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
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彧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伯球故小
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以見愛與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
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欵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
免寒士負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
尚書轉掌吏部拜明日遷丹陽尹仍上授父晉熙為沈攸之長史
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illegible]為內職以慰之及延

仁人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將叩頭係
奐令與志皆是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
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
奐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
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
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
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奐亦馳信啟上誣興祖扇動
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收殺之上大怒遣
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
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illegible]時攻上人威切尚時文
顯以漆柙柙笮後在船中因相誰至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
武文顯俱至衆力既僞又懼漆柙之言於是發閉門拒命長史殷
叡奐女婿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暴官免

辭耳彪堅執不同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啟自申亦不患不被
宥乃令叡書啟送與籤陳道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
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彪與卿藥白全則身名俱泰
敵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出城迎臺使奐
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等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
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
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
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
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並奔
魏後得黃瑤起齧食之弟伷女爲長沙王晃妃以身女爲長又且
山巒將不聯絕與晃以此故得無從坐者故南許朗說先爲奐參軍

別爲殯斂經理其喪當時高其義奐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敗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
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及奐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
帝宥之肅後引魏人侵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
斂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秘書
監位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梁臺建爲尚書武帝嘗令宴席問
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
後累遷尚書左僕射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
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
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
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以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
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瘁人不復識
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衞尉卿子溥字

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
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
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
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
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嘗通
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
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
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
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
宴錫與纘與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與

隨方酬對無所稽疑甚見稱歎他日謂昇曰一日見二賢實
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
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
拜便謝遣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凊隔簾趨
行公主乃令穿壁使于洗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
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為通
理累遷輕與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
興元帝召為吏部郎後為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
下詔賞而不代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為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射陳武帝
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為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
光祿左史扶並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勱
勱字公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
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
舉勱追遷為別續見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遊外府乎奏為
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
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問所經山川莫不備尚又問事應對
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
廣州刺史乃以勱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
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
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
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彫弊勱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

行侍中遷五兵尚書梁元帝又以為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
才拉以為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書令加侍中尋
陳武帝司空承制長史侍中中書令如故及蕭勃平以勱為衡
州刺史未行改為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
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侍中遭大水以勱為
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績詔許之徵為
中書監重授尚書右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勱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
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宣陽門外景濟至都質不
戰而潰為桑門潛匿人間載省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
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在徐城與質不協遣兵所
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

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之於帝言質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
啟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
坐招聚博徒免官復為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
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掌管記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
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子中庶子尋為鄱陽太守魏剋
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
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為侍中帝為固子祭
酒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及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
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媼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
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潔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
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

所生母終遂終身蔬食夜則號哭禁上佛有聲聘對因宴饗必嗚
僧教一羊羊於圖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皆無大設甚
綱因以佛法呪之遂一歸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譽而屬時艱險卒獲乘光日月遭逢其時寵
奉光叔位侔台成齊代而亮有若無於因爲僾與營中章六數
豈見神之害盈乎其文傑弈世英賢秀偉接其聲實之來匹由勢至
若任遇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參公方並路顧遇之及廢立
可免哉万形之議中書令義歸此失其行過自致沫喪份仍闕
克昌特鍾門慶矣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 孫綸 延之子綸之 曾孫峻 峻子琮

王鎮之 弟弘之 弘之孫晏 晏從弟思遠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從弟逡之 珪之 從子素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敬弘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巳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illegible]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預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及東歸車駕幸治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長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二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絛辮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為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後為晉平太守期年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為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曰吾以遜退為業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隣業所在心願得之到郡修營山宅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二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欲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除絲析外一無所納

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弟子亦不妄前時聽見親戚未
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兼領竟陵王師卒謚
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
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不以掌
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
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
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
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
之並方嚴皆就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晰有業行居父憂
過禮謝淪欲遏發之孔珪曰何假參此學有全理以憂卒
駿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梁天監
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
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宦
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
亦由處俗情淡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
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
女繁昌縣主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
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
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之從祖弟也祖耆
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
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
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
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
子無以自及乃棄官致哀還上虞舊宅令子弟爲子標之求安復令
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徙爲御史中丞執正
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
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南海俗并此不康
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上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
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
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
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
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
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
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
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
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
即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
就敬弘嘗解貂冠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
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
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
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
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
厲競若遣一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
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
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

高少才誌覺不亂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陀萬齡求謝尉氏人相思憐左光祿大夫文宗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為孟相建成長史時長劉江夏相係為司馬時人謂相府有二萬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為湘州刺史政績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為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之事起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疏武帝即位為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似永明六年為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為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台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諡為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二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顯領勳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說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疏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啟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猶紙內擾動蔌蔌有聲又於北山廟

答賓復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
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志尚位車騎長史
德元初名湛武帝謂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
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
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伏誅後拜廣
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
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
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
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
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
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
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內史
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
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
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
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
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
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
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
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
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
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容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
並用門生帝外迹其美內相疑阻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乎
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
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
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己者覘知
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
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由思遠令兄禮
度都水使者季敞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
領無不整齊頗然所作是明上之酣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
唐突卿宇使復相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
掌優策及起居注今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暠之
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
學有義行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
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大小悉撰
錄作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
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
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
時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
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
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任西
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
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
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

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為良守徵為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為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

鄰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嘗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助承衰怯之後多蒸藉者衆悅之按發與所歷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甲衣人捧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入寧令應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因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典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悁急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位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昔

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受禪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安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廬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婿杜龕龕告難於清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軍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吏段興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仕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猶慨慷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

太子右衛率徙為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方慶仰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仍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以身子先歸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illegible]及遣使勞猛仍討平山越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人從楊素賀因曰告捷此地劇宜用改縣名今者告捷遂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總之弟瓌（作）之字道茂位司徒諮議參軍瓌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曾祖望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從居高山中有蚿蟲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乃為蚿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專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彥之 孫撝 撝子沆 沆從兄溉 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父兄榮祖 榮祖從父弟閎 閎弟子曇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
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
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
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
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
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
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
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
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
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
諱故並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
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邑所容仲
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
姑孰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
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
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
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克建鄴仲
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
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
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眾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
震六合妖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莽則
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
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
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
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
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
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眾軍進據潼關
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
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
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
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
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
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
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
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夫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
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
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
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
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
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爲青冀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烈武王道規尅和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和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拒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荊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簒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還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修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弃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撝

撝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遣撝豫見殺還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刀欲其家門須臾而出明日而道成問撝撝不能對齊高帝謝撝欲爲武帝中軍諮議建元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謝超宗之口籍爾荊雍其俗鄙復謂超宗

上問撝文身其風貌王晏既背得少從容之問曰卿散騎復何故卿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從撝求伎撝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為左丞使果之所執以頭斂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修部下嘆為有司舉免官後為左兵尚書隨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

沆字茂瀣幼聰敏五歲時父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為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相代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沆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沆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恒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求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累遷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徙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郎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武帝每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坐密敬事焉以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任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床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如懸風燭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敏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既齊名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

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
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
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遊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
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敘歡
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勸勑子孫以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
斂以法服先有冢墓飯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
得違言便時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
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諡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
鏡字圓照初作宰其好學後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為
詩賦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藎早聰慧
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
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絹二十
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
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
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
大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
洽字茂㳂清警有才學交友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為
外氏洽年十八為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
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
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並
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
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
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
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

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
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為太子中舍人
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詔學士二人洽
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
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帝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遷御
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彈之孝
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
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
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別也出為尋
陽太守卒贈侍中諡曰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禮
嘗傍聽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廉平陳
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
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文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
忽有神光五彩照于室內由是祗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
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
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
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
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疏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
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
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
宣帝受遺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
不佞以朝望有歸乃建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
賜死暹不佞並付治乃以仲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

駁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及兗州刺史徐遺寶反護之妻遺寶姊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遺寶[illegible]奔義宣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illegible]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進討會[illegible]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從拜[illegible]州刺史值[illegible]歲大明二年[illegible]石[illegible]還於道門[illegible]護之所率部曲受北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在多聚斂贓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諡曰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逆詢之輔國將軍張東與超手行大逆亦領軍張東詢之規殺之與東不同東宿有此心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攻衛他所詢之不知逆衛之殺其父於[illegible]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爲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統[illegible]比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爲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使見親禮高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遣[illegible]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爲辭以爲軍衛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付徙爲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賊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

死下蔡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欒布恭叔譙國人崇祖在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運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勳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猶有茂理事雖不從後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若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為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勤我

危行言遜今衆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榮祖兄從僕射道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棄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輔[illegible]尚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叩門狀高帝帝皆以告衆下安身為備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中今夕須至處作適還當取奴等並竟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事佐命勳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為冠軍將軍南新蔡太守後坐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事發係獄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啟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耳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崇祖亦為驍將位太子左率性苛慘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閎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閎為宋孝武帝南中郎

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閎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彼侵逼標甘眾鄉縣步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詔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為子晃求閎女閎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所以晃婚王伷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僖伯襲爵僖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刺史僖伯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啟之又輒遣蕭寅代僖伯為郡僖伯亦別遣啟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收僖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來手定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僧祐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僧祐曰其人昔垣閎為交州閬又為九真太守者南中有曇深者閬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至交州而令州依長久矣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楷夜紡績傍無親援年既少其有容色自備求衛甚嚴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長史求還夫鄉南里闔門歸所濟

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羇魂不反而其孤貌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閒關危險遂得至鄉尊卑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焉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雖無錫令亡後依僕數十人及宅宇產業並悉讓與兄弟之鎮守又推齊居一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沮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船艇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胡頗懼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胡將壯士伐木為柵於南山遇一童子曰賊下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眾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

其作尚徙代屆雍州刺史左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
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
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
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
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
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
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
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
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
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
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
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
欣泰早款及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後為武陵內史坐贓私殺人
被糾見原還復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
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武帝帝曰
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
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啟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
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貫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中兵
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
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
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
見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
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啟武帝帝怒召還都

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弓射雉恣情閑放聲伎
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
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
離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
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
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及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
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
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
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為雍
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
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
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
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
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
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
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
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
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眾尋散
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
年裁三十後充府隊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
得方伯耳死時四十六
論云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人門之從檀王咸出其下
元嘉北討則受脅於人有兩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隆
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移不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

始為優矣頃氏宋齊之際世者武節崇祖陳乃翻據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為痛哉興世鵠漸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列傳第十六

袁湛 弟豹 豹子淑 [illegible]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明二年孝武帝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檀並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為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劉邸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並贖論後為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為章句學文采遒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疏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以久

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從容曰
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
何足以當之出為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
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
也還為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
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
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
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
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
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
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
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

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
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
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
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床至四更乃寢劭
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
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
槐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
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
諸子並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洵子顗
顗字國章初為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
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
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

有日新之美帝怒拂衣而入顗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
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顗又陳
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
景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封新淦縣
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
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
命顗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即以顗為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顗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
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
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
追從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
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便劉胡繕修兵械

會明帝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
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顗子祕書丞
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
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
戩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顗本
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
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
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換襄陽之資顗答曰都下兩宅未成
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為
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明帝使顗門生徐碩奉
手詔譬顗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
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

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向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己功明帝忿顗違叛流屍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位方得改葬顗子戩為黃門侍郎戍盆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不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戚有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群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樗蒱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為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騎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始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孤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孝武時求改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為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並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要

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
也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
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
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
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
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勔並受顧命加
班劒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
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辟
詔衞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
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
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
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衞軍開府如故
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
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
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
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
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
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
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
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
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
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

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
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
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
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
爲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
宿衞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並赴石頭事
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
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彥
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
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
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
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
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
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
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
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
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
年可仕則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歎後日當至三公而不終至
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
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
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
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
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
慶常見兒騎大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鬭忽見一狗走入其

邁竄廢於庭殺之少府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馳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節並與先朝同奬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優隆於是並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啟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袁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之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閤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偉才顗弟覬之子也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顗見誅宋明帝投顗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府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蔣之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諡靖子宗人廓之字思度安之曾孫也父景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此貴之王景劉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由仕時至殿中郎王儉稱其貞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胤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在朝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蘊韶夏何聽亡國之聲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孔媼匿所見　虎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漆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悼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

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在齊爲王儉鎭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後爲衞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毁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喩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姉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壞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

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illegible]土發見[illegible]今酷[illegible]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忆經相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illegible]悅[illegible]由[illegible]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吳興太守永元末義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喩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不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府君之明豈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掎角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夫豈之宜幸加詳擇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徇夜旣行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

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入臨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寘心之日焰灰非喻榮枯未擬摳衣聚足顛自不勝臣[illegible]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罪不容且徵於明信之誚峻章於聖王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赦刑於耐罪之族由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唯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旣殊鳴爲直木闕異[illegible]延往[illegible]場長就仕往來[illegible]守[illegible]

仰屬龔行風驅電掩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昧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以一旦陷逆改適暨起田僭之變猶懷殷遁之辭空藉君負俘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釁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咀還編黔庶浣濯疏撫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遣射鉤卿無自外壽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勞頓天下在昂處變賓王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士妃母使至王大家今令門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與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擬議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贈日衆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斯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官不容許雖欲磬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諡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父喪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令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覆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為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伐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浛洭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化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

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十年朐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晣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進爵爲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剋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衞將軍諡曰剛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

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大黑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殲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君正感疾卒子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資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謁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

選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岊王及岊並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蔵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卺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大同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爲當天嘉二年爲吏部尚書領丹楊尹以悲父拜表自解詔令泛停宅視郡事服闋還爲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稟序多會上旨性周密清白自居文武叔則門有達其門者唯命閉門佐遷尚書左僕射卒諡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不能已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

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
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
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
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
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
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
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
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
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
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
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還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
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
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使
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二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
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
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閒
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常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
樊俊徒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
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
以久居清顯累表自解帝曰諸人在職有物議卿處事已多
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
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
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
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

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
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
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賜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
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
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
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
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
規諫之事嘆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
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
匿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
寒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
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
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
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
為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
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
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
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頠卒其子
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
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
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曰德子子
元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仕梁歷諸王府佐侯

景之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爲侍中使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悋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驅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節松竹有其性乎若無陽檁之節丹青夫何取貴亂世末路披肝瀝心有本[illegible]之出處所謂貞也袁氏[illegible]之道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蓋此之謂乎昔仁綽峻節既被旌於齊世粲之貞固亦收葬於齊朝其[illegible]之方異代同符者矣[illegible]命爲崩離身迍危季雖挈大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帝之命義烈存焉降從兄之服悌心尙已既抗言[illegible]心而道[illegible]身後有心[illegible]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殺至者皆爲稱賊蓋一代之名公也[illegible]風格峻[illegible]志存仁義由曾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illegible]論哉[illegible]良可稱云敬泌立殺之地下不爲替矣

列傳第十七

孔靖　[illegible]

孔琳之　[illegible]

殷景仁　[illegible]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家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見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illegible]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illegible]■[illegible]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稽內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相值季恭便回舟夜還至郡叩扉入掩執玄所[illegible]所任則日[illegible]季恭到任[illegible]與太守加[illegible]先是[illegible]太守[illegible]下山[illegible]千石常[illegible]之季[illegible]尚書右僕射[illegible]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illegible]讓乃拜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不受[illegible]

位丹陽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悠實有世幹不存華飾每所涖官政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太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冶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罵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冶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能仕齊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晉安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琛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琛子幼孫承寧遠枝江公主湘州傷令幼孫子與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作書籍專以相付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俯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剽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陳文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

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竝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奐爲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爲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衮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

繇巳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衞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羣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曠光祿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閤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久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

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存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恤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

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符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寔爲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長史還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覬

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覬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爲之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秘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所營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矜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

謂曰我比之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覬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復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徵爲太子詹事遣故侍中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歸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總統東討諸軍時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衆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

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覘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兵遂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而拔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賊陣衆軍因之即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孫曇瓘因此敗走孔璪與王曇生棄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逆走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發云東討寶越石嶺過瀾不得去衆散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於山嶠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謂曰此事孔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貴不由身委罪求活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吳喜歸罪齊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皆原宥覬之起兵也參行宣陽門道上傾墻皆丘陵覬鄉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始雖免覬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曾建議高官舉才以所應能否爲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又申其請以爲黃門侍郎頃之衛將軍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

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追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推恩加爵於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懽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禮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職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忿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腳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

而歸臥省內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耳疾篤為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祟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恆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坐父母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恆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為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欲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文風嘗與侍中何勖共食孚羨盡勖曰益殷羨勖司空無忌子也孚徐報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為明帝撫軍長史子[illegible]字[illegible]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並嘗與之遊處[illegible]公之帝又[illegible]景王儉為丹陽尹引為郡丞表求先拜[illegible]書求[illegible]詞旨表令日何不見侍兄而先見侍表遂不為[illegible]位太子洗馬淳弟沖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宮為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為司隸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為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為劭盡力建鄴平賜死沖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孝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illegible]而紛[illegible][illegible]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illegible][illegible]之風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臣

倫寃其動也直依文行己之度亦謝近之迹之二議深達變通之
道既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賢
仁達大之情著於初節不免之意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
美矣乎

南史卷二十七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從孫炤 裕之兄子湛之 [illegible]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秘書監父
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
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
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為祠
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
顯官為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衞將軍宋
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
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
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於前武帝將殺
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
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
被掩之從命殞絕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
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
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
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
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吏相驅逼遂以
鄭令司馬文寅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進攻山陰淡之自假陵
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
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並參軍
白衣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
季恭子山士並在艱中[illegible]陳頌[illegible]

純二軍過涌口江陵平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與行參軍滿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叔度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逼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貨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衞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一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位太宰從事亦早卒曖子繢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繢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故唯有一女在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正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官尚書左丞散騎常侍秘書監領著作何可徙右長史侍中如故自以拙操管衛組以從官佐加貂珥日球推讓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衞將軍左戶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軍與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澄輕舟南奔彥回始生一男爲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功封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慚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慚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詣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秘書丞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郡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明帝之在藩與彥回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右衞將軍　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會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

賜王彧謝莊在殺生無節而數日以無異之辭令有道之器宮
商哲辭不可得已時餘人嘗於帝前薛安都爲道降叛非一後又
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
帝不從珍奇尋又叛彥回從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
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
黃羅襌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置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
不自勝黃羅襌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
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
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吏部尚書衞尉卿尚書右僕射
以老母疾晨昏須養辭衞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
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
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

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朞年不盥櫛唯
泣淚處乃見其本質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
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衞將軍袁粲入衞宮省鎮
集衆心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
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
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
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衞軍袁粲書陳
情彥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
劒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
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
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
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

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
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過禮葬畢詔攝
職固辭又以非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
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
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
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命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
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衞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
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
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
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
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若何計遐曰彥

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
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
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
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
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
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
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
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
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
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誡非常人君之重所以克慎從之時朝廷機
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
卿等並宋時公卿亦不當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

叔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有朱抗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一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庶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劒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

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劒為六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輀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暨啓宜增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蓁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閉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撞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苟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壠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屍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卒

蓁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蓁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蓁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眾所瞻望尚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翔字世舉起家秘書郎累遷宜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群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宜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宜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

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
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
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彥回
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為嫡
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
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
舊有冷疾至今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
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
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
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
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
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
彥回介幘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
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
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當
稱才堪保傅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任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
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
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
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
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
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軺車給之
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

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
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
甚猜羨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皋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
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慮猶豫
昔悄何可長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
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俁陳郡謝朏濟陽江斅入殿侍文義
號為四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
太守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
官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
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
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
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
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
子子演
演字士洋仕梁為曲阿令歷官安王中錄事正員郎仍拜令兄游
亡輒棄還為太尉從事中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
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演之為縣令甚清可好學術有律家賓客
雅為湘東王所親愛子宗位太子舍人宗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
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
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為中書侍郎太建中
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
稽陰太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鎖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從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晉江左人焉不墜彦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勍謀沸騰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以名節之性慈廉務之宜之亦何以加此玠公平廉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也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八　終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蔡廓　[illegible]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武帝所知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

明義無不貫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為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申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侮媟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撿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與

使有佐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
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
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衞將軍常侍如故殷
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衞興宗曰率衞相去
幾何之閒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
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
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
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
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
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衞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
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
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
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
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
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
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云由師
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
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
宗爲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
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
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
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
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疏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
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
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
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
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
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
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
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
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
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
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
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
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
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
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
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
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重故
吐悃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
當抱忠以沒耳頃之□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
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
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閒興宗謂曰
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恆言收已
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
亦未易可得其當不泄君言右衞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

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斆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
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搯興宗手曰蔡公
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
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
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
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
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慚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閤
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
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
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
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
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

南史二十九

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
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
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
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顗首
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
昌縣伯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
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
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
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
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
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
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尺書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
淮果引魏軍永軍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
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慚蔡
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
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
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
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
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
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
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啟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
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
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

南史二十九

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
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
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
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
興宗從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己恭恪光祿大夫北
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
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
縛試以伎此而其事了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

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竝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撙

撙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武帝踐阼為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撙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自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撙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撙內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為有司劾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恥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辟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撙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往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撙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尚有幾事名多少撙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撙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奏掌通署乃排臼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與爾所知前允已有前事既見所知而用輒復參軍罷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拂衣出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遣慰諭取事為舊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放箸執笏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

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簡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流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悅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或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整興宗出納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傲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南史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偃　偃子戢　偃從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昭　昭從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己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蒱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視者後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於宅南郭外立學聚
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
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
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
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
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
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
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
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
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
人常自曝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
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
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
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眾矯物而
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
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
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
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
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
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詔曰羊孔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

還攝職羊玄保孟凱說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
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
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
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
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
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
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
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
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荊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
為根本委荊州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荊揚並因
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
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
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
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猨延
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
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
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
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
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在家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
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
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
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恤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諡曰靖子戢

戢字慧景選尚宋孝武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己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侈出為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諡懿子女為鬱林王后又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文帝挽郎解褐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蹤路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彥回既世族儉亦國華

不韶身氏逃愧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裳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始安王遙光曰點若不誅其講末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并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衣一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

軒冕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識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何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恆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朏果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名神器有國所先圜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圜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

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果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果之從謝胤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胤已應召答果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果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遺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似前代高士胤處名與尤過矣果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

莊嚴論世中未有之香奩乃藏於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言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䱉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䱉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所著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撝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瞻謂人曰此非吾門之寶亦

為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㝢謂曰求點皆已高
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
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職侍
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
絕聲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豬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
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
魚鹿終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朔十五日可置一
甌飯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淺仕進故誌所不及恐而今而
後溫飽無資乃潸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㝢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㝢少而清靖獨立
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書儀曹郎建
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

太守還為齊高帝驃騎功曹昌㝢在郡景素被誅昌㝢痛之至是
啟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
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㝢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
昭秀為荊州以昌㝢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
廢立先使裴叔業齎詔昌㝢令以便宜從事昌㝢拒之曰國家
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
詔邪即時自有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
行事耳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使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從
流之計耳昌㝢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遂上聞而救之昭秀由
此得還都昌㝢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㝢謂曰君
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㝢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
㝢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

軍贈太常諡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
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
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
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徵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
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
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參
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
若訥酬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
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不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

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
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
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餽餉無
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
恡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口陸倕
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
故嘲詰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
修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移殿說所夢敬容
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感斯夢上極
然之便有拜陵之意從中表弟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
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與前經

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敗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喧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彼廬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登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愛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欲望爲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顧隋行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與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皋鄙人入穴幸無銜箕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敗則以黑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illegible]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將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合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秘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閤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雅也波蕩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道遂末其歸則異曰山林樊籠其持身則未捨名教夫子暫之赴惠眾子秀之簡徽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岑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脉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始曰人望敬容才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史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終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子演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充 永子瓌 瓌弟稷 稷子嵊 瓌子率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腳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遇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諡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岱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蕃昌云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州從事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除撰徙永為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為魏軍所殺甚眾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眾軍驚擾為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寬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勸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二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會四州將帥並叛詔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弟四子亡

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寵貨盈積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以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賻儀必躬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眾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憤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為征虜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晉安王為征虜南兗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為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刺史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用也帝前後遷吏部郎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為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為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諡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

與黃叔度能過之不帝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為之辦飡然未嘗求也卒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以蘆葭輲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諡簡子子完宋孝武帝時為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裝巾褐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謂不可充以為恨與儉書曰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岫至如彫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譬復卞沒於訪輯之辰杜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時偃息於卜居之命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逆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若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

尚臥風月於幾酒卿適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符偶而來歎得無惜乎充山西白姓俗表一人鹽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劇延貧但書罷莫因儲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靜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遣收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諡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卜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家兵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遺召瓌委以東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緒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歎乃是阿兄鄉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嘗謂曰卿雖我臣我視卿不異貴戚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爲屯騎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遷後安陸王緝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緝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緝由是深加咨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廄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腳疾不至海陵立明帝延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腳疾拜於宅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

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竝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

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竝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淳直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盾目咄咄不移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廉潔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率從兄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或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

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疏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唐㝢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弒于合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

為侍中左衞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郢城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
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
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
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
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
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
君害主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
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
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
[illegible]剸右每戀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
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擢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
州刺史不得志常閑閤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

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
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
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
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
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遇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
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為四張卷字令遠少以
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嵊
嵊字四山稷初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孝行年
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歛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
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
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
玄言因為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

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若王可畏人也還為太府卿
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
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效命之日今欲收集兵
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
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
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
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
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
將舍之嵊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
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
贈侍中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嵊弟罷知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

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
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
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
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為有司奏坐黜侯景之亂奉母東奔
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
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并為
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
具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
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常抗表
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
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
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常於無

錫見重因在獄天寒呵因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
四卷裕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
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
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
公奮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
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竊其遂矣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 子敷 孫沖 兄子暢 暢子融 [illegible] 徐文伯 嗣伯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
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
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
謬降爲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
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吳郡太守及王謐
爲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輳唯
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
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
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
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
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
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
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受張主簿
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
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
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
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
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
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
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恇懼便發詔以
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

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啟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為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為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為政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淅二州蠻屢為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既失信群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群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為是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貨一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諡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苻席為輴車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楂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楂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楂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與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降准而死子式嗣弟沖

沖字思約出繼伯父敞沖母戴顒女有儀範戴氏內政則焉沖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隕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家因服果蔬分下不嘗輒先薦而後乃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兗州刺史遷司州長校以方今降頹又遷沖南兗州刺史並未拜值京事中從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為郢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

進停住夏首浦聞衆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之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日日輒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以城降郢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武帝沖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從卒以郢城降將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偉子也偉少有操行爲晉瑯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甖付偉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從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以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至彭城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勖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僚佐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乃止魏太武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遣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

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
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氊及九種鹽
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
細剉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
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
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
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
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
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
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
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
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

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
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粱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
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
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
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
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
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
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
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
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
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
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
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眾賴丞相司
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
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
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
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
付廷尉見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
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
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
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
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卒
諡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
美譽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

號召拜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殺琬歸降復為太
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
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
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
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坐
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
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
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
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
獨注儭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禄出為封溪令從叔永

由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覬與融見有恩好覬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書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為儀曹郎尋而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勔戰死融以祠部議上廳哭勔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廚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為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將為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弱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既殊東平王風融亦欣當乎閣外將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歷中書郎非其所好

乞為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修儀範為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慚色隨例同行常稽逆不進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令君為趨上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又為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頻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夫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賴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史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令

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門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將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子融弟鐵之令

點造坐使曰今日可謂收一元我見弟之流阿六張氏宗之子頗見王思遠曰卿所作賓非實得也元謂孔珪及融並第五寶積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寶積輕騎詣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後除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

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爲効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

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䵟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䵟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論曰有宋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己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范泰 子曄

荀伯子 孫萬秋

徐廣 兄邈 邈子豁

鄭鮮之

裴松之 子駰 曾孫子野

何承天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通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通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准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為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禮無二繼由是文帝還本俄後加散騎常侍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拙於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興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錢泰又諫曰臣聞為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并陳[illegible]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

劾泰之文帝不問將文帝雖當陽親覽而羡之等猶執重權泰復
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
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
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
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
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
方匹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
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
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諫泰博覽篇籍好為
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
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
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
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追贈車騎將軍諡曰宣侯第四子曄最知
名
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出繼從伯弘
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秘
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
為尚書吏部郎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
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
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
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
欣鎮軍長史兄暠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亡報之以疾曄不
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
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
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
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
曄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
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
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
熙先密懷報效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曄甥謝綜雅為
曄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與綜諸弟共
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為
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
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
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婚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
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耶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
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曄與沈演之並為上所
知待每被見多同舉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曄又
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
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
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
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姦心釁跡
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亂階上不納
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
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
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
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
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

結腹心規有異志與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
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
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
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
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
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
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
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
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
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箋書陳說圖讖
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
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二人並
受大將軍常相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
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
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
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
流儲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
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
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許耀侍上
扣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
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
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曄不服笑
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及改定云
何方作此抵上示以墨迹曄乃引罪明日仗送廷尉入獄然

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謂曰以
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
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曄後
與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曄乃稱徐湛之
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
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畫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
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
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
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
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
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
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
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以生存乃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
曄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
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綜曰時欲
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強飯
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已來幸
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
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
是呼前曄妻先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
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柰何
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曄收淚

曄乃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
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
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為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恚我邪
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為滅欲
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
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
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
叔父單布衣曄及藹遙叔蔚綜並伏誅曄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
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
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
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
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
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
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
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
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曄在獄
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
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耳常謂情志所託
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
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
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
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
也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
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

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
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
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
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
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
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
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
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
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
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
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
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
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
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
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
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翳迹仕
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忝得作罪戾誠無以濯汙揚清
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鴻風之行文采使時術振羽翼何患不出雲
霄之上若熙先必以文采自業於汙泥終歸論矣上曰昔有良才
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父猗秘書郎伯子少
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
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
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

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動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
闕然䒋嘗異奇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
鄼國故太尉廣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
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
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横
禍乃進第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
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
江夏公衛璵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勳不伏貶降詔皆付門
下並不施行伯子爲妻弟謝晦所薦遂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
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
蔭之美謂弘曰天下膏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臣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
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於薊帝舜
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斯
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
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
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
年太常上言博士劉憙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
稱侯臣以爲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爲御史中丞莅職勤
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
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
史卒於東陽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
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
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

非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
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大德
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
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
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産業爲意妻
中山劉謐之女謐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
邈與尚離後得幸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秘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
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
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
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
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
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
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
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
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
變爲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勉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
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
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
主因更歔欷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上表墳墓在晉陵丹徒又
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
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

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荅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初初為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祖襲大司農經為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郡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遇或典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今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宋武帝起義以鮮之為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糾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蒱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慚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將於議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武帝所狎上嘗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

自茅茨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詰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為豫章太守時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以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衞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

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為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為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後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為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駰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吉祥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一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眾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

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常流父夜夢見其容且寤如夢假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及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獎子野於

防為從中表獨不至防亦恨焉故不之善及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根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為通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曾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人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且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則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詔贈散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謇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板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宋臺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

年將見討閒諍於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
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
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荊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
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
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朞親補兵道舉從弟
代公道生等並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
爲朞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朞親補兵大功
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
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
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朞親令代公
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
朞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

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
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
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
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
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
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
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
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
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
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
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

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
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
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
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
車牛以飾戍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弈
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
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
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
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
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
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
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嫌遣先戒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無須
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受密旨承
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
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
於世又改定元嘉曆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從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
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
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
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
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
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異信則異矣自是疏隔希復
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爲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

遜卒會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
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
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淵字彥夫亦以才
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
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
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
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
有文集

論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
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本期俱不為弘雖才則有
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
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依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
貴寔光載德承天義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顏延之 子竣 [illegible] 師伯
沈懷文 子沖 [illegible]
周朗 [illegible] 捨 捨弟子弘正 弘讓 弘直 [illegible]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
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
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穆之子
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宋武帝
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
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
二首為謝瞻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續之隱廬
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
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
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
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
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
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
昔荀勖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
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
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
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
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
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

作相不見拜叔無以對延之辭甚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闒茸

沈迷麴櫱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強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見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很

放慢䜿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為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於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二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眾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阼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為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為辟彊以比漢侍中辟彊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郡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若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眾弊如此失算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

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饑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曰竣因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驕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翻放傷所犯憲侮須微剛而竣以通許悖已輒加鞭辱附顧感盈見此爲其恢挾奏數包藏陰慝豫聞中旨附不宜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己脅惟上學激動閭閻未虛上闈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旋出藩怨詈方肆及於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申不大盤桓經時方搆間勑貲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踰於家弔預世議天倫怨嗟睨文宗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竄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啟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卿遽何所恃非窮昔所以相期卿受寵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烈恩慮憚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于嶺南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爲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竣代有藩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竣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孝武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詩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爲故孝武鎮尋陽啟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言與氣曰中郎府上佐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啟爲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靡可自板以亦不宜若長流乃板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阼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丁不都縣于親孝降寵待隆異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六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

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并得之元從大任
遇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救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
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坐生免官道栖道惠並棄市禁之
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糾摧受任如初孝
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
遷即真加領衞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
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色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
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
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
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
與沈慶之參懷嘗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
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
位諡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叔任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
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耶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爲江夏王義
恭東閤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
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
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
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
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
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
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
之事懷遠坐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
孝武入討劭之使作符檄固辭劭大怒會殷沖救得免託疾落

陷行參軍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
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
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
選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
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
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
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
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
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乖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
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
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
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
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
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
至期而雨踰竟夜開日風寒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
漢后郊祀太一有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旅禮而宵雨迎
夜清昏旭朝斯蓋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揚
州移會稽悉浙江東人情不和欲罷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
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
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
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
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
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
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

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于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繫宜相與陳之江智

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怒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

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住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沖

沖字景綽亦以文義仕宋歷位中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請宋親若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令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參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傳當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宋所未有也中丞案劾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從弟昂爲中丞判官數日奏彈沖子績父在就白鷺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

在東鄰家失火延爲人所焚燒大叫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興人嘗有善者方恐帆分當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爲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淡懷文從父兄也父黔員外散騎侍郎淡歷仕宋位尚書左丞府咸有本業尋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殷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使撰秦記十卷敘苻氏事其書傳於世

昂字晉道清正所在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

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內史郡界荒無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顒

顒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榔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爲齊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顒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讚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

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捨字昇逸幼聰穎顒與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繇爲剡縣賦汙不少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包講捨造坐折包辭理遒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帝仍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昔皆不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初

范雲卒衆以沈約宜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以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體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體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伸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其乃不嘗一坐皆悅與人論謔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鄣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發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役及婢以閤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及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侍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當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依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

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弘正奏記諫抗目夾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嘗遣以其醜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仰表刊除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復詔答之後為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救以賂于隨利因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赦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既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禍改姓姬氏拜太常卿將亦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所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速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欲其曰吾固知王僧辯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仰日啓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元帝嘗著令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

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啟送
秘府圖籍敕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荊陝前後二十
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
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
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荊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
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
猜忌弗敢眾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閒密諫還丹陽甚切帝
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眾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為無理吾
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
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
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
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

仰勸東下非為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
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眾人默然而
人情並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
欲偏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
臣上舊左右而閹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
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
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
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
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二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
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太建二年授
尚書右僕射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
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

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
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
二十卷行于代子瑑玄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
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瑑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
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
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
今乾巛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
隱晃時在郢武陵建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
代弘讓承聖初為國子祭酒二年為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
曰仁威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為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

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陸經沛國劉瑴同掌書記王出
鎮江荊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
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其兄或問二周孰賢人曰若蜂
腰矣太建七年遘疾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
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
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麤香鑪而
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文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
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辭哉所知故取忤於人
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并不名高一代實遭既以取斃延之亦
頗當年向之所謂負才輕物成名己者矣士在按簡數罪陵雖犯難

餌彼慈親再之歐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殘父之衛允而義假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纖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殞人[illegible]覆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毋致憾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間亦惆儻為尤顗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榮幾乎德門者焉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族子登之 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覬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既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

署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見行也謂爲弘等
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
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
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
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啟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
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
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啟權停彼葬須朝臣零落相係
寄懷轉寡湛定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
事耳汝殷任豈暇須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
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抑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
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不得行意離本部
有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

南史三十五　二

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
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
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
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
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
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己時彭城王義康
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
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
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
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謂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
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
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

初入朝委任甚重萬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
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
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
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
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
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
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
復此望禍至其能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
十月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黯等從誅弟素黃門郎
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自
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
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南史三十五　三

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吳國內史
父准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爲中
書侍郎宋武帝建義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
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
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躓營一遊
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
不答毅時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
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
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
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
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

太守登之少以職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荆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衞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旅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常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車騎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

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並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衞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頓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訟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咨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

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糺復何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賀兒勳烈譬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釁既自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

辭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
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少失猶見奪黜之謬皆白衣領
職況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丞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
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
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
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
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
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唯
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
琶甚精麗遣之便復款狎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
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價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
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

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
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禮凡所選舉悉是其意
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有之一字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
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
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賈思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
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谷赫然發憤顯明
法憲陛下便可閉邸紫閣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
問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不忍窮法方復有尹京
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
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
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
之重迷一凡夫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

啟免罷當時亦悔犯顯之尤苟是愚怯所抱政自不能不舒達所
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
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仲文
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
能以己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諸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
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
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
出門便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
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
實得嫁女銅鐵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
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奉國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
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為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
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
行刑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
天下將免禍炎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并殺之仲
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測齊邵陵王記室測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
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
子晏嬰為官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
之勉許焉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
府佐並以強學為王所禮接後為永康錢唐武康令並無績多被推
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

孫生陵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郢路臨遊戲時輩儕之後爲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避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惔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之尚書寺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即以琛爲會稽太守誕起兵加征虜將軍事平還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諷琛宣旨於闓彼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宗黨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中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啟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爲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屛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奔會稽台軍既至歸降復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覬之爲謝晦衞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腳家人竊異之而莫

饒其意及義康廢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刳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遵往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

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覬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恭文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覬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

爲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己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常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之從豐良由飢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來腹心亦當微而避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損蓋微人斂所害乃大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

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宰吉即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蓋惟正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蘖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人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奇巧所役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之一作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前後累年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寓溝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漸不出時中庶嬰疾沈痾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可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咨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

之樹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舅姑尋亡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帝平建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輀車覆以粗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鐙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床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同俗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瓛識用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節為臣則君臣之道廢用兄為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政權疑為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帽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視夫賢悅亦賜炙以速亡乾餱以愆斯樹類

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晡而為災乃徇財之過也
吳郡徵兆於初筮覬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爲政所在稱
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爲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
卒者矣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　子俊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祖勁　兄孫覬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曾孫殷　玄孫蒨　蒨子紑　六世孫總　夷弟子智深
江秉之　子謐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疏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眞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爲子弟曰人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尋

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項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
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
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
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徵字敬猷時
譽多欣位河南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
初爲宋武帝鎭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
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
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項之入爲黃門侍郎善
弈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
劉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
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
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
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
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
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
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
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
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
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
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
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
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
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
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
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常嫌其輕脫云
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
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笑其言戎二弟
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
玄保既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
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因請曰
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
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
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
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
頹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
如茲斯實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
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
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
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
澤先恒熂爐養種竹木雜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恒
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
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
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
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
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
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
平王宏所親待[illegible]於宏宏曾[illegible]因希上人長爲[illegible]宏使

糾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地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宗門奉牋陳謝云
出之事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
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
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
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
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及葬畢乃不勝哀而
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
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
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
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

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
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
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
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
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
誅劉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為
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
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
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
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
遠夷未足多建方弘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
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

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
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
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
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鬩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
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削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
司徒左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位都官郎坦之
子顗

顗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
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
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閾勃歎曰吾乃今
知貴不如賤也顗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顯亦退素以
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
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

玉山崩顗聞之曰此謎言也況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
相次顯廢顗歎不事家產及昂卒遭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
或有餉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
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衡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顗
從役日之郡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
異州將惲大慙即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僕之
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棊謂曰卿廣
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可
施少府管掌頃允材幹者並吏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
王贊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為兩縣

[illegible]帝啟曰與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績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征虜長史太守如故永平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憲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宗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游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其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慮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急城便殺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君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吳峨立義從得殺之

江秉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毅驃騎諮議參軍秉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爲鎮軍行參軍傅亮稱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晉陽王於吳縣見害秉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以久疾歸咸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奠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算術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廢人競求自昵湛自疏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爲初上大舉北伐舉朝謂爲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僵仆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弒湛直上省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據窗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恕懋憼法亦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升血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斅

斅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

賓留連日夜還中書郎斅庶祖母王氏老疾斅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爲衞軍重斅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建爲吏部郎高帝即位斅以祖母久疾啟求自解仍宋明帝敕斅出繼其叔愻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啟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眷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絕後可以斅小兒繼愻爲孫尚書參議謂閒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使檢覆斅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啟上曰江斅若能臨郡此便是其美事上意乃釋永明中爲竟陵王司馬斅好文辭圍棋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啟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斅常啟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斅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斅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二萬布百匹子蒨啟遵遺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諡曰敬子子蒨

蒨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蒨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諓之爲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復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武帝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諡肅子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蒨弟葺字彥德少學涉有器度仕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葺弟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色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之廬陵威王續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答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弁黎阜木人

長敗船詠並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荷

子紑

紑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恆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南徐州召為迎主簿紑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揔

揔字揔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侯蕭勱名重當世特所鍾愛嘗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揔預同此作帝覽揔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揔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揔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揔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揔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揔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遊揔家宣帝

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權任寧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嘗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溥頗有文而性傲誕騁物邊風故友不絕訊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者有所應無者無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深悟其機而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群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眾為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群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益動愧恐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燕酣宴輒詆群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

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爲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即智深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爲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祭早孤智深養之如子祭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戶一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修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竝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遠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子謐

謐字令和文徽遇禍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彊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謐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即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謐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夐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禮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贓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謐又奏夐先不研辯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夐又結免贓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人與謐情款隨謐在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爲有司所糾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兗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遊擊將軍性流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詣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謐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悉以委謐手敕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謐稱疾不入眾頗疑其怨不見顧命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謐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illegible]卦占有客南來金盌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盌盛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政亦深刻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謐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爽簡斅穆玄保弘微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哉玄保時逢帝心雖命窮於玄天蹤貽恩賞亦稱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淑德尚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奕世載德則[illegible]謐得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

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猶介胄裔足以追蹤古烈令和寵悅成林終取躓於儉塗宜矣

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弟文秀 從子攸之 攸之從孫僧昭

宗愨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遣其眾攻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復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屢有功遷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

軍輒畏憚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其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伐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尅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以為不可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群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罹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江豫荊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

三十年孝武出次[illegible]總統群帥慶之從巴[illegible]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illegible]自建鄴還陳元凶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閱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眾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眾軍既集假慶之節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率眾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悖

不足勞少壯故使佐宂耳慶之塞壍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朔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鄣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力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每從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筯及杯杓上以賜慶之曰贈酬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事旅及征討悉委

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類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悵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後侍參賞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也諸兒爲功首者數十人上悉患之慶之誕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然人皆喜悅帝狂悖無道衆懼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北討親征中帝因是日其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諫其必至乃閉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先是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餘矣及死贈時以[illegible]道將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輼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群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飲武衛文叔逃亡文叔見帝所殺江夏王義恭支體離弃亡

之日帝怒容及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昇明改始興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其廟中將衛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為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為初陰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意夏侯使是方寸不能鄙臨下官兄能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廢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稱用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哀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孝武寀及彈棋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使酒用氣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襄陵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者以文季為征虜將軍齊國建為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大夫不識枌榆遂言及虜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等人危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益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俊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俊還具白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也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為憂勅文季鎮壽春文季入

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危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領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權兒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為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所尅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晏嬰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管侍都丁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並為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閤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為驛驛者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甚群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拊背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米尋剋赭圻遷[illegible]授雍州刺史加都督尋領從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

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濃湖駭懼乃進胡遁攸之前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頓亦奔走所以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聞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劫盜輒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合則窮昔開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督隨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擾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山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撿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適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平時有寵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一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為使歸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尚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府有家三頭至江陵城北攻甲攸之自出格殺之忽自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皆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刳斲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己約誓又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妻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白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鐵馬二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拒攸之昇明二年攸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鵲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怨殺豚食攸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所內中濟符昭先以家

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
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沉沒倉曹
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粮要急而
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
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
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
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
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
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
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寧
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廣
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
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衄損威攸之不從既敗
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去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
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
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
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
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為不早來榮曰沈公
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
士不可謂之為賊身本不斷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
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
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辨江
漢而死邕請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

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
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
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
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
白辛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
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
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答曰士為知己盡為君輩所
識逆伏誅攸之泰始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
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
及嫁皆得資為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為
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
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
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
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
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
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
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
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大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
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前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
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小問其所
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
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

時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而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愨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愨同住綺役給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愨知之入殺牛泰然後自稱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愨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櫛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愨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即位以為左衞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愨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粗食愨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勞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為左衞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紫愨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愨從子夬字明揚世以文名列隨通何文秀齊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侍御多被其黨唯夬與何胤以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劉坦為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衞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論曰元景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以戎旅於所在見推慕歟雅定功烈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譬焉知也者乎才氣並有高概將門有將斯言得矣伐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踰造十終從諸葛之譏代德其有數乎宗愨氣驃風雲竟成其志推功屢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德之上也

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 弟子世隆 世隆子惔 惔弟惲 惲子偃 偃子盼 惲弟憕 憕弟忱 忱弟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群蠻大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眾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并大造攻具陝城臨河為固恃險以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頓城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奔突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眾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為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昃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人送登城送之以殺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由此役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

經方賞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六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
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
梁南北秦四州荊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
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
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
孝武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
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荊州後患稱爪牙不宜
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
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
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為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
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
屯採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
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
兵悉至由是尅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
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為尚書
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
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
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都下孝
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
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
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
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
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

公憶貴來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
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廷莫不營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
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
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
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
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相
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
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
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
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
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
左右壯士數千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
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
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
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子
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纂並在孕獲
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
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
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
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
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僧駢位建威將軍早卒世
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
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

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
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
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為前廢
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
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眾散逃竄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
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禁尋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
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
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
之沈琰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
帝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眾
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
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備武帝將下都劉懷珍
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
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啟世隆
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
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
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
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
坐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
大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眾攻戰世隆隨宜拒應眾
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為變既留攻城不可卒
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
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虛世隆危急遣腹心胡
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

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
情本過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
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
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世
隆乃遣軍副劉僧驎條過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
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哀不本絮齊高帝踐祚
起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為公上手詔可徙褚彥回其任美
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今臣盡忠居憂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
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illegible]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
獵啟高帝借秘閣書上賜一千卷三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
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
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
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
曰將軍雖存弘眷如主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
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庾祖征州里
宿德世隆修父之禮事每為之拜人或勸止之答曰司馬公所
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為尚書右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
以本官總督伐蠻眾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
之在州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後入為尚書
右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
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
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右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空班劒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右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請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儉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惔嘗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惔時未辭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屆蹈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詩貽惔曰爾寔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巖南閩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旌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其重其婦頗成其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妾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詣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惔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雖與王暕陸杲善每歎曰聽卿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為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晚明日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遣之上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奕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

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惲為第二帝謂周捨曰
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嘗
著卜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
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其何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
養人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鄱
陽內史卒子盼尚簡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
帝甥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
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自盼卒後太后
宗屬唯莊為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為
岐州司馬惲弟憕

憕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孰憕與兄
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
去行里餘憕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
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瑯邪
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人號為方王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
移鎮益州復請憕帝曰柳憕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
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將移攻益部恢
之憕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
以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
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
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
梁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
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
見機及梁受命封州陵伯累遷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
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諡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
二兄惔第三兄惲第四兄憕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為侍中復居
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為魏興太
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
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為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
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
者耳因辟為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
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
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
為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
宮中悉斂諸門嚴警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
府建為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
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
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
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
舒之衆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
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惠侯喪還郢武
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
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門族至是
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采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
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

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仲禮勇力兼人少有將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宣威將軍曲陽縣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寇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推爲雍司督率與諸將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己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矟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陵蔑將帥邵陵王綸亦躬造其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又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因請戰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憂分如其不可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帥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將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

十萬石以餉軍至姑孰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將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門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仍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已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侵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送孥於安陸而以輕兵師于漴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詧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漴頭大敗并弟子禮沒于魏魏利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險無行檢恆略賣人爲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殺其驍將名臺城陷與兄仲禮俱降景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刻期將發建安侯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從武毅當世任職實兼雅道乎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始人位雖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時屬方變濟不然何斯人而

有斯迹也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悛 孫孺 覽 遵 悛弟子苞 悛弟繪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爲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身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眾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諡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將前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

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寳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寳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西角幷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壍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請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内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沈伐陳檀不尅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幷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帝即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勔還都役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得勸勔以法裁之勔懽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咸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彷彿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兵加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告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領軍將軍置佐史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悛

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爲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悛焉齊武帝嘗至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涖事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高帝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弟愷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悽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捐衣度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

參佃史徐叔上書以郴仁信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問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直耶悛曰僕昨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鎮所見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流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甗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

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啟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

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悛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立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悛妹為妃明帝又為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為妃自此遂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孝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

異之叔文與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
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本州召迎主簿起
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
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書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
在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
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
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
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
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
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
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
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宿不
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哀中夜竊置
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武帝聞其至性數
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
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
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居郡
尤勵清節後爲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
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
舊恩偏蒙寵遇特無與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
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往歲殂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
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
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誠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昔在漢
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鄙拙每令勁速終始鳴未嘗一日
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同者三友此實其人乃強道下邑未由
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孝綽從弟子也父愃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
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伯父悛繪等並問其母謂其畏憚怒
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
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
所營改葬不資諸父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
叔父繪常歎伏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
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
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
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采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
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
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綽字士光俊弟也仍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亡也及
除郎丁憂去官服闋除安西外兵參軍以文藻見知時琅邪王劉
爲南兵以史能日進疑條佐曰吾雖不能什應陳蒼然閣下
日有二嫌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
府僚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
而居闕里綽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
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
義皆湊竟陵西邸綽作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

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啟聞寶晊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眾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孝綽草隸日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啟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大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字為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藩皆在荊雍乃與書論

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詆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秘書監初孝綽居其職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

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
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
者也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
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
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
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己
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勵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
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
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
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
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
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
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疏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
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
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衛
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
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奉寡嫂甚
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
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孝儀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
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
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囚元帝宥之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
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
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
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
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
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縟麗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
宗門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
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
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
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
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
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
既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無所在流寓行己之節赴蹈爲
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
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始難繼乎孝綽中葉爲尤可謂人而無
儀者矣

列傳第三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爽嗜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使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率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忻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碻磝不拔敗退爽亦收眾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為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眾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南奔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illegible]所向剋捷從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

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法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諶之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為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軍將軍直閤安都將為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據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鎮軍諮議劉勔攻殷琰於壽陽道別將傅靈越為厲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那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衆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都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啟書詣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乃遣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尋為直閤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永明元年為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以宗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為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道思在藩之舊擢琬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左子勛與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

軍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效景和元年冬子勛戊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尅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聚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即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招之撰爲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群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鵩棲其中鵩集其幰又有禿鶖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尋有鵂鳴其黃閣柱風尾墮地又有鵩棲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縱橫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癸與太守張永爲總尚書下省□以四王幼弱不能將兵交之日

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違拒誅翦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於沿流枉軌面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自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厲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與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位子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降胡不信入鵲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札幻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利與君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殿中將軍右堤天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材千片梯佈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稱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赴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舩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果攻之不能尅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戍慶不敢亂隊經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顗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營陳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明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皆走歸梅根顗聞胡

走亦奔出西齋至高林見殺琬惶擾無計所為張悅始欲兒子洵夷
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之若聞索酒使出琬至謀斬晉
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
右驚懼不能對悅第二子洵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齎琬首
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恭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
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
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真遣子也斷道邀之胡人
馬餓乏因隨投止入城告渴求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
首送以張興世弟僧產追殺懷真取胡首竊有其功荊州聞濃
湖平吏說令子頊弃益州就當典開與阮道預部字不同門雖
復欲西豈可得至道使歸罪荊州中從事宗景士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執子頊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
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
畏懼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
多雜姓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越於市中刺
殺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
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眾莫能當每一
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啟文帝求復次
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伐魏領馬幢隸柳元
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
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
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遣討
越戰功居多追鉦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

又遣收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
陽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
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
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
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閣
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
並為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
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
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南巡明日便發其夕悉聽越等
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旦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
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
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
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
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
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
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眾心並懼攸之
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
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
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
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摧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為屯
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並為
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
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
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啟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衞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荊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喜意破舍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爲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送叔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起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啟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讒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王宜興素不協銜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膂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恣終不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車受禪敬兒亦見疑其與回皆不自安及並見誅回既負其事

識明寶君諱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陪之供送以此爲常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患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蓋非世亂其莫由焉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滅也宜哉安都自致身亡亦爲幸矣鄉琨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蠻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沈攸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歸未踰而災生非命也哉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㸚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胄 穎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諡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懍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悲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仰牧外如先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庭階下登車上不能升乃止與彼此道人共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豫章王嶷曰昨見衡陽猶有毀損卿可數相撫慰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幷翦刻錦繡中側所施風景連叢刀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

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帊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族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為明帝所殺明年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諡二子天鳳次鸞是為明帝次緬是為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諡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為景皇妃江氏為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為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為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嬉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行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上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側目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為殿下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既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荊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眾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慮見殺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眾頗怪其異莫知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諮議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並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部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太子右

率左興盛屯府東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出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戰為曹武所擒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殺大怒於床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居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恩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諒陸閑閑子絳司馬端祿陵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以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雖亂中便疑然明帝謂江祏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倫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緬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年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降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在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啟皆得其人由是朝野歸湊輻湊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請辭帝於便殿賓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撫公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亦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此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妨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諸子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諡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章隸為湘州刺史

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諡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留心詞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領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諡曰昭侯明帝少時緬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

者十。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毎臨祭輙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
年將司徒安陸王子寳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寳晊
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首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
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寳覽符城公寳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
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
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為廣興郡
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
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
乃改為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
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
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日羽

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
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啓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
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redacted]
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為侯始親明中沈攸之於荊
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
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
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日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
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
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空中言耳
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諡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
弓馬為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

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黃門侍郎淮陵
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費
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
卒於家家無絹為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諡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
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
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
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
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
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
為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
穎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以常
所乘白輪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
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
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
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慚後為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
兖州府事起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
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
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西中郎長史南郡
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公
蓋我家也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
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
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

胄有同逆謀胄殺人王天武出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
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
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
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
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
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
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
人眾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
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
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
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
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荊雍穎胄有器局既

南四四　八

唱大事眾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
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序
我至今始知蕭衍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
州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以送表
勸和帝即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夬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
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
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
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禎殿中興元
年二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
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
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湘州使與曹景宗破
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

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乃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
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圖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
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升自以職居上流不能拒制璝
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
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璝亦
眾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
三十人轀輬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
車駕臨哭喪次並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
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
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
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

南四四　九

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
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
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且
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
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
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年慇狐歸化損述長史沈瑀等苛刻
爲盜所害眾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
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諡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者遙於
畋焉後張弩挾服而予第七子敷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
宜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
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自監督

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既昀居喪服淸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淸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衞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齊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衞軍司馬兼衞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衞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克用諶為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諶作甑諶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亟以尚智

明死見諶為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宋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衞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誅諶遣梁武帝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諶弟誄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衞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誄深加拘乃至手相批拆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檢相提拔時邪幽實有知終當相報季敞粗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蛇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奈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外內收後兩州後在華林閤仗門崇光殿召諸伊波林甚卿問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

閒云何坦之嘗作閣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雜叛無事
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
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
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
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閣陵可
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
季夜遣左右密賜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
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
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故以事不方幅故
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
諫不從執馬控帝進拳擊坦之不着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
壽昌殿璿明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
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
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郡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
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
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
百歲母豈能坐待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
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
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
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
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
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逃還遊邏
主顏端執之坦之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
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
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入信門可於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
至小街衢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本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
乞進將接坦之曰向語於何所道寧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
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並有器仗乃進
西掖門鬬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
光之反殷內得之衛尉蕭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
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
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
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
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很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
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

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
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
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資之以
殘酷其卒至顛仆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荊州之任蓋惟失職
及其末途傾仆豈周之所致乎諶與坦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
亦以殺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終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區貴人生宜都王鏗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賧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及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廢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內應也嶷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實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繫義康哉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眾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台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北虜動詔以嶷為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郎於路先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遣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

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廨宇及路陌東
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
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
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
太尉增置佐史侍中增班劍爲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
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
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帝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
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恆制從之嶷不參
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
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
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
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
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
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
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
玄圃乃有柏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
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
府齋理不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
啓事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
盛滿又因言宜親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
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
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
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

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
幸可不爾此輩弊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
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
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
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
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
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
除脫復多所從成紜紜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
校蟲何足爲異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
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
樂景第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嶷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
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爲書答之又爲之減遣丕字令哲後
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之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
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
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
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
之名而不與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
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絕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
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
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
中書監固讓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
出入殿省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

之矣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
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
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
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
之次弟爲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
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
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
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
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
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
唯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
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
齊書廿二 五
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氈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
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
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兒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
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
戶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
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袞冕
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
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
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
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長葬送儀

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
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
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槃水干飯酒
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
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
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
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
皆如昔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
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甚蔬食積旬天官朝
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嶷
齊書廿二 六
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
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
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
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
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
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
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懼而不敢傳此事少
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呵直兵直兵無
手板左右授一白手板與之謂曰攜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
閣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眷吏中有陽蕘爲彭城劉繪吳郡張稷
最被親禮爲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爭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
書侍郎劉繪營辦爲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郄所示行侯

末之匹夫非祭伯皆不足以傳三祀吾安有豫族之台韓明等遭莽亂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德冠時代形銘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聞闕人名不入第欽因今有便是日將許人聞命輒毀已不發子之禮皆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宦尚輕宋文帝爲庾氏常微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饑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辦嫪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如忌疑倍加敬重嶷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淦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須三人沈徽孚口以報敬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儁啓依白遲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而已乃詔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陽太守位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害所遣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絕嘗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晉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此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作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惟在我〻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

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謙即由員宮敕急召子恪普通二年
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諡曰
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範子顯子雲子
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
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
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
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
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
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
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
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
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
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為臨賀
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
餘年不出藩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
藩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
恩寵還羞年暮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
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
弟欽官不至而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後為祕書監簡文即位
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得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
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雖陵禍事多落哀冊尚
有典刑救饑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寄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
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者蕭文上滂確並以外傍位中
書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
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
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
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
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
共相連結閩中豪帥並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
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顧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
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
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
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
宰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從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
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諡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
監初降爵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
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
通之流也又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
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從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
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
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
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
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
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
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
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illegible]

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花開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才學譽與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身月對賓客恒自課程而兄弟不睦而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二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入吏悅之遷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

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入閩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餓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衞恒衞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循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曇弟子伸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
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
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兗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
禁止高帝踐阼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
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
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從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
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侍中驃
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鍾律工
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悼惜贈司空
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本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
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昇明
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
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熾爛四繖其年遷西中郎
將南兗州刺史治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
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還爲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
子拜式進陵於曲阿後湖閱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大不悅臨崩
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
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畜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
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
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
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

賜死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常侍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illegible]遠州收後上敕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踐阼後謚曰威

武陵昭王曄字宣照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歎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任每抑割之三昧曄小字也故曄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頴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曄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坐觀戲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帝不悅性悍則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還豫章文獻王謂曄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卸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琊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曄也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上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嘗栖靜但嘗有微願庶號首陽山帝曰此直旁者之歌也久之用為江州刺史上以曄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曄遣舍人喻旨答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曄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太常鬱鬱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曄至引見問之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王客曰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綿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去[illegible]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一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眾論疑惑曄眾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忌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

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斂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雅穀得物情為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每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誠遇其賞興則酣酒連日僻有所廢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由悰曰昔前日覲上已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失所生母羅氏哀過人數日中使至賈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illegible]高帝曰此兒操行與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年行令與高帝俗舊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許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歲宋當滅滅後有王勝來作此州與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也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門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屐著一脚而行其疾迅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鑑未及至行始興賊於此乃以左右助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寇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東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鄭安明朱公恩奉貢遺成勸鑑就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晳還若有同異姚安明等未晚

居二日少許選說觀遂道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
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齋後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辭和辯仲
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
悰悰答曰蜀中多夷寇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
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戍夷驚服自是清謐於
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
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
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
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
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
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
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
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
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
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獲龍角一枚長九尺
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
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委遝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
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
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
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
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
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昼塵上學為書字五歲
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
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
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朞
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
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闔家中有是琴今之流亞其
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
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
後文和被徵為益州鋒置酒告別文和流涕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
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
書為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
江夏王武帝答闍梨第　法身第一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
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
危懼江祏嘗謂上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
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何氏亦復如之
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混沌畫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
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栢
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
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
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
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
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
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誚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
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助勒鋒以手擊卻數人皆應時
倒地遂過害之江夏制其死流涕曰[illegible]撫其修栢

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下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眾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清恬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楯一作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善射常以堋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二十不得畜奏及武帝寢疾後有勅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諸子鏗聞之謂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講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時長七尺鏗狀以兒謎賊以關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

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辭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徵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群臣有所娛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二四歲高帝嘗晝臥鉉上高帝腹上弄綰高帝因以綰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綰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危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學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寢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敢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後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珠璧之質風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降是聘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命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蒙任用蓋見宋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旨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入朝作貢蕃輔皇王亂體同梟獍極二無猶資秩有恆數據地兼隆勢推擬武帝顯

命倩深尊嫡裔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
韜末命於近戚倚重任於疎親以爲宇宗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
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存亡家國曾不忍機能違詔權
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
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
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
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
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
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
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
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書郎不拜板輔
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
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
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
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二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
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
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
柏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
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之許啟

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就誅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
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
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
為喪主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
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
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
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
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禮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
年九月有司以小祥延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
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
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春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
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傳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
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
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
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
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
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魏郡李居士襄
陽黃嗣祖須文康恂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
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
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
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並以
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
非天義豈當相在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
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為德本義太子

並應機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
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
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
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
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
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
竹外施高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
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
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啟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
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
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啟者後
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
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
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
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上嘗幸東宮忽忽
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
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
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嶷薨太
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
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
六太子年始逾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
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
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
林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

乃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毀靈，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孫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緦縞之日，聞哀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爲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

甲皆入還詔復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慧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泛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會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人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當為雍州亦有部曲聞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約寅在石頭不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東昏曰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寅等議欲遣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突入取之昭胄以為不可俄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勝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氣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乃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其屍乃將懷侯傳以謗之極言詆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武帝

即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從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鎭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令薄裹箭脚亦使速壞去凡諸服飾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令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救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鎭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即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蠻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淵等倶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遊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

八

小敕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疏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逃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恆懼殞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察興使竹符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悵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嚬蹙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遠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木石寒塚但歸罪司敗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兆塋荒塗伊躬骸被德寶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九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妃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係爲慈孫妃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命諸蕃王遣中護

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奪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荊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産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閉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内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殯斂僧慧尋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見從叉了於泝步在州以當世莫有能若玄邈知其預子懋之謀將斬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遣錢五百以金假人行得至僧慧悲慟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亦以清靜稱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痛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木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

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
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
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
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
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
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
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
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一年誅蕭諶
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誅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
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
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王儉劉瓛及侍讀賀
子喬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
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中郎將南
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轉林郎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令子倫與中
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
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
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
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皆致動者子倫正
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
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

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
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
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
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君武陵王曄為江州
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詆曄
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
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織飲
縣等供其兒皆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
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
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
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
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
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
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
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
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
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
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五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
及弟六人在後明帝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
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
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
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十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有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若依倒荀陽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倒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怳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廢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二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新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以謝沐公爵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掆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

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帝內諸王師雖作之日寶寅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之眾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寄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以隕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亦有數矣于民物代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與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分爲左右用為王師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昆弟一體欣受宗殁曾不知執柯所指蹈夢相從由敗以此而圖爲事未知其所歸也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暨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暨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暨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遍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儇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等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暨陽令昔日鬬吏亡叛勸令出還之見門曰我已得暨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何至暨陽縣倚門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青樹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將收此樹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郡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

牛醫祠升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
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
軍事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王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
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
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承明
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
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
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高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
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
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
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攻

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有決斷齊臺建
爲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上不肯出
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
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
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生
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
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兗州刺史
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陽
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
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
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
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

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
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
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
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
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
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
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
明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
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
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
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

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
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鎧左右逐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
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
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騎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
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今若大小長曜曰
虜中以爲甘棠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
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
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
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
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
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
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為武帝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頻銜使上側頗息待之以為遊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摴蒲賭錢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不答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不實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帝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眾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呼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眾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中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

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
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
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
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
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
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
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許[illegible]汝不須捉此自逐[illegible]
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
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
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稱三公事而賦與迹率人以為格外三公
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
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
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已年老富貴已足
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
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
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
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
黑進取南鄉縣故魏之西郡也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
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
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御史中丞范岫奏
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刺史[illegible]王敬則事
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
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
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

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遣
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夤為主遣進後軍胡松等據梁山
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
月潛軍夜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矟從步
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矟折手猶殺十餘人官
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刺落
馬斬之於籬側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
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
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
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
兒尤多膂力稍官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
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
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
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領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
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
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
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匿棺材中以蓋加
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覬為弩弦
嘗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
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
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
服乘輿登樓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
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

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陽縣侯。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吏沒艙下，求敬兒，敬兒兩腋挾之，隨船覆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乂、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首者悉以入私，送者自不一時。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祠。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還，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尚氏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除武帝不賞，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遂有餘計，唯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而走不自此常謂如。又使於鄉里為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劍物。敬兒長自起遠，不習文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當以羅滿誡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慈姥廟為妾祈子，𢘑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

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啟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

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閤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群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舊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將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後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彊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與卿以相恩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帝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

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將進軍至劉寅開門行突入慧景俄傾至遂據其城子覺仍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悔走之恭祖及覺將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覆於山谷中遣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憕沈佚之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以為猶之宋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鼓千蠟燭乃烽火舉以應之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眾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眾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眾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

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憕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儀不復依慧景雖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言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渡慧景以城且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頗輕與覺爭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懷退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北

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內鰌魚籃中擔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冤言多指斥遂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遥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皆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升撫其情則建武永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揮頭人思自免干戈所用誠為犯上之迹敬則起於同舟況又疏於此也敬兒狹險王之勇當傷據之運內懷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十五

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人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疑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為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且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

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眾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出討之魏軍退安人泝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薦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薦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家安人尋卒世以神為祟諡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免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為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南異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破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於都私載錦出事發繫南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罪令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諡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過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床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仍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日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

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請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刺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方馬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爲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爲賊。朝廷聞其勇壯，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爲己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時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侍御史王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爲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還都，爲貴戚追叙郢城將寒露穢褻之事，其鄙如此。爲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言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遣辭，親人授之辭，有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南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領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中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東昏即位，爲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以領軍屯中入大桁，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敎，善於誘納，前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厚輸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之食膳錦，侍婢奢。梅蟲兒、茹法珍殺女侍金翠帶甲器服猶華麗，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何武好風景輒鬪雁，招拍張武，故帝疑武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謁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崔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惟子世宗兄弟三人未任，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曹景宗之在襄陽，於時權方貴，武性儉嗇，無所餉遺，餉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遣俊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念其惠，天監二年

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頃託之苦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損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中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故蒙抽擢二三年間遂爲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尚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諡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門爲有幹局爲劉勔所知泰始二年爲勔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爲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諡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衆貧嗷相兼數人鄉里撫戲集聚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爲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是勤其拙謀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有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壘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詰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發桓溫家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悉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啟沈攸之久有異志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西討都督啟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監門廡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逆盤龍時爲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鑷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入角城戍魏主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何門養戶不來斯自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謝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族世子則門施丹赭吾是買彼閭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盤龍率馬步下淮陽號令安人買與魏相戰手所傷殺無數於杷手中忽有數丹飢其目遂氣死首見斬猶冤據陂路道軍然後得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

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馳突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爲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兗州刺史進爵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淸中採樵載魏人竝向城東門發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年坐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爲東宮直閤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爲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士說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鋌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足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撫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乃得釋與蔡坊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武帝御角及與非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叛兵爲琰勔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帳下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即擢爲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仍封沛城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勔亡後事吏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啟武帝以爲東海太守不忘舊恩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謀黃回同弟駟及從弟馬兒子奴亡逃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誅之大小二興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終闕攻恐得其復求蠻輪車此外非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隨廢鬱林後拜護衛將軍江州刺史進爵爲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

梁武帝雖相知實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
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
少矣累遷遊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
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叔業魏將
楊大眼大眾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眾殿故不至大敗及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眾拒之永元中為北徐州刺史將
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眾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
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
侍中衛尉張稷都督眾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
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
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
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
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灄陽侯遷都
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
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啟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
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
疏退又方有此進天監二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
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眾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
節與眾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
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
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諡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酗
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荊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
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兗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
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
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
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
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
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
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
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
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
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既為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
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
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
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
諡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機深視將
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
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
以自致榮寵大位達然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
勇而無禮則亂但夫不以取逆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僭或亦
其宜矣珍國因亂則刈兇有斷金黃驗報罰之義則宜然合輔之
與其何衆也張齊入位本下志望易先餘官所倚其殆侯也

列傳第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 祖思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柏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祏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帝為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日効矣昇明初仍為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為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啟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捧酒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

不得前司徒褚彥回衞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
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出此由二人飢乏氣
息惙然切齒形於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齊
閤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
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帝即位伯玉憂懼
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
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亂叔為太子左率
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
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
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
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為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諲宋冀州

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為都昌令隨
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
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
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
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
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日相
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祖
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
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衞帝
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眾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
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禮不宜如
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遂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

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身
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
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
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拊髀曰政與
君意同崇祖具言之及帝受禪圖佐命齊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
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為自
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
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
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
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
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
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

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筯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
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侈荒色長違清編則調風
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宜清置廷尉茂簡三
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
不鬥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
人孔光等奏能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二百
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漢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
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
雜伎王庭唯置鐘簴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從為青冀二州刺
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
卒上深加歎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
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為立祠元叔有學行好為文仕

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啟淮北頻歲不熟令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髮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諡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為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纏紊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曆宣江楚吾當北壯大山蘇武由是指泰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鳴朔思邈鳥悲平原千里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晨征斡晴潭而悵泗槩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欷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遐戒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袅袅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飆兮瀄汩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棲玄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勒勵遂見委付與張敬兒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帝太尉咨議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諡質侯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醫消息聞未知轉鳴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毀瘠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悰推轂相分遇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為

太子中庶子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疏有黃頷臛恨無之耳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

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存訪親疏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住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柏年云胡諧是何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柏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衞尉明年卒諡肅侯柏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蔂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舊屐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頃者俗巧偽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賂通行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三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

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殘掠軍還上問之叛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槊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遂與儉有隙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皁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其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有所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箒皁莢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乃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帝崩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曆斯任者五十有二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鄰司徒右長史祏姑爲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諡貞皇后生齊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祏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髀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謀竊發祏憂慮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鄰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樂遠役投於祏祏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躓今爲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閫外一以相委祏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收諸王名品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祏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祏弟衛尉祀爲侍中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詔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祏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群臣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咨永元元年領太子詹

衷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為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衞軍人豐勇之等並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彌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

分收祏兄弟祀時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祏祀同日見殺祏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祏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祏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檦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檦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為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祏群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愁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衞將軍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暄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道淵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兗將興霸業權鮮賭微知者自同奔走侯綜符僞之恩諸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遇之所隆乎玩之臧否之允著在懸直之日是以嗣宗所誡蓋亦遠有致乎江祏立辟非時竟以能遂之血人之多僻焉詩人所深懼也

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終

陸澄
陸慧曉 子倕 孫彝 兄子閑 閑子絳 絳弟厥 厥弟襄 襄兄子雲公 雲公子瓊 瓊子從典 瓊從父弟琰 琰弟瑜 瑜從兄玠 從弟琛
陸杲 子罩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穆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愧德儉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論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糜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傳舊義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靖子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修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

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表粹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謂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爲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衝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揣肩如畫位西昌侯長史南郡太守

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梁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己賦

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武帝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為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纘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郎卒次緬有似於倕一看殆不能別

繕字士儒倕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為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為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為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蹈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解宇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諡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敝刃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暠之表薦焉州舉秀才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

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著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

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闕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脩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梁武帝乃改為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啟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

南史四十八

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眊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脩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琛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

漏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詔乞還。太清三年，爲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賊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避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眾拒子仙，與戰，鬭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並有文集行於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在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帝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鑒，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爲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恆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賻，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毀遘疾，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

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內明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爲懋解矜競遊心釋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彊記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書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爲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爲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俊後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疏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世建康令清平無私爲文帝所善元嘉十九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爲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爲益州刺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中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諡曰節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爲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梁武帝建爲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梁武聞之以問杲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彊禦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出爲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啟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杲荅所由不爲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待問後入爲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藩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羣賢竝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

蕭子顯等三十八以比王象劉劭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所將見重於時蓋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菁厨得所識矣叔明持身有檢始為人宗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毛稱單文以取達亦足美乎傳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云

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庾杲之 弟蓽

王諶 從叔摛 何憲 孔逷

孔珪

劉懷珍 子靈哲 從父弟峻 劉苞 從弟懷慰 懷慰子霽 杳 歊 從孫訏 懷珍族弟善明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聞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杲之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賞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齊武帝目送杲之謂王儉曰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群臣曰我後當得何諡群臣莫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

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蓽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蓽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蓽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蓽用之蓽不從憺大怒召蓽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蓽曰府是尊府州是蓽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蓽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蓽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蓽為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蓽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蓽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蓽為州別駕益忿恚及梁武帝踐阼藹以西朝勳為御史中丞蓽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又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蓽大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為荊州別駕時元帝為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慚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喬子夐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為方伯無餧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不食而終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諶為迎主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彧即帝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酷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棊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大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

主婿弟犯法敞爲之請捎捎投書於地吏糾四十敞怒囑之明日
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
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
書左丞
何遜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
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
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
見而美之願與爲友遷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
時又有孔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升明
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齊臺初建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逷真所
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逷常謀議幃幄每及選用頗失鄉
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
令卒時人呼孔逷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晉安
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
拜涕泣滂沲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
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
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
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簏盛靈產上靈臺
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
之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
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
辭筆爲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
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
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
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
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
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詔
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
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
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敎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
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
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
淸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
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
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
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
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
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
除以牀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爲平原
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
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
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
觀懷珍獨避不觀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
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
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言當親人私問焉懷珍曰昔國子

足恥陳河間之敍吾胄能論邦域之枝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
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
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
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
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
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
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
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
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
之在荊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
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
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
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
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應負人此絹
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
徵爲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
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
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
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爾卿是其鄉里故
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
朝士人人爭爲臣吏以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
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
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常遣
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
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
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鳧茈嫡母崔
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
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
之靈哲傾産贖嫡母及景焕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
之魏人送[redacted]遂南襲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珽之仕宋爲始興內史峻
生朞月而珽之卒其母許氏携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宋泰始初
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
峻以東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
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
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及覺復讀其精力
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
不蒙選擢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
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
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群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
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而宿其少年儁鋭也明竟陵王子良招學
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
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引爲府刑獄禮遇甚厚
遙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
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
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
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

忘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為兗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為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杳、歊。

霽字士烜，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歐血。家貧，與弟杳、歊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為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

尉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
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
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
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
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
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
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
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為贊二首并
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
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㮏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
葛洪字苑作木旁吝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
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
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
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
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
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
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
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除府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
人入華林撰遍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
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
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
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

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廚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
有瓠食器因以賜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
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
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
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
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臨
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
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
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
行於世
歊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同
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

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
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
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
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
歊進藥及覺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
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
老不忍違時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
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
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命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
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
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沉川漢伯方曠文楚黃
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

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磚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家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訏之疾歊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歊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兒祿仕足伸供養歊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諡曰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蓆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屍骸不從一朝見侵狐鼠戕毀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

訏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哲齊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之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為之娉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欣然頗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頗俊逸簡率似叔夜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訏嘗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容貌甚偉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傾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訏處之晏然人不堪其憂也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歊舍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
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
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
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
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
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
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
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
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
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
海族兄乘人又聚勃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
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為冀州刺史善明為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

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為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
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閤將
軍五年魏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
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
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
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
帝新立群臣秉政善明獨奉齊高帝委身歸誠出為西海太守行
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
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為
召與相見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
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
明勸靜以待之高帝納之及廢帝見殺善明為高帝驃騎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
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
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
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
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
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
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
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
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
富貴矣高帝踐阼以善明勳誠欲與之祿任謂曰淮南近畿國之
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臥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
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善明至郡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

為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為京都遠近所歸宜
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
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宜令事實相副其四
以為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為宜除宋
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
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州府
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
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
一以為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
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
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
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

君所宜勉吏撰新禮或式易御國學之美已收公卿宜陽門今散
停寮德多斟思復有開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
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
史當清子孫楷栻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
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
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
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敍使因相諷以忠
槩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
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
清貧賜滌家爲增屯穀五百斛曰爲屯亦爲之垣下令後世知其
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上以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兒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
齊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
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己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發所遊德璋業尚
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彬彬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
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列傳第四十

劉瓛 弟璡 [illegible]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肩吾
劉虬 子之遴 之亨 [illegible]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
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
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
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
曰比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
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
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
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
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阼召瓛
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
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
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上故
有過人數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
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
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無
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

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宜言瓛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
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
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曄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為曄講除會稽郡
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
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
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使以不能及公事免
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
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
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褴縷或復賜以衣裳
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姿可重爲哉昔
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
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
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
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教便
自希得託迹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
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
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
礙可得奉溫凊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
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
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
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
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
為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
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

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
受學者並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
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年
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瓛娶王氏女王
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
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瓛在山三年
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
下詔為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
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
得其彷彿學者人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
本在中土故氣韻調下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瓛
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
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
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
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
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曄與僚佐飲自
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此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
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
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
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
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
璡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
輒削草稿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闇室
如對嚴賓而不及璡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瓛族子也父鬷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乃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瓛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以為後時年八歲本名頲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復引為佐及華選尚書五都顯以法曹兼吏部郎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已遷鎮郢州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二凡佐兩府並事驕主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啟皇太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莠荏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殼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州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

以為假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邈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惠照元徽中為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參軍與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為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次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冊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所又無下使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病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台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私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恆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權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諡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疏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樊林麋鹿之伍終歲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䘵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虯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

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恩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介年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以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人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論甲族時論以爲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逾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推辨茲清濁使如涇渭
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
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
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
乃降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
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
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
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虯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徙
居江陵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
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朮及胡麻齊
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教辟虯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
並遺書禮請之虯等各修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
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晰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
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臥疾病
三時營灌植幽於陰於山澤託恭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
宏施虯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
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
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
八虯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虯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
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
識每詣虯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
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
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
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
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荊南秀氣果有異才
後位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
草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
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竝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
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竝高故令卿
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
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
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
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闔捨骨威之曰雖復茲坐可橫政恐
陋巷無枕後遷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秘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遴
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巽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
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
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
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
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
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
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
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
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
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
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
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

又今本敘例載現態事行乃古本云此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
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
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二王景十三王
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
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
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
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一十七卷解音
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
裴子野沛國劉顯但其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
詩並有武帝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
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撰春秋
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
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
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
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
將五紀兼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
欲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為荊府諮議時
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
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
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
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
之曰傳聞伏不鬭化為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
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

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
而試之說累為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
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遇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
之臨荊州嘗與虬談虬見之亨之遴帝目之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
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為中書通事
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數賜金帛并賜詩焉大
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
制途由本州北界總督眾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
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邦偉之是行也大致剋復軍中有功皆錄
唯之亨為臨敵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
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為文史所抵宦者張僧胤曰
外間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
亨美績乘驕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
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甚不兄
弟因何為直大為小為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刺史南
郡太守皆是使明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
之卒荊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
才任氣不平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琳琳平陳太建中
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迸位荊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
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
隨莊終鄴中
則德皮虬從弟也仕齊為晉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撫

漸稍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天監中論功封荔浦子二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將道卒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應瑒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類及之遊見族時未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辰而亡異夫自古皆千居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子之不弘元在之多忌衆非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南史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

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勁 勃

長沙宣武王懿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象子慥

臨川靖惠王宏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輒平之又問其疾急鄉里號曰皆稱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南臺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為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寥嗣崇之任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稱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瑀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遇賊以殺聞及長好學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及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兗州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傖楚各據塢壁景以威信懷帥相率而請罪旬日境內皆平武帝即位封吳平縣侯除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詔景

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恭居州不治任
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
振恤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爲
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
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
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
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
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
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
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
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邏修理辭訟勸農桑郡縣
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一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
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
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
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
爲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印綬景志親居揚州辭讓甚切至于
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
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
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興渡餞別爲之流涕在
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
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勱
勱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慍不形於色丁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
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臥中路坐地號慟起而

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
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出爲郢鎮識以路遠辭其閒以疾
辭爲辭勱乃奔波到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
絕餘叔父恭下詔獄勱乃率昆弟從同詣大理興門生故吏莫
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入思慟咽悲人亦爲隕涕除淮
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勱在任獸
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
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勱勱人爲納受
還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鱠魚自送舟
側奉上之童臣戲十人入水扶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
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勱至纖毫不犯歲十
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勱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
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勱在州歲中數
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
號還朝西江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勱重申蕃任未幾文
徹降附勱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立高涼郡立州敕仍以
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冏爲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勱性率儉而
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
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勱酬應
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
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諡曰光侯勱弟勸勸字文幾少以清靜自立
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僕卿大寶元年爲南康王會理謀誅侯
景事發遇害勸弟勵勵字文獻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
害勵弟勃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爲廣州刺史元景仲將

詣應侯諮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爲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僞鎮南爲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勃爲晉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爲太尉寧進爲太保及陳武帝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輒出入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履爲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兗州初兄景再爲兗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彼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爲江州刺史卒諡曰恭侯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充善屬文以爲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背道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爲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爲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爲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祚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靖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氏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並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勳高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遂見留省賜藥懿將飲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

爲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兗州刺史運私邸米餓人作饘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謚曰章子春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元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歛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內藏綺縠錦繡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尋還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蒞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爲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入年復封爵中大通二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大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蔬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爲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及遣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

者是月猷大破尚兒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橙不得進御武帝末知之以此爲憾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帥交也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鄉侯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奔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疏爲一卷客問者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異爲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縣官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爲賊任約所禮誅召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爲所害

猷弟朗字靖徽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傲而虐肆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効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偶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爲周捨所押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貲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塡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就休他乃悉爲還之爲建康正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密啟以明代爲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敕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愼勿妄動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版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幾令與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賊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其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與衆軍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頻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遂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進其子顗爵列

齊拜謝齊遇明及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安食豐厚一同武帝時使
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爲敬帝而以明爲太傅建安
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爲藩國齊建
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
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
主梁嗣追謚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爲隨郡內史
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
舊閑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
以至於此答曰古者脩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
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
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陵縣侯卒
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三年子元簡
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
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
止少子俊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
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無子詔以長沙
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
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
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
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護軍將軍薨謚曰敦子慥
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敕還藩韋
爲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將自欲襲江陵湘東
乃水步兼行至州假慥消息江津不以爲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
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慥心知禍及進退咀醜言湘東大怒付
獄殺之

臨川靖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
仕齊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
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爲中護軍領石頭戍
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
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
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

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
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
入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
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埽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
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
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
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
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下非止全
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
不敢便違群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
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
吳平爲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

裴邃分軍取壽陽去衆停洛口宏固執不前乃令軍中曰人馬有
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
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
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
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
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
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
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
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
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
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
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

縋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
為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
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
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
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
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
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貰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
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
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
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

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
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
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
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遍游王侯後宮男● 作 宏兄弟九人因權勢橫
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
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大
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靖惠宏
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
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
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
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
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

懼上意彌信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
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
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
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
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
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
後知制悉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
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
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
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為
皇后帝嘗為三日齋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閾
失屨閤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

師令內輿人入人絹以純絹五於帶下齊坐散其嬰諸階帝苦之
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入人抱而投之帝驚墜於床把僮得刀辭
爲宏所使帝秘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
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
好內樂酒沉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執衛寡方故屢致降免
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眞位秘書丞早卒諡哀
世子正仁弟正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梁武帝
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
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
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
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
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爲東揚州刺史薨正義

南史五十一　十四

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
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
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
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
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榦屈曲盡囷靡氣
[illegible]誠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爲寶寅
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
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
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垂泣叩頭武帝泣而誨之
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

正則潮溝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
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
稽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
御東府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亦通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
萬後正則爲劫殺沙門徙嶺南死洪爲其父夔奏繫東冶死於徙
道少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
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爲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輒棄
軍委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
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
郡殘戮無辜劫盜財物雖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
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
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

南史五十一　十五

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讟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
遣信魏闕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
功令汝杖節前驅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
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廩餼王
新婦見可停太尉閤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
徙臨海郡未至徙所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宋昇
帝既封昭明諸子自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
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大赦出爲南兗州在任苛
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啖既累試無能於是
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變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
並以爲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爲墅畜奴僮數百皆黥其面
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異心景遣徐思玉在北與正德相

知至是景遣思王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俍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為太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範以兵入賊邏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主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一子號曰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帝會重雲殿為姊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閭閻賀鄙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師性甚凶麤長劍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其得志為招聚群盜每夜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大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坐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室相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廁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將廢正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尚及長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寶子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陽尹薨諡曰敏子貞嗣

貞字世文性踈簡正德為侯景所立貞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貞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為封貞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貞為宗政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掌陵廟政居常自以見柳敬禮翻勸入室毆之貴擊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嘗搖擺位給事中卒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靜 靜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諮弟脩 脩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亮弟暎 暎弟曄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太妃亡，秀母弟始
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
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
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
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
書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懿
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
是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各得亡匿人間，罕有
發泄，惟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
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
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政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
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
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
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
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
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
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
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
郭麻等。是歲，魏縣瓠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
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
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
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
人，百姓甚悅。荊州常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
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士反，秀照
其姦，憑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
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艫艤溺，秀所聞唯恐傷人。十三年，
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
人供作。秀務存約己，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為戰
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
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
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
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
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聞之，甚痛悼焉。
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
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
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
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鶴，齋帥
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覆之，
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與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
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
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長

昆弟及為君皆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倫侶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璝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廚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藩加本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遂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為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既衰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䘏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制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剖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王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為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對一言後折節學問所居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郢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元帝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鄴以恪宗室

人譽故先使歸鎮服殁大同二年卒於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
曰靖節王恪弟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衆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
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
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恣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
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御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退
二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
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
所問朗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
其贓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
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
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頗事聲
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
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
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淸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爾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
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
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湧起一尺恭
命以大絚拄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挽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
人守視俄而自復觀者莫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
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與鐵陳保
印侵魁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啟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
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
印吾當自汝來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吳從恭竟

不敘用侯景作逆於城中卒後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
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
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
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
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文所愛賞太淸三年卒贈侍中
恭弟祇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
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
景祇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
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
前軍主簿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
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
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
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卽命焚之於是百
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
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
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
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
士大夫風則所任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
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
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
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
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在
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任城好吏二者孰愈賓有對

者何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
山聽樂可得任從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
天子臨人淸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
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
爲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
荆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
年以開通劍道克復華陽增封千戶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
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
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以示湘東
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伎人
其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
邸時廬陵王爲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
亦馳啓自理武帝恕之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謡云莫忽忽
且寛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
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爲丹
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衞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
以名應謡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謡
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旣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
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淸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
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
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
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
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
悅行至宣猷前貞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
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
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
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
同三司京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
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
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
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
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
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鬬賊之志範數萬之
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恚發背而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
恬爲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并其軍乃迎
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鉤求得之及于慶之過豫章侯瑱
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
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
皆乏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
日之戰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
殺數人賊退乃命拔之應時氣絶首爲任約所傳初範既與尋
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之後景周衛轉嚴
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學得出入臥内景將左
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
禍乃自疎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絶賊忌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

於府冀門外

恢弟脩字世和，封宜豐侯。脩幼而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為兼衛尉卿，美姿貌，勢屯兵闌衛。武帝視之移韓。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邏，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為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以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任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沓，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誘以當世之事，且觀脩意。脩泣涕為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為不義。久之忽有狗據脩所臥床而臥，脩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王遣將楊乾運援之，并脩隨郡王蕭遜至涪，衆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遇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為說客。」命射之，聞信遂至荊州。元帝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好甚勇有口，求為詣侯，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祭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脩答之以死，相為國兩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聞而嘉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遣之以文武千家為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為變，中使問何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衣褕馬從而後帝安。脩入覲，望闕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詔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戶凋弊，脩勸穡務，分米恤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誅戮，脩恬泰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發舟赴救，至巴陵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遙授脩太尉，遷太保。時王琳擅後，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救，遂發背嘔血而薨，年五十二。

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強，前後刺史並綏撫之，泰至州，便偏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等兵逼荊州，蕭穎胄以憂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璝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閤。四年，荊州大旱

憺使祠之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闇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邴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荊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衞將軍中書令領衞尉

卿憺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稾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憺有惠西土荊州人聞喪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何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詔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憺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賑焉縣境名山多所華飾及徵將還鎮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暎見其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稱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爲之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衞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寬侯

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憺特所鍾愛常曰送之門吾所深憂在右問其故答曰其過後發恐必無年及憺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並憺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伏氣好名波揚常乘折角牛穀木被服必於儒者名賤海內為宗室推重侍從門人友愛與新渝侯暎安南湘東並稱蕃貴

號東宮四友閒文曰有五六使來往瞬初至郡廨早坊門所禍果饒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爲害瞬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瞬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帝崇於衆衞磐石犬牙符深梁楚梁武遠迴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顯明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緊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安成驕貴與一挹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風構比齊襄而迹可足以見淵而勞不作徒爲賊景之階埽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蕃亦有梁之間平也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而續又荊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府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皁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跪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獄誣人誘口獄斷牒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今日彼有得罪便合家繫獄令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

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二諦法身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

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太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綿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

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
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
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
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
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
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
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
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
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啟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
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
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
滿路四方甿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
防捉刑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
嘗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杯邊恐廚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
小兒辯獄後屬有獄牒鞫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
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
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
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
卷既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
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䛒封武昌郡王警
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又詔同正王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
金華宮為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嗟惋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
心岳陽王詧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
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
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
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
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
者二人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疏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為太
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
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
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為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
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為宮直前未知邈之姪仰口驅
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
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
也歡前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
疑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
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
月二十一日方決欲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
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逐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
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鋤葵而法
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殿數有迴風從
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
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為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
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為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
弟橋樛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謂去其鎖
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為都
督將發將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

之內自極其威僧辯曰今殿之訓位爲已任成濟之事訥別衆人由是帝別狀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倫文已被害懽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槨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荊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懷不已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宜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涕泣又剪踣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爲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時有人士姓王以忠貞投告綜于時大之吼有服狀故早復快卽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狀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因節其宿止遷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摽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採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恚忿形於顏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輒言得失綜所行帝弗之知也於徐州逆頻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不敢言因是怨勉鉤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車欲迫奪而出居都下所爲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勿云恐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云終可任使綜遣話錢五萬及弁甲

引在左右法僧為右廣陵行來通魏尤數每令淮陰苗文寵宋文龍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鎮彭城幷攝徐州府事武帝脆別衮知當更行收軍失將恐綜為北所擒手敕綜令拔軍勿使居前勿在人後行恐帝使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文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聞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前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腳為矛所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馭抄復至煥腳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乎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腳煥乃得上焉遂免難綜長史江革大府卿祖暅並為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話苗文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鴆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啟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見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嬰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疾篤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密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款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所送貨粮裝道慰勞令心腹於青草湖乃命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伐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

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伎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稱府稱免會理之雋亦因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嘗望闕之遁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覓免以不服倘救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新陽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爲之收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乂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乂理聚客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乂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國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爲諸自勉勿以爲念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麈贈之貞拜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爲賊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箭中兩翼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諡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留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爲江州聞問入閤而躍屧爲之破尋自江州復爲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趫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卒死次子應嗣應不慧上遣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眞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賣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鱓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剝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

輒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彩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彩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綸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遊軍將宋鵲子條姓名以啟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剖炙食之即截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

南史卷五十三

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頸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處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自下中江而浪起有物湧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眾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令送京口軍士半存俊

免復賊追于城下道公戶令邵陵王俊僞小之乃曰王小失利致爲精書送京口俊爲託疆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五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縱安帳恨無何風起飄沒十江于時元帝聞河東王與於長沙既久與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雖昆弟在

南史卷五十三　三十

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景有罪不可解闡之泣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聲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進攻之綸復收率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

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修復城池收集士卒
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綸綸不為
備通乃趴大敗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
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往士師安陸人郝
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雲蔭柩唯家賊所獨不下止楊忠知
而愧焉使以太牢往祭贈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岳陽王詧遣迎
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
丞劉瑴議謚法危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
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
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
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賊無所資初昭明之
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

之沒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
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
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
竟不能有所廢黜至宗室爭競為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常
與所昵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王戲耳人
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
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
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恆有賓客不相霑及怨恨
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
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後

後封永安侯有膂力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
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群賊憚之
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
勞諸將服其壯勇確敗賊使質絕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
方及侯景乞盟懼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啟求召確入城
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
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又不肯綸流涕謂曰
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
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
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齎首
赴闕伯超揮刃眄曰我識君耳刃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
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時武帝方寢確出城已陷矣帝

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
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育不畏子孫乃使確為慰
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
恆令在左右從景仰見飛鳶群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
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宗齎書偵確確謂使者曰
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報家王願勿以
一子為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
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
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
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
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

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巂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廷以其綏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城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鎭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紀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鎭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鎭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怦勉從子也以諫作以怦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爲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蒞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爲沙州刺史二憾不復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illegible]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

遲迥至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趣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竭又魏人入劍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景遣所信賊頭遣報紀世子圓照鎭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荊鎭爲景所滅紀下大軍紀聞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而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之紀亦以既居尊位宜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居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拒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喩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爲任約謝答仁所破又降納于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猶有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頃醜逆陵殄湖平叛將浹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

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為詩曰回首望荊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聞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貰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等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啟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視文謂張天成拔刃升舟猶左右斧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遷巢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子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紀之擁衆慮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慼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上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乃為有司奏削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饕餮氏紀最為武帝所愛武帝諸子孚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啟黃扉見邵陵王綸廢以罪黜心甚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憒憒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勳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廄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使騎射九工鮮衛九日講武射箭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皆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古昔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睹望氣色歎吒

人道推恢發曰于外有營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洲不封無槻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宥之初紀僭號妖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靡麗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將適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南申歲發蜀酉年入荊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酉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甘臭亮後之為功也失亡附正直跡存恭敬悅曰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發楚嫡疎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照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讒言一及至死不悲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統處參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弃亡廬陵多財為累雖心自匡未及騁暴早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亡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頻亡晚致勤王其始

侯景武陵地右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
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
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
王大盛（一作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
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
圜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
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
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
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
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
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
寬和兼神用端嶷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
須見殺雖復陵汝何吒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
益於死閤若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
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不決翦寇必即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
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而慮必死之命
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舡
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
寧忍違離左右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

弟泗嗚咽命郎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
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
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
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
合於理眾皆驚服太清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
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
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
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
奔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為
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
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眾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

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盆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
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
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
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
心大懼於是二藩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馬韋質
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
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胸慟哭
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遂沐浴謂賊廁公王僧貴曰我以
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
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
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
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
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為瑯邪
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
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
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
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
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
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
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
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

賜所乘馬及為啟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
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為
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眾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
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為用而大
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
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為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
超劉神茂來攻大連亦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為賊所
獲侯景以為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笛天性孝
謹體貌環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為
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
戰于鍾山軍敗肥人不能行為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

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淦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爆桀便弓馬至江陵夜出入謂爲劫所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臨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腳疾不敢蹤蹳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恆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以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毁有若成人每夕涕泣服終之後及武帝前大昕奉見簡文嗚咽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帝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嫉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可悲所謂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恆存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寵方諸母王氏尤冶容侍寵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

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纔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為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甚不以為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為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為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湓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啟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為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齊遂入齊齊武平元年齊詔莊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甫越特為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蒱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髯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至蔡州景遣害之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聰警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入為侍中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群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着黑絳衣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匡正日弘正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言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稱日新幸無入過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且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嬌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頗兒恭惰忍俱有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貴嬪其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欷既而旋駕惋之曰詐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寬于懷近遣車至長安即得還與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

更誕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嘗艱棘陷遇之所值乎忠烈以斡蠱之材居家嗣之任竟亦當年殞殁頭寢亦云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亶弟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勳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妄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為邊職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驗言之遣覘其甲稍則雕斵乃試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必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從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亦心遂得盡力發郡部遣茂為前驅郢既平從武帝東下為軍鋒帥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眾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啟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群盜之燒神獸門茂率所領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眾所瞻望代為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斷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

左憂無禮為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
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道親人杜思沖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

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淪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城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大眼遣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傘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

汉自晉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唱以矜扇年長且州里勝流皆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錙綃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後為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仕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強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埤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

送詣竟陵訴景宗景宗迴詰從荅曰買物未得云何已覓我合鄉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同宗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為都督征穰城軍敗以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衛尉卿穎胄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諡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詳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謀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婚未之許今成婚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

行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二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抑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為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為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冑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牙以亶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讓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魏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克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illegible]等表請為亶立廟置碑詔許之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亶歷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公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靖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眾軍追[illegible]之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願達降詔改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寇兵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譒嗣官至太僕卿譒弟諧少粗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為府長史明被執因復為侯景長史景[illegible]兵上林館破邵陵王及諸人宿營

子女財貨並悉有之明在州有西齋客於王陂並有園邑別墅以其妾並盛飾者第等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穴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及江陵乏食復拔道救迎湘東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後經建首李抗數其為人抗切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從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詩云堅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過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極於杖節耳一州後一千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逆武陵太守鮮于琛不從命鎮軍蕭穎冑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褫褰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綃三萬疋乃作百幅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平相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池得一金革帶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竪侯許元久以為吉祥許衛佩之及其卒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終焉天監二年入為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太子右衛率又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嘗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語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踐已久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右衛將軍謚曰胡子子恭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奔喪以爭闕部下旋舉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冑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為右衛將軍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於塹內作艨艟鬭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抗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弓為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之皆懾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箭長一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勗從弟靈恩及將佐謂曰吾所苦必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勗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俱瘞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之詔鎮西將軍并贖喪柩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和帝為荊州刺史公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及齊和帝協同梁武以公則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旗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劫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為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充復為政雖無威嚴然勵己廉慎為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引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諡烈侯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瞟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勳臣特聽庶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為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

於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命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之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衞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

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 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蓽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遣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將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人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衞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衞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左衞衞尉卿右衞將軍司州刺史領

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為左衞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衞殿中卒諡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祖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官衞尉卿太子左衞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汮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汮均水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汮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帝為前鋒武帝即位為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眾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眾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illegible]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為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衞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衞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十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然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諡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俶儻有志氣仕齊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衞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

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
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
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
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
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
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
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
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
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
則釜鬵小則鋘鉏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塡
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
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
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
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
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
興魏軍小卻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
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
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
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
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
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
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
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
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

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
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
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政普通元年除衛尉
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諡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
不能言號爲長者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繿縷者輒遺以襦衣其
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爲雍州因
隸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假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
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
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
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
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
遣修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衛
[illegible]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
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
魏軍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
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
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荊山堰魏將李曇定大
衆過荊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
又遣大將軍李平攻峽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救之魏克
峽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
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
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于官帝深痛惜

之謠曰欻乎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荊雍二州尚未有衅武皇迹緣寃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同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隧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勃乃晉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末及群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賦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淮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纘 綰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譙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遺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家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覩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

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
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
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
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
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祏怯而
無斷暄弱而不材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
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
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荊湘西
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剪暴
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
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

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潁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
爲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
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畫
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
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
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
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
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
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
垣匿于能殿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閤道雲龍門前軍司
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
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

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皆賜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
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諡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
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
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
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
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
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爲淮
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
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
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
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

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
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
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
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
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
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鬬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舊任
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
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
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緬弟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
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
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

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
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
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
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
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
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
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
野曰張吏部有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
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中為
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
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
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
為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謐聿並不學問性又尫愚恭祗嘗預東
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謐聿亦殿
下之衛定太子色愧或云纘從兄聿及弟悉短湘東王在坐問纘
曰丈人二從并術甚萘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
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
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
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
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
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
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
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矜心偏覩酷非所閑不喜俗人
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

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改為湘州刺史述職
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
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
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忍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
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
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
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
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
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
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
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
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
邵陵王綸當代己為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
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
府付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
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岳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
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屆郢
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
待湘東至召慥別府方還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
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
此欲應譽詧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
荊湘因構嫌隙纘乘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
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
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武帝崩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

紿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衆事無不濟纘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爲逃期大喜及至並命之纘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及詧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遇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塡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搬還齋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粽蜜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顔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綰宣旨曰爲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昔宋時周朗祭郎兼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騶分趨屬途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逼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爲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安定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荊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魏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事母孝謹并日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謂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武帝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衡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于時兵役之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侍疾晝夜涕泣恆祈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頗

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愛更在子輿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遇疾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東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湘次卒遺令單衣帢屐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諶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郡人救解得免及帝為雍州紹叔閒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為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為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陿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

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
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
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
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
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妖賊唐寓之寇東
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
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
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深自努力
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
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
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騎

南史卷五十六　十

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
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
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邔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
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
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
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
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
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分船付二張爭者乃
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
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
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
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

敵不可與亦勿遙射須至壍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壍僧珍分
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
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
晝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
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
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
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
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
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
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
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

南史卷五十六　十一

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徙爲領軍將軍直秘書
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
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
箸因醉後取一柑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
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
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頸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
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家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
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即日臨殯贈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
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

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頗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宋豫章王嶷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閤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為荊州中從事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荊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藹為諮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道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于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虯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之分祿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舟卿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養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捿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剋江陵衆散呼子雲曰吾為易父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器惟謹密預帝圖其佐運之隆豈徒外戚云爾乎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不能叶和禁旅克清闕廷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茂或將勤匪懈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府朝蓋有人臣之節矣樂藹雖異帷幄之勳亦濟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能秩不亦宜乎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 子旋 孫眾

范雲 從兄縝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諜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為州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為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為吳郡復為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為永安縣吳孫晧寶鼎二年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為武康縣復為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酆字聖通位樂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景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瘁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竝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竝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憲字元禮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為立武校尉偏將軍孫晧時有將帥之稱吳平為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晉元帝之為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沖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為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為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竝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赴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

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政是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趣之林子直

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殷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征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而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興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有軍功復從討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弱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

西村子獻捷書至每以密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偽武衞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劉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讃將兵屯河上林子逆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務自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內命先盡不得以衆齊斧耳尋紹病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讃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閿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鬭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動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牟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畧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衞武帝深相訓納及謝晦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潤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受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用劣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文帝謂璞曰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帶厥西令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

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
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
虜將軍、南清河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
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
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
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竪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
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
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
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
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
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
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
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
「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
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
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
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
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
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
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
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
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
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
以約年衰，不宜致毁，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陽
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
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
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
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
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
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
郊阜。嘗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
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丐於宗黨，
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
嘗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
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
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
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
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
帝以為約婚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
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
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
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

莽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
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窮以赤章事因上
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
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
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爲啓明帝有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
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
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
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
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
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
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
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
穀服除猶絕粳粱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
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師好學
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
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
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
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
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
入援都軍容甚盛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
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亦逃
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
時而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破裂
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
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
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
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
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
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
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
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
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
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
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
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
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
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
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
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
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
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
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
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
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
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

雲每臨府還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薨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祭第西郊游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詔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復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帷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冑兄弟與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荊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

乃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志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六十人雲悉省還役並爲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祏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爲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謂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觀積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銜命于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贊謀謨翊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

愼一日帝善其言仍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太武帝十三歲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尚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緣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臺爲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

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畡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畡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爲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衞將軍禮官請謚曰宣勑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叙常侍中書侍郎清介交遊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

縝字子真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遊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

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可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

琅邪後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縝墨縗來迎武帝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還為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情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快快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上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未蹟為顯亦風德之衰乎縝妒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終

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正　稜　放子粲　正子載　黯　載族弟鼎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　之橫　之高弟之禮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叔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光初袁顗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眾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赴郢陽平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都梁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

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
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
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
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
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
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
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
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
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
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
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
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
三叉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
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甞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鑿堤
叡親與爭魏軍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
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
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
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鬬故終於
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
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
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
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
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
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
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
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
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
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
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
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因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
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
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
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魄而走明旦元
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
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
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
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
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鬬艦
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
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
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
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
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
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
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

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啟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爲建寧令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爲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子粲

粲字長蒨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從護衛不出臺俄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繆雖居職往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

將率宮甲度亭徵有旨邑內所由亦不見物長梯以爲大行事前
殷須長梯以後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可奏推之帝曰
各爲其主不足推故出爲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
與卿不爲久別久之帝徙召遷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
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
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
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
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
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
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
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
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
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
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
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
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
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
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
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
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
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
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
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
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恩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

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而衆議已定無仗老夫爾若必有
疑當割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
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
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爭之
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
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
就泊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帥所部水
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
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
馮牽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
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
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
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諡忠貞子諒以學業爲陳始
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儒善及僧儒爲吏部郎
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儒擯廢正復篤素
分有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
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仕梁爲
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尋陽太守
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除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
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卒並陳武舊兵多善
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
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

翽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敬帝敕敕載解兵載得書
乃以眾降陳武帝引載恆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
兵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
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
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
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
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
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鼎字超盛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
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
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
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

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
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
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
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於陳今其裔
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
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
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
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
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
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
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
宴鼎恆預焉性倜儻[illegible]至老不衰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

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
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
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
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
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
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
諸兒誰得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
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
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
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趣遍其人驚懼即
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
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交通因告殺之縣司鞫問具

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
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其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
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
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強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
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稜弟黯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
為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
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
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
率黯以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識者
頗以此譏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鎭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爲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遷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入爲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邃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鎭合肥四年大軍北伐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於是邃復督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爲黃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陣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渤玄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等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諡曰烈邃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當大關土宇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柏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樂邀會僧儼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所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諡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尅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邃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爲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爲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爲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術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殺之而之高兄無言並六賊

自殺賊丹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
夫子謚曰恭子幾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克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
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
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
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
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
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剋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
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
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
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
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
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
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爲都督與明徹
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于長安年
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産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
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
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兼爲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
爲河東王常侍還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
仍與範世子嗣入援京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
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將嗣往大心大心在江州範嗣
悔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推大心大心以州降侯
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
景退還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
橫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
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
其志魏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
制以之橫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
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謚曰忠壯子凝寶嗣
論曰韋叡少年勵操似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
叡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踰衆叔興指麾
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降名豈虛得乎遂自效遐殫盡積克舉其
志不遂良可悲夫一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
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終

列傳第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爲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寢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

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爲王儉所駮其言皆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

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衞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衞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

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並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缺竟不成子蒍嗣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與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鑒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衞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

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
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
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
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以父憂去
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
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
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
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
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
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強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齊明帝深
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
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慍
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
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
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令謝尚
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慚而退末為司徒右長史
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
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
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
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
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以世叔
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

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慍未嘗形於
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阼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
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
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
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
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
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
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
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
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
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
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

聞問方食西苽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
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
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
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
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
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十
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已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
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
也為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
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
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

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鵠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連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

起谿谷不能逾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頤頰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置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人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魏衞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饋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為學林文惠太子欲以為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為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為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為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為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

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為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砥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雁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黃金吾徐廣高下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日月淹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盖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隽思特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并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列傳第五十

范岫
傅昭弟映
孔休源
江革子德藻
徐勉
許懋子亨
殷鈞從父兄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竝不拜朝廷亮其哀款許終喪制出為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舍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為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

內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竝當時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中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於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及登位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

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折廳事入陣中自是
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
不納又不欲拒遂餧于門側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
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歷秘書監太
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
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置絹于
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
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
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
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
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
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闇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
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諡曰貞長子諝位尚書郎湘東王外
兵參軍諝一字有文才梁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
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
賓主俱懽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
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
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令卒於太中
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開府儀同
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
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
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
尉徐孝嗣省其策嘆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
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
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
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
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
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
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
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
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
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
勉曰今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
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
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
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
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嘗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
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
齊梁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
色直繩無所迴避百僚憚之後爲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
府州事武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
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
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太守行
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
秘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
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
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

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群臣議代居州任者皆貴戚王公咸望

遷授帝曰朕已得　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

監揚州事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

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

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詞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

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

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

愧時人名為衆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所薦蔬菜而已帝為之

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殞沒朕甚

痛之衆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謚曰貞子休源風範

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己任武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縝

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彌文勒成十

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

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父

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

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

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

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

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

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

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

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

琅邪王汎使以革代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啟革

為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

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

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

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

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

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行

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

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

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頗遷秣

陵建康令為政明肅豪強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

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

為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

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陳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學聰

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

不度新人不如故還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為鎮北豫

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

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

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腳疾不拜延

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禁延明使暅

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為虜立名

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

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

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

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

頃刻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遊軍尉百姓遂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屏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貧竟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飲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尚之長子行敏早卒次子德藻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兄弟居恩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除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之用常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部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愛悅嘗與交遊謂所親曰徐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棨衣襟融後果陷于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

以為積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
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
一還家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
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
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
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
沒矣後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
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
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憕王暕為

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
詔弗許然後就焉時揚徐首迎王侯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
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與王上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假以來未之
有也勉恥以其先為戲答言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
軍後為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
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
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項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
以昧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
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
戚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
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
多豈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

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之尋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
勉以舊恩驟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
參掌衡石甄拔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
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亦有述者朝儀國典昏冠
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
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
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為
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
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
不以禮則致亂于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
斯為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掃

地無餘漢氏憲章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
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
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
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
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之于前摯虞刪之于末既而中原喪
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
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
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
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
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
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
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

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二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綱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詔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一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腳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誡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

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舃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勖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

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答客以自喻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啟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哭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學起家後爲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艸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爲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烱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爲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大光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誅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奐女奐爲雍州刺史啓叡爲府長史與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在職啓校定秘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爲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閤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所以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諭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爲國子祭酒卒諡貞子構嗣鈞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

群書幼而厲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彊直並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籍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辨儀舛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列傳第五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 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驍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艸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艸創饑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

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人
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
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
牙時爲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
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
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
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繕承忠等每贊
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
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
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
誓以死報使緭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
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緭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

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
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緭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
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
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
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
前伯之聞叫自率出蕩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
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
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
武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
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
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
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
蹶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
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
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
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
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
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
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
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
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
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
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
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
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
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
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
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眾八千歸降武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
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
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偕[illegible]在魏魏人欲

用之魏元會錯亂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
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棋每從夜
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
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
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
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
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眾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
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
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
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
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
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
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
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
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
將連營西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
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
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
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
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
地置西徐州眾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
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飆勇將軍送顥還北顥
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銍縣進遂至睢陽魏將

丘大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
乃降時魏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
城慶之攻陷其城擒暉業仍趨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
王仍率眾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眾七萬
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
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
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眾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眾
曰我等纔有七千賊眾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
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剋
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
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
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
大赦顥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
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
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
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
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
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
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
伏尚多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
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
眾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啟武帝停
軍洛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
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

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眾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眾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木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擒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諡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今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板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為景所擒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襲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幼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遍歷王公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限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獨秀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

也吾嘗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
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
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
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
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天康中徐
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
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
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
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
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
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
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
於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
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
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
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殺人之失輒緣赦之造次之
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
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
洛陽恒於市騙橐駝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位冀州刺史
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
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
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
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
史杜懷寶求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安定
公遺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
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
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
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暎之兄南安侯恬
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遣厚貨廚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
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
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
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illegible]從之游終
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
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克捷亦足稱之蘭欽戎有先鳴位非虛受
終逢毒斃命也夫

列傳第五十二

賀瑒 子革 弟子琛

司馬褧

朱异

顧協

徐摛 子陵 陵子儉 份 陵弟孝克

鮑泉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瓛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州從爲太學博士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修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雅容都雅吐納潤辭敏於承囑尋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荊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仕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溉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日遝賊子當相饒琛了不酬答衆用頹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闕就俄遭母憂居于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當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府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駮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

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許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判下殤今不言降服的寘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非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殤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諸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忘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吝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王第爲宅爲有司奏免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刋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姦詐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役益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藻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勞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

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圍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褧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褧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司舉褧修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褧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選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惲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于孝兄殉于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群聚蒲博頗為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

宰所矯若使負重遠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眾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于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异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圍棋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炰鼈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异文華敏

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幸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下舉朝稱慶旦見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閤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因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三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其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為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入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异大慚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

子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為■卄今日殺
异無救於亂適足貽笑將來若赦而畜之未晚帝乃止异之
方侍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
為四言懸瓠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氣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
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宵之丹地排
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
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樓
望賊館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憾憤發病卒
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仍尚書官不以為贈及异卒武帝
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
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樞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
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
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
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
有散施廚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
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
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
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
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于此
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
焉初為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
以來未有斯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
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
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遂投道于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
協一舫觸石得泊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于帝問協年率
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
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于草澤卿便稱敕喚出
於是以協為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
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
通二年遷步大航華表災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
聞後帝知之曰宜之所啓本謂惡能一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
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
故自為近臣使典機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無業之卒官無象
以欽為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為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
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
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
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
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
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
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
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一字士續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
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
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
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
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

侍讀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
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
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
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
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
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
早為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
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
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
期月風俗便改秩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
姪女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王丁
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
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覿簡文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
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
外宗未審嫺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
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
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
簡文居永福省賊眾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
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
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囚摛不獲朝謁因
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
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

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
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
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
因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
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
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來我
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
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
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
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
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
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
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
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
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秘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
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
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
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
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
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
末以來擬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
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
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

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逾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逾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意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令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勱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伐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章偽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寄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梁元帝任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諭旨紇見儉盛列仗衞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爲衆中書通事舍人後立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爲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塘之赭山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質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啟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泉為舂陵令後為明山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為太常依制緦服不得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儀容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衣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從征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取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應元帝大怒于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為鄙帝以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滅賊不足平矣乃

撈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位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略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侮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惟蒱酒自樂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于江夏沉其屍黃鵠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於江如其夢泉於儀禮乃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璽表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至並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為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雖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蘂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褧其得之矣而异遂徼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之由竭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綸指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子鵾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祅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衞將軍卒於官謚曰壯及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惋華後位太子左衞率卒於侯景軍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蜘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京城陷沒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荊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白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為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擾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克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并沈公私船於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尅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墮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

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設譎掩至大破之獲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臠殺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旅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城並尅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衵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慨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群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先是大寇中沙門

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于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奉為王洪雅乘平肩大輿列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賊時納衆嫌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衆衛闘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遂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首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軍之利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群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illegible]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侵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等於東關以拒北

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攻而大敗之僧辯振旅
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
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于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
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傳詣
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
俱嚴雖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
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重故喪禮加焉命
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諡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
至舟所弔祭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詧合眾將襲江陵元帝徵
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
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
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為梁

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
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
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
往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
啟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
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
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乃同會于江
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帝
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
日視事軍人已於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頠遽走
出閤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頠下
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

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頠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
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為第三子頠許娶陳
武章后所生女未婚而僧辯母亡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
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
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
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
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
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
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
逐魁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謀殆天授也顗承聖初位
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
圖江左及陳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
慟而絕顗弟頒少有志節恒隨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
既亡弟僧智得絕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
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吳州刺史羊亮隸在
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給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
於將羊亮斬之僧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接齊軍攻陳軍敗竄
遁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歎曰辭恥不窮未欲身骨暴野若搆試有
感當得道路攜不受人手拔刀將自刎同行中僧人急去僧愔
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賊人跡赴江山僅得歸齊
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
徽歸荊州元帝以為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
丘以功為太子右衛率鎮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宗先
在建鄴嗣宗自荊州城亡中逃出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

爲北丘慧還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兒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
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以僧辯故舊聞陳武帝帝
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爲齊文宣帝授爲儀同命將應
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曄席皐同心度江及戰敗
嗣徽隨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爲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
約王曄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
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
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
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正光中泰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
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射
殺天生其衆卽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

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恆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
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
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
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
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
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
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
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
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衞率侍中東
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
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
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

爲折樹矟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于他者謂曰朕
少時捉矟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
韻示侃侃卽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
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嘗尚方使不堪用上大
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咬于仗麤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
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衞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
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
朱時在席後華林法會欽拜謝于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
公彌見盡美然卜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以從之宦者張僧
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太清
元年爲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爲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
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言

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
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
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
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
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
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
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
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
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
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
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撝一決于侃膽力俱壯簡文
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

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
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
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項木驢攻城矢
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
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
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
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
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
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
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
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鷟爲景所獲
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將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
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
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
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
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于
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
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
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
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
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
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

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
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
能掌上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資獻人王
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
兩艖艒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
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
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
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
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
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
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
三子鵾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于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
還待之甚厚以爲庫直都督及景敗將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于
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
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
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
鵾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
百戰自勝自謂無敵今至于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
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矟入刺殺
之景侍射者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鵾
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
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于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
江陵鵾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
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為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執晷父伯升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其峰為人多酒無賴酒醉為閹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屈將率衆有文武奇才而遂茲蹉跌致隕殲幸全首領率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將領交爽地居元宰內有與王向外求君臨使陣卑易位親昵貿淬何見戕且頗爽基延敵闖覺資基于此矣國傾家覆天下失宜大惜於陳何斯人而斷謬也哀哉

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終

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崱 兄岸 兄子龕 弟幼安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若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客武帝異之又啟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為所識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言尚書有於時攻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縛帝亦怒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于文德殿帝怒之子一以狀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

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壘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並縊子一刺其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同其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附梁氏之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緝綴然文辭鄙對多被訓誚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于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巴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門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以功聞之遷通侍領軍將軍因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位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安之恒須見耳或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為寧州刺史州在牂柯邊遠獷悍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為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令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其飢疲宜急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王珣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聞之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賊汙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費毀神影壞屋宇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乃

為前所夢神因辦牲醪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意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佗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為左衛將軍還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退卒於江陵

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為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瑤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子光道等深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刀斑絲纏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懷瑤卒于州謚曰桓侯嶷位西荆州刺史卒巘岑岸之下有將人才元帝以嶷其人也付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厭為之逾年而毀卒崱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元帝與崱兄岸書密相邀之崱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崱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見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眾却崱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歸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徵崱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崱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硤石旋鎮遘疾卒謚曰武崱兄弟九人兄嵩岑巘嶷並岸及弟幼安並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崱隨岳陽王詧攻荆州同歸元帝帝以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詧夜知其謀拒襄陽以岸率實陽安師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詧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巘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詧母龔保林數岸于眾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杌殺忠良詧命拔其舌鞭殺而烹之盡收諸杜宗族親者幼稚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灰而揚之并以為漆碗及建鄴平崱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詧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崱同歸元帝帝以為西荆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人破之擒任約斬其黨阿叱羅子通湘州刺史馬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兩城盧洲土山以據

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龕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郢州刺史封中廬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據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武帝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龕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平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仍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龕僧辯壻也始爲吳興太守以陳武帝既非素貴及爲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龕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于文帝說龕降文帝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于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輕舸還荊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從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禁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衆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詧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詧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

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于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于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衞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遂降歷陽。琳尋與莊同入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于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開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振美於前史，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郎，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illegible]

追蹤於往彥信哉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于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哀焉瑒早簉末僚預奉下塵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瞻望鄉關顧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闕之吏猶懷西園之顧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綸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啟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衞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為防閤後為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耶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悵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更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逐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仍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

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乃謂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決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陳文帝敕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甦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職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蓋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恆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官爵微況則有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斬討人得所成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荊州之敗而以諸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闘巢之咎吉內之兆二者易如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化虺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則入履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悲感人袍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終

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陳宗室諸王

永修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　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　方慶

文帝諸子

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修侯擬字公正陳武帝之疏屬也少孤貧質直強記武帝南征交阯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武帝踐阼廢封宗室詔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修縣侯兆徐州刺史裒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炅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將軍訏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詡仍前封信威將軍南豫寧縣侯南徐州刺史詳封遂興縣侯貞威將軍慧紀封宜黃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中固縣侯文帝嗣位擬除丹陽尹坐事以白衣知郡事復本職卒諡曰定天嘉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天嘉二年累遷吳州刺史在州討周迪軍敗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阼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太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爲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

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爲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僞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睺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武帝東討侯景昌與宣后文帝並爲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荊州魏剋荊州又與宣帝俱還長安武帝即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於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沇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謚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爲文德主帥頃之卒敬帝即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武帝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謚曰

忠壯曇朗少孤尤爲武帝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帝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爲質時四方州郡並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衆議乃決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所虜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時陳與齊絕弗之知武帝踐阼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群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為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為都督、廣州刺史，為政殘暴，為有司所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滿之際，縱放部曲為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為宗正卿，未拜，為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為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刑。」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不正削爵土。上可其奏。禎明初，為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大業中，為掖縣令。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至德二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為廣州刺史，以兵襲靖，誅之，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已，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鄭萬頃，榮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為司城大夫，出為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治甚有惠政，吏人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儀同，尋卒。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江夏王伯義，韓脩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曰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遙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為安成王，封伯茂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時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傳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遊處。時四方之望，咸歸宣帝。伯茂

深不平數肆忿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將卒與韓子高等謀及伯茂並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於車中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慍不形於色武帝將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坐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濟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並宴於王第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為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將軍鎮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幷扶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王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恒使為主及後王所生母居喪以孝聞後王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為鎮衛將軍乃謂群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可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于揚陳亡遂無贈謚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變乃並召入宮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之又陰為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婤為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敘用由是並為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睛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太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為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閒輒呼人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為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修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二年為都督揚州刺史後王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嘲謔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趨白楊道為臺下亂兵所殺屍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特宥為庶人國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王為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綱理歷位尚書左僕射後為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於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於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為吳興太

守任郡恣行暴掠後爲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遷延不發
爲御史中丞徐君敷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
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爲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國子
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常侍薨子
鄴入大業中爲番禾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曾淑華生
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容生建安
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
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婕生淮南王叔彪巴山
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
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
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
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
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
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皁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
武叔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二子早卒無名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克
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
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強梁無所
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
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慴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
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誥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
馬仗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恚自縊而死
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
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
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
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
性不飲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
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瀟湘以南皆
逼爲左右廝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
上言宣帝弗之知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
車叔陵治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
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
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
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
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
爲翫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一年
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
及彭氏卒叔陵啟求梅嶺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
以葬其母初喪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
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
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捶
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
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
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
劍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判藥刀斫後

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爲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媼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隽遒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卽盡之爲待也時吳媼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靑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衞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閹豎王飛禽斫之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尙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屍江中汙潴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卽日並賜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二子也寬厚仁愛太建元年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而驁傲又能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鬬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爲及行逆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於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卽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爲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於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自陳爲佞人所構死且慙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於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酤酒不以耕稼爲事大業中爲遂寧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位中書令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風舉止和柔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諡康簡子孝寬嗣隋大業中爲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爲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並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於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並愧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太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於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爲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恆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內陽公薛胄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擒叔慎秦王斬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大業中爲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

中爲盧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卒於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汧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鶉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徵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兢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唐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蕃其皇子總觀明綱統沖洽綽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自南掖門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軍排閤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爲枹罕太守武德初爲祕書丞卒官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後主年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爲嫡孫詔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永康公後主即位爲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並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云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吳興王加侍中衛將軍入隋卒於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於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國

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剟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傅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為昌隆令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為通議郎

吳郡王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大業中為任城令

錢唐王恬字承侯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卒於長安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為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於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論曰有陳受命雖適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修等並以疎屬列居蕃屏篤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惟懿戚提攜以須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鄱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終

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頠　子紇

黃法氍

淳于量

章昭達

吳明徹　裴子烈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有膽氣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啟請與俱行頻征俚獠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眾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啟子雄及冏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眾曰盧公累代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為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眾咸慨然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眾

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
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陳武帝
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擒僧明及文育等並
釋之引爲主帥武帝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
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鄴武帝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斬裕
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
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
仕又據大皐入灨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
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陳武又令僧明與文
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武帝及帝下南康留
僧明頓西昌督安城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授新州刺史臨
江縣子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武帝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

尅捷武帝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燒賊
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仍領晉陵太守及荊
州陷武帝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贈散
騎常侍諡曰威陳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
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
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
能及義興人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
曰母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於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
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
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爲立名爲文育字景德命兒子弘讓教
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
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
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爲前軍主慶之使
薈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白水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
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
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
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賻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
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
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王勵以文育爲
長流深被委任勵被代文育欲與勵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
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
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
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勵勵

問其故文育以告勵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武帝
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尅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武帝
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
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
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會遷仕之據大皐遣其將
軍杜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
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皐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
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武帝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
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皐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
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
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武帝發自南康
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

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為軍鋒及至姑孰與侯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杜龕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帝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彪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尅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大會將戰風急武帝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𧼮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

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頠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尅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上流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口為琳所執後得逃歸語在安都傳尋詔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𣰰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勱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狗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為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折

節瑱書與十君子游綏御文育上辛其有成也文育歸徙除吳興
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信威將軍領其舊兵仍
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旅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
功周迪之反也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除吳興太
守襲封壽　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
侍郎衛尉卿邛還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紹嗣位晉陵
定遠二郡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爲西蜀酋豪蜀賊張文
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
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先鋒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
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
參軍晉康太守範爲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

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瑱與嗣
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湓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於豫
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
地後降於侯景景將于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爲宗族
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巴
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師
景亦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兗州刺史郫縣侯仍隨都督
王僧辯討景恒爲前鋒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
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孰及齊遣郭元建出濡須
僧辯遣瑱拒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
至而魏尅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爲侍中江
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

逼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
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
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
僧愔奔齊是時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
肯入朝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
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奫知後事悉衆以攻
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尅奫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下攻奫虜
瑱軍府妓妾金玉歸於武帝瑱既失根本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
乃趨湓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
容己乃詣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帝即位
進授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天嘉元
年二月王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瑱率軍進獸檻洲

明日合戰琳軍少卻及夕東西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
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舫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
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卻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
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
遣兵助琳琳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
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
進琳軍大敗琳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年詔以瑱爲都
督五州諸軍事鎮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
爲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二年薨
贈大司馬謚曰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子淨藏嗣尚文帝女富陽公
主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爲郡著姓父文捍少仕州郡以忠謹

猶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守武帝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武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武帝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內閤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熟武帝追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墮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武帝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為侯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擒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據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頻致剋獲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以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墮水中又坐䑲內墮於橡井時以為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克而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絏以一長鎖繫之置於䑲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路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依䑲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出為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擒炅協孝勱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廬山為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

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
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及
王琳入齊安都進軍盆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
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
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
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以功進爵淸遠
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爲始興內史卒於
官文帝徵安都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并其母爲淸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鄕里上乃下
詔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
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
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鄕侍養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

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討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
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
枝嶺處巖谷間豎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
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爲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
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堞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
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鎭吏人詣闕
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
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
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
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齋內動至千人部下
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捕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
都日益驕慢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

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
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
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請甚不懌明
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
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
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
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
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
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
入於石頭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於尚書朝
堂於坐收安都囚於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
歷表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

葬以士禮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
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
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
嶮備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
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亶爲嗣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父僧寶有思理以言行
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
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
頠善故頠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
獻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爲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頠同
行欽度嶺而卒頠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
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爲都督悉皆

平殄侯景備逆祭自解還都征景以頠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頠有舊遣招之頠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陳武帝入援都將至始興頠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頠武帝援之裕敗武帝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頠爲始興內史武帝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頠爲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元帝徧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頠其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放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頠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頠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頠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頠爲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於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頠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頠子紇已剋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頠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蔫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時頠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大崩四年薨贈司空諡曰穆子紇嗣紇字奉聖頗有幹略文帝時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爲左衞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黃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三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𣰰監知郡事陳武帝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中途武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𣰰遣兵助文育時法𣰰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𣰰敗之梁元帝承制授交州刺史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即位改封新建縣侯太平二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𣰰爲刺史鎭

巴山蕭勃歐陽頠來攻法𣰰破之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𣰰法𣰰援迪禽孝頃等帝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周迪於今日宮周文育志氣其周迪討平之天嘉二年周迪反法𣰰與吳明徹討平迪功居多廢帝嗣位進爵爲公太建五年大舉北侵法𣰰爲都督出歷陽於是爲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遍加攻擊城陷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𣰰不侵掠躬自撫勞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七年爲豫州刺史鎭壽陽卒贈司空諡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爲將帥位州刺史量少善自持儀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文成分遣人馬令量將之以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

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為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景先敗之。衛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為都督桂陽刺史。及魏剋荊州，量保桂州。王琳據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陳武帝。武帝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荊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為有司奏免儀同，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為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為南徐州刺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吳明徹之北侵也，量贊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平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量為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四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眾，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勳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迪敗走，徵為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四年，陳寶應納周迪，更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擒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為辭，又別遣使候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為中撫大將軍。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遷延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廣州舉兵反，詔昭達都督眾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擒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莅

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並同於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享文帝廟庭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被禽梟首朱雀航夷三族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己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存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以討迪明徹推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

南史六十六　十六

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治攻具又迮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人鄉侍鈇鉞龍旄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北伐令其世子惠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惶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主裴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于時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

南史六十六　十七

軍及至淸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惠覺嗣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琦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頠並自奮因翻同有亂兢當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己之方頗同吳漢旣恥而貴亦黷而王吉凶之算蓋人事也明徹遘運否之期當閫外之任才非韓白識昧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國蹙宜矣哉

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終

南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胡頴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周鐵武　程靈洗 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　錢道戢　駱文牙　孫瑒　徐世譜　周敷　荀朗　周炅　魯悉達 弟廣達　蕭摩訶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胡頴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州頴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武帝進軍頓西昌以頴爲巴丘令鎭大臯督糧運下至豫章以頴監豫章郡武帝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頴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

授新州刺史封汝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武帝鎮京口帝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穎率府內驍勇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武帝受禪拜左衞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諡曰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為事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交阯乃委質焉侯景之亂武帝克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代武帝鎮朱方除蘭陵太守武帝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領從鎮江陵覆亡間行東歸武帝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衞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使度頓軍於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即位累遷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於湘州以度代瑱為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為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預顧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位司空薨贈太尉諡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囚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為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元年為巴州刺史尋領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起為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五年除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為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趣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克鬱州進號壯武將軍鎮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刺史鎮宿預卒諡曰思子敞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塘人也少落泊不為時知頗涉書傳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暎卒從陳武帝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侯景平後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邪二郡武帝謀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武帝懼其泄己乃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衞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帝崩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尹置佐史給扶太建元年出為吳興太守二年徵為侍中守加特進護軍將軍二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於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武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侯景之亂梁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武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

其陛下及侯景南上鐵武從僧辯赴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答仁平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為侯陳武帝誅僧辯鐵武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武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武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陽頠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並為琳所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武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武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二年文帝又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遊素為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黟歙聚徒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隆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靈洗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帝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於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為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為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還中護軍出為都督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蹙定定不獲濟江以其眾降因進攻周沔州擒其刺史裴寬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眾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遊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卒鎮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武帝召陷賊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眾起為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於青泥水中昭達遣文季共錢道戢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並下大柱為杙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拔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彪以功除散騎常侍新安內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伐軍敗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執送長安死於獄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騎常侍又詔傷其廢絕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饗襲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暎之為廣州，兼暎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暎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勳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恪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都軍副。及武帝謀討王僧辯，恪預其事。武帝使文帝還長城立柵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眾。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武帝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

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帝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平紇，乃得入州。兵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主即位，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元。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文帝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晉安平，子隆功最。還武州刺史，改封朝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進爵為侯。尋為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為稱職。吏人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為弘農太守。乃隸吳明徹於呂梁，軍敗逃歸，為人所害。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為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

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徙為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𣰰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文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陳覩帝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為吳興太守，引文牙為將帥，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兵亂，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
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仕梁為邵陵王中兵參軍事太
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為前軍
琳與瑒親婭乃表為宜都太守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
遷巴州刺史及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莊於郢州徵瑒
為少府卿仍徙都督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
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剋及王琳乘勝而進
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既而遣使奉表歸陳天嘉元年
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為侍中領
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乎改授
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
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為建安太守太

建四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為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
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
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支
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遷五兵尚
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謚曰桓瑒事親以孝聞
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
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
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
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
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
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
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

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為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
書蔡徵就宅宣敕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
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
如何時論以為榮瑒二十一子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
亡入隋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為主帥征伐蠻蜒至世
譜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為荊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
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
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
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
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
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下恒為軍
鋒景平以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西魏攻荊州世譜鎮馬頭岸

據有龍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魏
剋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為侍中左衛將軍陳武帝
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
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文帝即位歷特
進右光祿大夫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卒謚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為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膽力勁
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侯景之
亂鄉人周續合眾以討賊為事梁內史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
續所部有欲侵掠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
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
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

爭棧殺續以降周迪追之素與敷同郡又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悅恃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陳武帝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敷助於迪迪擒孝頃等敷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破之曇朗走巴山郡敷因與周迪黃法𣰰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授散騎常侍豫章太守時南江酋帥並顧戀巢窟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敗之仍隨都督吳明徹攻破迪擒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寇東興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紿敷求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害諡曰脫子智安嗣位至太僕卿

南史卷六十七　十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道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剋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及魏剋荊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為左衛將軍弟曉為太子右衛率武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諡曰壯子法尚嗣法尚以仕隋有文武幹略禎明中為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為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爵侯陳武帝踐阼王琳據上流炅以州從之後為侯安都所敗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為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人並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炅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為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炅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炅為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諡曰壯

南史卷六十七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侯景之亂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者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所在蜂起悉達撫安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陳武帝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武帝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來攻鬱口諸鎮悉達與

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武帝帝見之喜曰來何遲也授北江州刺史彭澤縣侯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賢才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謚孝侯子覽嗣

弟廣達

廣達字遍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仕梁爲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陳武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强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人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申二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敕城王張元範進克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克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征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爲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遘疾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墓銘述其忠烈初隋將韓擒之濟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刀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山太

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縣伯尋進爵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

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鏁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今被圍逼慙實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

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閤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黃閤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授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尅又不許及將出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

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瑞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管楊牙韓洪員明黃斯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衆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斯驍燒北掖門而入員明禽摩訶以送弼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廚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

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及安都征伐摩
訶功居多
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因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
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不執
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爲
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
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
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
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
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
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
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
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
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追討巴
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宣
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
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
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
逐北至東關仍攻其東西二城進軍蘄譙並拔之徑襲合肥入其
郛進尅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呂梁之喪師也
忠全軍而還詔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
爲左衛將軍遷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
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

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爲吳興
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
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
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
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
其度江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
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而自去
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後主不能
從明日欻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後主
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土岡陣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
狀曰官好住無所用力後主與之金兩縢爲我南岸收募人猶可
一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檝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
敕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
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
引擒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
七隋文帝後以陳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擢拜主爵侍
郎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
能橫屍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刺史魚復
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家本將門少
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
戰歿毅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
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
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

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封夷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為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部兵赴援會魏尅江陵為後梁所俘久之遁歸陳武帝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為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為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率衆度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討前軍事十二年為荊州刺史後主即位改封逍遙郡公入為侍中護軍將軍及隋軍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

毅弟猛字智武幼倜儻有幹略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短兵接戰殺傷甚衆臺城平隨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執紀父子三人斬於舳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梁益還遷司州刺史進爵為侯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為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荊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為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之濟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毅毅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論曰梁氏云季虺蜴雲屯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胡頴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日或攜自降附乃贊始士之興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己之方不踐非義之途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炅以資忠志之虞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獲用皆其道與致於功名自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沒抑惟天數然任忠棄亡之義無乃後為其人之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為幸也

趙知禮
蔡景歷 子徵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illegible]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頗涉獵文史善隸書陳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武帝征侯景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及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位散騎常侍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為伯王琳平授吳州刺史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丞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為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陳武帝鎮朱方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為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為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強寇文帝鎮南[illegible]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祕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治梓宮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為祕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洽依倚景寵勢前後姦詭并受歐陽頠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為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付治久之獲宥宣帝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爵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剋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彭城時宣帝銳意河南以為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為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即日追還以為征南鄱陽王諮議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

拜官在午後景歷卅日適逆幽蠶孝玄武在位皆侍宴帝恐景
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
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親幸其宅重
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諡曰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
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爲當時所稱有文集三
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卿封四會縣伯太
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
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吏部尚書河南褚翔嗟
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
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
字爲陳武帝爲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
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

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後主器
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
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
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恤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
一萬位望既重兼責任遇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
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
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
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
鍾山南岡使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陳亡隨例入
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陳宗戚屬及當
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
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

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徵不自量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
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
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
尚書戶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爲東宮學士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爲征南府外兵參軍
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陳武帝
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責
之京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裦贓汙
很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
免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
橫元饒案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
吏有犯法政不便時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南

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
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尚書卒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
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
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
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
意旨稍長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
甚愛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
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
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唯
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
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

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為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帝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

華皎晉陵暨陽人也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為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錄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啟求廣州以覘時主意宣帝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胡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守宰並為

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渡步趣巴陵巴陵城已為陳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諳悉紹泰初陳武帝入輔以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時兵亂後禮儀多廢武帝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及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師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武帝受命仍掌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梁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衰絰若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縗絰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illegible]宗朝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illegible]有吉凶從[illegible]儀

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衰爰至上陵還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
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座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甫除直是
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
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
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徐陵以山陵事畢意謂與成服有
殊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
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
展言庶與楊賢更申揚榷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
議奏聞上從師知議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
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
仲舉等入侍醫藥帝崩預顧命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
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敕師知撰起
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梁爲山
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委
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陳武帝引參機密爲兼尚
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
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
騎常侍弟嶠篤學爲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權司馬
喜少好學善草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宣帝往江陵
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
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長安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
好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關以家
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
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
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
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喜喜即條自古名
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文帝崩廢帝沖
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
時並懼莫敢先言喜即馳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
宗社至重願加三思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
其事未發喜請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幷賜鐵炭使修器甲
宣帝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
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
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
國機密宣帝議北伐敕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詔
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
王府國事[illegible]母庾氏封東昌國太夫人遣員外散騎
常侍杜緬圖其墓田上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
中丞五兵尚書及衆軍北伐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
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喜喜以爲淮左新平邊人未
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長之術也上不
從吳明徹卒俘于周喜從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
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
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並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
其言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
回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

太子遂從之即位後稍見疎遠及後主與王傷創愈置酒引江總
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於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
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佯心疾仆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
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為耳乃與
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
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
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
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
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修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
內史禎明元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
處沖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畟梁左戶尚書父巡元帝時位少
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
鑒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
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為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
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
左戶尚書天嘉六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
荊州迎喪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荊及還
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太建中位太子詹事吏
部尚書帝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封望蔡侯位侍中尚書
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憲君理弟君高
公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中越中郎將都
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祁子君公字梁元帝敗後留在江陵
禎明中與蕭瓛蕭巖拔附歸陳後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
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以其為亡命斬於建康
君理弟叔遵亦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泥中散大
夫山才儻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紹泰中都督
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為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
育南討蕭勃擒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
山才復為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
等送於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
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
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簡子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
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
時蓋其遇也[illegible]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
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為釁亦其宜
也華皎經綸云始既昭元功暨變之辰自同力孰與敗奔未足
稱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忠衛主謀人之義可無愧哉然躬遇誅夷
非其道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
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弟寄

傅縡 章華

顧野王 蕭濟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儁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製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為司徒，以炯為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炯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卻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鄗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怜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於吳中，贈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為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羣書，善屬文。仕梁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於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

伐領粹荔時在郡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宣成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為會稽太守寄為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作逆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于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嘗居東山寺偽稱腳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遣人燒寄所臥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惙然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眾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從折衝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纘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乎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

學皆內之恩澤是不負皆興戎於鄉識制然興日尚所以致宜宜
心法嵩衡之以日爲今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丸侵老及言無
足采于虜一得爲陳忠節煩將軍少撮銜退除其好剝使得盡科
皆之說捷昕爲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宋德多難
虜號蠶竿分崩英雄並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內夠
亂搖弱扶危四海歸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
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
被人祖四張地維重紐大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
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即克解氷沖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
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
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史六十五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
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
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
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
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
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
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異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
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況能被堅執鋭長
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
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
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誰
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又

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
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
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
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
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
能同憂其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
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鬭
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安背向爲心皆卅匹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
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穎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
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
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
南史三十九
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
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
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
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
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
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
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
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莆田顧謂其子
捍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捍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
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摽涉獵有才思
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
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摽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

邑無百戶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誅
陳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其慰
勞優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自得一人旦夕遊處兼
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
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
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尋乃辭以疾
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
展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
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
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
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期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
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
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
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遭亂
並多散失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七歲誦古
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母憂在兵亂中居喪
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
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群書王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敗
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縡啓謝詞理
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
中記室撰史如故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
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所
任遇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縡為文典麗性
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為
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
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疏文慶等因共譖
之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
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
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
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
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使謂
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
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縡
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
牀當前受祭醊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
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通經史善屬
文侯景之亂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為廣州刺史
署為南海太守頠子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
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
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
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
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
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
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

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喪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歸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爲會稽太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垣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垣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後爲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爲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垣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

毀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垣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仁壽二年詔除員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定朝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麤車即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賵賻甚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馭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終致貞一並取貴明主豈虛得乎傅縡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路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列傳第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度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踐庸阼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門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甿

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境外侮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欒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帝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灼不得黔寵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偽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寔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期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於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埸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綏以戎亂政由群辟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裒刻聚斂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輶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己所先事惟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繡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撫勗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掇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為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

千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
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文帝
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
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
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
曾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
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
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
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
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
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
欲棄城走慮為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虡舊器南還一大鍾

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
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紿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
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
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
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
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
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
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
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人所稱詠後徵為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
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
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人相推檢上遣主書
詰責驥所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官至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
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
郎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在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
超之居止接近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
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
兵誅幼文勃超之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亦誅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季龍司徒宋武帝平廣固
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並以幹用見知武帝踐阼拜太中
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
滑臺見虜後得還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驍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
宋受命為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
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

榛蕪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
元嘉十二年遷督齊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
吏人安之二十一年青州移鎮歷下以恬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
加濟南太守孝武踐阼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
彫弊恬防衛綏撫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清約頗有定州
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為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
之日家無遺財子寔之寔南譙太守寔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子謙臨
川內史永子坦孝武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
兗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援至兗州
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
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衆悉逃走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
初坦為高祖所責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

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有人入市官以白上乃原生伊之南方
歸被宥復為驍騎將軍疾卒子令孫明帝將為徐州刺史討薛安
都行至淮陽與安都合安都以為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
同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閑閑降殺之令
孫亦見殺

杜慧度交阯朱䳒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阯
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
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遯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
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
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
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度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
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
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猶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弈李移李
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
使招之弈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
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艦俱
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
封慧度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
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
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
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
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弘
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行九真
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
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
其病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
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與
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
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桓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
交州刺史所任有威名蠻賊屏跡出猶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
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
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
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
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
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
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履
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
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
稱之文帝深惜之日景茂方地大用並直以清苦見憐于師門原
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袁歆之等上言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
浦為政寬濟道訟在人前鄱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
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賁以勸于後各徙賞賜
欲之從叔道河東人曾祖恩則有名前世官至南譙太守叡之竝

左戸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時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稚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爲辭因遂謝下席而去法崇爲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任罷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代罕有

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行路由蹈哭時長沙太守王洗新蔡太守劉聞慰皆平太守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洗字彥洗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縣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爲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容夜開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亦在閣下即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巖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耳巖之吳興武康人性疏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以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巖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帝之泥危言上亦不肯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務更人侯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沈瑀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乖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救不給賻琰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人代

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
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
酒此第一策也翽大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驍騎諮議子岐
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
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
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
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
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
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遂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
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
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
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
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
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
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為便議者並然
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
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
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便就和益示國家之
弱和不可許异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
寇逼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
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
召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
大欵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眾曰
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負約不數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

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
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
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
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
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
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
常內省直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
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
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
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
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棋甚拙
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
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
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
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
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
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
痞脹氣將絕左右啟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
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
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
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蚺蛇
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

行送四十里由私宿復斷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常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克青州洪軌得別為清河祖歡女仍以為妻刪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輔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為晉壽太守多昧賊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為腹心建武初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賄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啟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死傷涂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為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眾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眾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絜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為安南長

史鄱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
故琇性狷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
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琇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
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毆多以穎達害焉子績累訟之遇
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績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
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
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
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謇諤
在宮多所諫諍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
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爲
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

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
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
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
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
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阼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
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
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時有吳興丘師施
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
比述曾位至廣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
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爲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
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恆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

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
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
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
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
平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
軍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
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
車廄居焉永明初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
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
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爲零
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
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

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
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之朕當使卿智不使卿
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
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
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
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己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
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與送謙舍謙開聽事以
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
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
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
耳氣絕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此兒輩慎遵猶非吾志也士安

東以遠除王孫僕入后地顯足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僮精足周身壙足容柩旒旐書爵里無日不然旒旐命數差可停息直僮輔牀裝之以蕨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一子貞巧乃織細蕨裝輔以簣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完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隨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遇禍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勳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捷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彬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人居市里城隍廄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讒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為百王遠過既弘德澤如春愍衆網識概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

道生頗由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退無道貪苟者
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滯罷曲鉤者升進重貪飾口利辭競相推
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勳厚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
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甚眾矣哉臣聞人爲國本食爲
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爲急務而
郡縣苟怠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
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盈境比來暴法尚天
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
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蹐本勤末置邇求賒也今商旅轉繁游
食轉眾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糴貴糶勸農桑
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
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
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賊
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思禍崇
解竪診則爲發散凡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
病當去病鬼亦無病爲國當依依邪用當今之所任股肱之臣
耳論外則有恐搖心內則有妄患是所謂則傷俗盛法吃擔之
志唯願安枕江東未慮臣相思謀外御使中國上有南望跂念者
寶譴重生豈不懼哉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形竹貴臣可嘶
在不測所以不憚斧鉞屢屢必聞將臣以社稷計重而轉蚊命輕
使臣言入身戕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
用耳陛下嗣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指以而
不和苔同唯唯而已入封則言聖哲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
實在下而驗見於上遂使聖衷降誠躬自引咎寧輔晏然曾無諫

退且百僚卿士抑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姬
仙不田不商何故而衒法者人之父母惡者人之仇讎法嚴則人
畏念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獨進廉平明
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
願抑獨斷之明必察愚臣之所陳大弘釋典以易俗故祖深尤言
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皆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
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
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凡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
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能
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
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
國有朝廷擇得數擅爲上陛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
道貪良善一旦莽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
此縣人殺化之始但有一身及彼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
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
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也又
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爲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
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爲
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
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眚肆赦降恩惟始而
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符後使到州州又
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
逃戶課爲其貨賄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有異微欲蠲俗則殘
刑害徒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論斷畀首將生口入北

及關津廨皆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illegible]東陽[illegible]僕射子嗣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有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網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為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輗而獨眾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更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敦德政以至人和其感深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從苛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絃歌將有未暇淮陽臥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終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暅 暅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孔子袪

皇侃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illegible]

沈不害

王元規 [illegible]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illegible]俗斯則王教之所先也自秦氏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illegible]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

貫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蓋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業時荀顗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移風易俗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奬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名仕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成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

暅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暅令得養焉梁武帝踐阼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治書侍御史虞皭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啟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名位轉隆暅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為政廉平宜加

將養初使恚望致斷士風可厲宜內史當有入臣奉如此之詔而
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自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
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暅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暅遂得
就郡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暅父曼容與樂
安任遙皆暱於齊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暅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
盛齊末已為司徒左長史暅猶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暅
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
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
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
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
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
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
有其比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
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
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
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
義深被恩禮挺不堪疏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
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遂怨朝廷後遂盡心伏景襲郢
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惻及景篡位為
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
為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
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

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
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齊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
結草為經屈手中為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
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
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
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
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有至
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每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
其孝行子朗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
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其自任清潔與徐嗣伯持
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即位以其昏虐乃謝病終身不
涉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為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
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
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
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
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
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
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
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
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
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
者千餘人選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不
受廩俸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

慈仁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栅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內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若見事不捷使以義師為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己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尊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

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彌啓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晉驃騎將軍壼六世孫也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眾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喦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袪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袪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博傳作之文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

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
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援
都臺城陷與張嵊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
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
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
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淸之亂臺閣故事無復存
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
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
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上前
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
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
師知傳及文帝卽位剋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
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
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
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
始寳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
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措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
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
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
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
衞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
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
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
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

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
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
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謁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
别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
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
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諸儒
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
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爲兼國子助教講尚
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
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
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群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
衞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
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
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
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
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
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性至孝常日限
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
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
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
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

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蓋
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
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
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
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
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
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
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為
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衞軍云久
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
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
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未為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

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
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衞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
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
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
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
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
此者並應釋除衰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
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
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即位累
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
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

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
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
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
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
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
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
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
期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
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熏
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楚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
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
制為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

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沖之祖暅父子漏經並自關
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
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
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
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
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
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
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
短而為捍獄因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為宜依范泉前制
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
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酌寬還刪定實非改前制宣帝依事
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遊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横難以答抗諸人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遭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爲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及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

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宣帝時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陳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處爲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爲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驍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前至洛陽既而顥遂驕恣越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及至彭城慶之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偏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閣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髯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敬授以僞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於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己禮接越以宮僚未遑時序且太子仁弱宣帝有篡宗之兆內懷憂懼乃上疏曰臣梁世尚祿不代耕季年板蕩流竄窮谷屬聖朝升泰昌運肇建以臣微涉藝學遂蒙拔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本石知感夫爲臣獨何人閏懷德狀惟早太子天下之本養爲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撫斯是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擢正入當趨奉龍樓袞游久論宿聖揆言往昔遨遊如此則非僻之辭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致求政遂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奉狂瞽願留中不泄

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華及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鎭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脩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官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鎭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因于終日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鎭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閤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屛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魯齊楚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一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杜道鸞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高爽 孫挹
丘巨源 孔廣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illegible]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暅之 孫皓 [illegible]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縚 緩
鍾嶸 兄岏 岏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為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敉[illegible]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腳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腳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措

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齊永明中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群盜為之計劃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群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阼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疑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為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忽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言之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

作詩付稱意品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嵇
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
邁遠何為者乎超叔父道護字彥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
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為上虞
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
所以解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
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
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
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
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
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
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蕭也高帝不悅及彬退
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曰殿下即東
宮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
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
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
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
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
病起居甚疏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
謹澣沐失時四體䩊䩊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縟之間蚤蝨猥流淫
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
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衿爛布之裳復不懃
於捕討孫孫子子二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錄

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豬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羊淫很謂呂文顯豬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
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
比令仆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闇水唯朝繼夕其役如鬼比令史
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
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
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
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
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琊諸葛勗為國子生
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
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
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
博學多材劉俊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
爽代俊為縣俊解官道迎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
所以答云劉俊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
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
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
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坐
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廣
吳興太守抱[illegible]吏貌形䐗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武帝所知大明五
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
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
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

因齊高帝自啟救援，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為尚書符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文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飡，須臾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逭字世遠，有才藻，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人東何見，見孔逭不。見面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逭名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陽尹，取鑠為主簿，好詞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為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

未闕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摽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甎勿設靈坐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歷位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

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曆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暅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算曆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卵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乃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字德山幼有節操兼有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見害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奉朝請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衞軍王

儉鈔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門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鈔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遷剡令卒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縚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尋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縚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相尚猥雜無章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岏字長岳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好學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隆昌中侍中謝朏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

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
待詔到沆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
德壽光省敕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
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為美自是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
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輒稱善賜金帛後任撰國史興
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
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
所製歷代賦啟興嗣與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
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
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
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
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
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
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
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
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
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
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
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
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
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
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
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
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
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
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
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
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
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
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
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
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
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
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
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
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
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
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役晚還家所齎名必盡自廷尉
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
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紀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

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
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
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
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
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
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
國山令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
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
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
雲嘗為自吊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侯伯
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

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
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
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
又啟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
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
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
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
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
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剉之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
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
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
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
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
過真也荊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
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
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
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疏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
襟爽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
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
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
伯叔之禮議者甚重協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
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

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
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
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
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挹時皦有疾
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於言善談吐辭捷如流為晉安國中尉郎
宗聞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錄郢州以為功曹參
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為東宮學士邵陵王
在郢欲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案章吏部尚書
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
記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時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郎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皁劑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今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欲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眾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為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及眾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璵相知在東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南關里十

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元阮作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常本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為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為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為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賞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遂卒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屬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成風采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終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逵

潘綜 陳遺 董湖

張進之 俞僉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弟薩 徐元妻許 錢延慶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江泌之 河中

吳慶之

蕭叡明 郭子文字

蕭矯妻羊 朱緒之女佩任 吳興之妻范 新蔡之妻萬 吳郡之萌丁 會稽陳氏三女 東莞觀中里王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郡張文之妻 義興孔世楨妻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韓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庾震 朱文濟 匡昕 曹亮節 謝昌寓

韓靈敏

劉渢 弟溉 胡報夜

封延伯 吳興丁 郭法孫 文敬叔 徐普之 吳興丁 李慶伯 劉道錫 吳國士 何伯璵 師宗伯 何伯麗 丁道綽 范法恂 宗元卿 尹道報

吳達之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預 吉翂

江泌

庾道愍 陳孫孫 熊明孫 廉孫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間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

節不變戎車遄爲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途多闕若夫
情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
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
無之故宜被之圖象用存旌勸今搜緝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
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
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與讎同宴蹈
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也跣出救
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
於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
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刺命終於
家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
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
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
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
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曁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
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
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
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
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
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

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
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
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
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
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
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
味唯飧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
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
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
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
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
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
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
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
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
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
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
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
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
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
墓乃貨家貲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
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
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飦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鬭者爲吏所錄鬭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餉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

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書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之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給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旣而親族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猛獸輒下道避之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讓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以餽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

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廌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李疾各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吾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

[illegible]人孝義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
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
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
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久而得免時
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
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
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貿雜棺
歛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
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
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
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
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
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
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
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授
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
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
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
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
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歛塼竈前忽生泉
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

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恭妻弟
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討
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
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
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邑不能判依事
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
千斛助官賑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
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
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尸骸不收母
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
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聞
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
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
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麏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
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
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
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
弟七人同時疫病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
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
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

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
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
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膂力召補隊主從
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
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
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
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
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
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
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車
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
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
直閤領細仗隊主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
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
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
並畏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眾並歎伏以兄死
節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
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
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
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
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
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

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
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
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
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忽痛心頃有如割居常惕駭必
有異故信尋至以父存亡之間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
號踴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
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
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
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
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
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
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
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
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揽愍其年少以更適
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
乃蘇買復送還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
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
馳還於道中遇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表
不加罪詔可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
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
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問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

子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己受職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獲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沒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所眠牀前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租又有顧昌衍江泌之江軻並以孝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旌禮闕以光邦譽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泌之軻並濟陽人泌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尚書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斅位至侍中性家後唯見軻則斂袵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陵宋江夏王義恭為揚州召為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

王晃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由所以奔走歲時務欲見迹則是蕭魚於樹棲鳥於泉耳不辭而退晃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供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食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聞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汝若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

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蕭矯妻羊字淑禕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術之女佩任者爲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遭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飢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家櫬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嫁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

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賊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也窮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飢僧遠省飡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鄰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廬陵人童邈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慚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敻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使

至扶永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將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眾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匹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發篆爲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illegible]行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揆選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錄家舉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卑論榮否則彼優而此劣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鄧康祚謝昌寓皆有孝行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由此爲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爲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廣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鵲昌寓病二旬而鵲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鵲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劉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溓兄渢憐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學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妹爲江祏弟祐所取兄弟異常自尚書北部郎後爲遙光咨議專知府心任勝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出渢忌之求出爲丹陽丞辭外遂而意在無改及遙光舉事日方召渢渢以爲宜悉呼佐史渢之從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

四弟晉安王之文學轉為諮議領錄事及任入遙光謂曰劉暄欲
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夫叔蔡風性理乖錯多時方令暢曰公
去歲違和今欲發動諮左右急呼師視脈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
異邪因呵令出須臾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
今夕處分云何乃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既不
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
及遙光敗渢靜坐閤舍溓為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復肯去渢
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逃死汝可去無相守何益答曰向者不違兄
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
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
門郎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參軍及事
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

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
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崇祖為兗州請為長
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上表薦之詔為徵禮起
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靜有高士風假以疾免還東海
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
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
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
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
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
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
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
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
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為蔡曾子廬江何
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顗所重常云曇智
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敦云伯璵
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娶家業盡以讓之安貧枯
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璵幼璵未好佛法翦落長
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
不衣帛服麻緼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瀹聘為功曹不
就立小屋於縣西墻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
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為孝
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為京
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思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
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
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湘州刺史王
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
為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
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有孝文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奐悲感悶
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
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
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効尤孝嗣故吏吳

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旦而二丁役
紀且顧問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豈
成則無媿進將矣昇之草萊百姓吞山嚼巴陵之敵與趙然偕行
高松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烈豈不美邪孝嗣面改容謝之
頃之虜中爲不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媼年可六七十擔檞
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驚棄檞中口曰失與令我孤獨老姥政
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屧爲
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
衣弊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
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
老葉而已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
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
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
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帝
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
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
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
事泌黃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
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
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
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
家見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
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
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
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
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
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升明中坐
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
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
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
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
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
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沾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
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
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
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
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爲孝感所致
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爲尚書左
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爲郡丞兼掌書翰天嘉
初爲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文
帝怒之因坐免後爲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爲給事黃門侍郎歷
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
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終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 劉曇淨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暠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己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聰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頹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彥回立碑始終

管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驃騎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中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擧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廬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持喪因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擧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備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懼顧諸弟幼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

小者弱我且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狀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于命將嘗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所樹處也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枝生十丈餘人聞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俄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梁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若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為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挐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琛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鷰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鷰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

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
里以為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侍
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
相訪因入縣請建康令劉彥遠曰豈忍見人兄弟如此而不留心
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
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
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慕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
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為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
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
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
南史七十四
又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
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徙魏所向必推其智勇
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諡曰忠
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
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
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
于墓側每慟恒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
縣侯益州三百年無復貴仕臣承恩至此乞欲西歸葬徙太子
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
議參軍藺二歲時父未食乳媼以含之藺因此不進乳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
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
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薦
其至行擢為主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
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
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
境上交兵藺母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
便投劾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
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
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
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
南史七十四
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
草隸遭家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藺以
毀瘠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暠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
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
陵入長安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暠還
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
招厚禮之問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
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而奏請放貞還帝奇
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
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
貞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
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府

貞與阜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舋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下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舉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史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繦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二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還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抱負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暠字文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暠幼聰警

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毀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每喻之令進饘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瘦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傳多猛獸結廬數載豺狼絕跡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侍致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詔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之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流寓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自履水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攣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為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泉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苔里為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 從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illegible]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京產子栖 劉虬 庾易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則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荷蓧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或知殆或遁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或志達道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迹涉混俗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偘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一作以自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

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植松柏嶷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晰一作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

身上衣及裁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琰一作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辨析精奧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

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于家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盤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若爲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

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覬友善覬亦嗜酒相得輒
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緜帛
嘗寒時就覬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覬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
既覺引卧具去體謂覬曰緜定奇溫因流涕悲慟覬亦爲之傷感
除太子舍人不就顔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
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
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
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 河東楊楊一作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
狀豐偉下邳 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顔延之等當時
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
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
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
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
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
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
年時有閑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
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
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
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
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
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
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
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使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義
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
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冢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
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
山禽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滅名匿迹人莫之知宋
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
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祅
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敕爲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
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洒垂綸長嘯
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
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
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
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
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
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
悠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
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過征虜參軍
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
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
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
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卻粒之士餐霞之人

乃可贊致不宜久羈乃當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
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
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
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
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之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
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
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
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
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
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

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
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
受業同郡顧愷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
句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
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
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
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
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
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延其年月日也
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
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
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

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
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
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
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
劉思效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
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
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
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
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
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並通莫能
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
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

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
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
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
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
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
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
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
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
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
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
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
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

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
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
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
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
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
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
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
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
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
又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
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
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

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
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
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
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
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
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
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
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
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
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
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
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遶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

專戎士爰亦茲方襄童謝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
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
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
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
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
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
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
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
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
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
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

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
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
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
然則道教執本以鎮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
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
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
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
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
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
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
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
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眾僧

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脩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之作）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恆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鵬從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

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衞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曅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曅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中（鍾作）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

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炯以爲學士掌晉冠儀以父老歸養炯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輟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蘇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而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嫉然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昔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褚伯玉 孫緬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illegible]
諸葛璩
劉慧斐 [illegible]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爲祕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

經厝之日號枚傷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初
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
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
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
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祏徐孝嗣共
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
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通僧嚴蔡薈皆有景行
泉苞爲人僧嚴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
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
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
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薈字休

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朱撝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
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齊國孔
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
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
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
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
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
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
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
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
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
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
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
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
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
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
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
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玉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爲臨川王映所
賞撰著禮捃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
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客無所遺失岳
撫其背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
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

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
此不足損何至涕泣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
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
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
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
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
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
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
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
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
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
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節作有足求海死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宗物同北為惠反因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文作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二幅布以覆尸及斂仍移布於尸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米豪衫先著裙衫上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輀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啟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為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與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

異夫騏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幾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森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遁逝所逢豈關始願劉歊曾以米餽之孝緒不納故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

在東宮降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有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及邵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躋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許見繁錄其所遺行次荷木成稱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

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詩祕在篋中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
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初弘景母郝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
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
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
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
人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
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
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
鑷屬挂杖負之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
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喈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
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
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
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
繼薨齊亦如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
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祭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
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
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汙衣褰裳走過至
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
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
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
俗呼為誌公好為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綿帽
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
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

歡飲至亡收命筠為碑銘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
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
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
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
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概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
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
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
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暾
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
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

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
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
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
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
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
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鄉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
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歊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
左常侍父卒於鄱陽歊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
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歊淨叔父慧斐舉以應
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歊淨又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
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飠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
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歊淨身

衣留布衣廬於葬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
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
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憂雖恒自
會晚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嚴賓見者莫
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
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
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
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
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為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
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
為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

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
射棊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
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簀坐於池上有為火來
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
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
恣其取足鄰人有被劾為盜見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
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
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
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為
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
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

與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
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
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
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
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
在荊州為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
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
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
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
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
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

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
廬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為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
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眾遠近歸慕赴之如
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
服寒食散盛冬臥於石上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
眾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
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氣簡文其傷悼焉與劉慧斐
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穎川鄢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
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虯強記敏識出於
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
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

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二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斂蔬菜奠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輕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眾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饋餉辭不獲已者受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鷰一雙巢前庭樹馴狎櫩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九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終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梅蟲兒）
周石珍
陸驗（徐驎）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參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赳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啟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一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見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為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

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
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
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
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
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
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
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
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為
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
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
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
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

南史七十七

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
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
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
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無不畏服之法
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
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
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
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為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諮議參軍太
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

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
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
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
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太中大
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俱為孝武南中郎
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
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
既而上舉義兵劭詔責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
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剋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為
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郯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
孝武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
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

南史七十七　四

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
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
唱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啟
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
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
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
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
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
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劭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
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
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

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
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
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
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宜以義
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為
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
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
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
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
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
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爰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
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

不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
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以爰
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群公後以
爰為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群
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
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
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
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
統內郡有司奏以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
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為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
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書禪靈二
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以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

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
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任
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閤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
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禍
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
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
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
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
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處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勅止氣以告
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
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

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
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
告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
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帝欲南巡腹心直閤
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
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
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並聚于
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覡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
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
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
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

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
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
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
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淦縣侯繆方盛
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
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
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
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孟次
陽與一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
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
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
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
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
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
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
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
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大餚皆始熟如此者數十
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
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
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
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
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
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
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
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
如此紛紜並不能見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
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
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
出郊野或入市鄽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
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
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
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
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
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
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為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
官涉三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
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
軍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
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
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
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
興烏程人兄道迄涉獵書傳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
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
人道隆為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
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
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為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

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愨宋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修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眞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眞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眞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眞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眞託劉彥節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眞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是道成耳僧眞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眞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眞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眞又曰上雖復狂釁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鑿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眞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眞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不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眞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眞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眞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眞省事獨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眞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謀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沲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眞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眞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眞堂堂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盼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眞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眞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眞臨郡僧眞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卒于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竝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眞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道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

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
以寒官累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
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
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
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
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
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衞
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
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怙甚
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謫役在東人
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
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局皆隸

之再爲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宜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
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
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
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
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
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盆城須舊
驅使人法亮求留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
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
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
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爲
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

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
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
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啟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
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東
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爲僞宮以錢唐縣爲僞太子宮置百
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
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
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
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
於荆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
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
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

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
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
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
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
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閒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
宅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
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
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氅百人自隨鼓角橫
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
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氅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
人云徽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
啟帝求封朝議未許又白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心

務迅速詔力乎融敎誅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患在不測今借
千戶侯誰為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
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
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賴甚形於言色進為五百戶又不肯受
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為南郡
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為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
權寵謀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
不早為計吾徒無類　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
斥今召而使之誰不　從近聞王洪範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
共語皆攘袂搤腕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則
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
遣荆軻豫讓之徒因咨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
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 [illegible]
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
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其品因求別立事未及
行而帝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
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
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為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
舍人正直宿宜肯使即往將于蘭所搆門收之延明與周奉叔杜
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
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徐母聞以欣經之義也時
人美其言龍駒以他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以
後使侍見寵凡諸鄙黷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
署人進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

貂裘南面向坐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
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謀誅之懇至乃見許曹
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諶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
之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
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守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
未嘗敢媒帝說市里雜事以為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
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王上猶
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
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
謂劉繪曰道剛似不免淆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
也而爆之所病云何不爆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位為武
賁人鮮有存者法亮以王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 [illegible]
殿為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
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
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
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
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明初為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
後為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
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
見親幸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
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
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
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

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愨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愨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閒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檦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閤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檦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傻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檦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己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兗州本以宥賊黨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咎說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咺之俞靈韻祝靈勇范虔之徐僧重時崇濟向安泰劉文泰吳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亮之齊台愛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俞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爲

茹法珍所疾得罪彼黨曾孫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
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㭊諸鬼盡著調當時莫
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群小一時誅戮故稱為諸鬼也俗間以細
剉肉糅以薑桂曰㭊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
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閤將軍
大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
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黨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
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是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
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
養其黨田遷以為己子遷亦多導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
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江陵亶本爲齊竟陵王常侍頗

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于石珍及簡文見害亶與北人皆執上
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
曰荊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
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亶謂監刑人曰爲語湘東王不有廢
也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吏殺賊黨以板押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驎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
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
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尤有德遂言之武帝拔之與徐
驎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
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驎並以苛刻爲務百
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
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

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
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
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侫悧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
珥貂並有姦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
不快之驎素爲邵陵王綸所嫉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
左戶郎申早有風概十四便善奕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
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
之因引申遊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梁
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
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
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時戰衆奄至左

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
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
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後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
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
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
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忌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
端士遍罹其殃以預謀讒乃於外宣說以爲己力省中秘事往往
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
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
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憚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
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
廢絀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

孔範等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
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
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謚曰
忠及葬後主自為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
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
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
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
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
析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
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更親重內外衆
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
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
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
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
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
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
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幷出金翅二百緣江上
下以為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
己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
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
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
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
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

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為之游
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
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
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
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
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時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
以蔽耳目比當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群書與施文慶少相
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
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
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為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
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
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
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
大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
釐不差紀綱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
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
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
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總焉及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
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慧景陽惠朗俱斬于石闕前徐
析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為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
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
長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

章賜靚又獻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奏專巡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己度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傖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疏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所以成舊者也御非先狎因疏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疏情殊途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睹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啟轍武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眾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于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奸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流池曲沼龍舟鳳舸之觀莫不充牣綿室照徹街宮故傷人於斷為切凡于王幼時皆寵焦亦何可勝也

列傳第六十八

夷貊上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沉木香者土人所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為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異之范幼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偽於鄰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時交州刺史姜壯使所親韓戢謝幼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台遣夏侯覽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蕃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蕃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蕃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驎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驎藏驎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為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為閣名曰于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為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

鋤人僕大于闔元嘉初浸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尅乃引還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愨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𠌫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剋之乘勝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為南兗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死見鉏神為祟遂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戍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躶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塡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塡即張弓射

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塡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闢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于城溝中養鱷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鱷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鱷大者長二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獐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天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耶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

瑚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于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度江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

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

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趣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焰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阿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尊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二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阿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

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
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
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
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
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爲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
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
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
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
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
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陁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
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陁遣長史竺
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
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
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
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
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
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以還

其國比本畫則符同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陁死子毗
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
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
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㮓沉婆律香等其俗
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
以金繩爲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爲城
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
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
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
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
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
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
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采之柔
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堅其國人披古貝如帊及爲都縵乃
用班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
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
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
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
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瑠
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
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也從月支高

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
也漢時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溼暑熱人民戰弱於
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
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
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毾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
耀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
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
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人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
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
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裹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
佛寺積日萎乃棄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
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
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阯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論
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
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
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
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
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
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
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
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物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
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
人敦厖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
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
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衞葉波
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
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
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
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
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憐陁遣
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
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
教稍廣別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
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
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
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
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
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
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
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
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
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
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復宋世
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爲廣戚令道生爲沙門法大弟子幼
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
十一年卒于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

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
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
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
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
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酬答其歸以爲
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
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
爲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
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顗
[illegible]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巳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
[illegible]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于世又有慧嚴慧議道
[illegible]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都下爲
之語曰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宋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
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
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
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
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
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
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
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
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
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
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
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使奉表貢獻

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蠕蠕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修宮室于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儛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腳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議便殺之沒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鬬沃沮東濊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為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阼加璉鎮東大將軍餘官並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為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伐魏詔璉送馬獻八百匹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為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

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為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為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淫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

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可行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小文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屛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法則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艸如禽獸鹹艸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皆爲氐羌之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秉提挈于姚時通江左今採其傳上編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落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爲號事詳北史其界東

乎流川內附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艸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為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

裝馬腦鍾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艸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疋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眾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為武都王武興之國自于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葭蘆鎮主死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款齊武帝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為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為冠軍將軍孟孫為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詔許焉即以為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皁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也已甚及于宋之方盛益亦屢興戎役豈詩所謂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者乎今亦編錄以備諸蠻云爾

荊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

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雉之等五十八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漊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漊中虜掠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出爲雍州群蠻斷道帝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抄涅陽縣南陽太守朱韶遣軍討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沔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襄陽山如口蜀松三砦魁之又圍斗錢柏義諸砦蠻悉力距戰軍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爲之虛敝云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爲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尅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山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于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尅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云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者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朝聘所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略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闞氏爲王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謚曰昭武王子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

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而貌類高麗辮髮垂
之于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
環釧婚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
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麨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
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
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
日出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
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
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
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
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魏之居代都滑猶為小國屬蠕

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
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
麨及羊肉為糧其獸有師子兩腳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
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
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
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
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
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
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
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
奴戰時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
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
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
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甖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
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都
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
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
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
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

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國有
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
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
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
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
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
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
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梁
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實繁蠕蠕為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地

故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伐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雨問其故蓋以暖云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餘幾故西賝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南史卷八十

列傳第七十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眾降仍為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爾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於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

帝召群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爲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于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兗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意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群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

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度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陳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所入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嘗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既而又爲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匹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

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韋黯所不容因是跨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即鎭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

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

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使徐陵使魏不知所爲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思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徵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疑誚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于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以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箠笞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景聞之謀于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僞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攻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敗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出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令遂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覘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蠹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人間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退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

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
走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
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
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
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
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
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項木驢
狀似槥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
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驎
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
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莊城守
郭駱懼棄城走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
帝即偽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
以應之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
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
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倮身而出
使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
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內亦以
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將從城陸驗諫曰陛
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聞蹕
聲皆鼓譟軍人莫不隕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
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
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
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
悉入軍營又築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
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被錦
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于
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
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
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
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遣使求以甲
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為贖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
踰城入緐為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
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
致疑朱异傅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
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
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
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日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懇逾疑之朱异以
手拍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景烹之至
是邵陵王綸至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
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
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
綸大敗之殺賊千戶景別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
疑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
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
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
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于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
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

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擒邵陵王霍儁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於蔡州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延昨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以烏塗山谷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槊以戰鼓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懼難成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蟆車運土石填壍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攻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為洪波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

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鬬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鴟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群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膜味頓絕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煑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飯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之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移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或以為讖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效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內逆多詐此言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言於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

之師令僞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劍斬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衞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卬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並召之景遂運東城米千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荆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王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于太極殿前設壇使兼

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南陽侯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無去意浚切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堅帳內白曇朗董勛華於城西北樓納賊去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衞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所懼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謂無蔕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衞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

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並散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跡不屈而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為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為西秦王元景襲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隷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裙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偽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

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即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儛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箏[illegible]曰我為公[illegible]使其唱景問超世何緣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illegible]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床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為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刳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斗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闈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內從者並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為庫直都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憚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illegible]用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

師紀奚斤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左僕射
索超世爲右僕射於大桁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
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衆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
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懍曰賊若分守巴陵鼓
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
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
半菽此下策也若安枕而臥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
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
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皆命斬之王僧
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
邑淨殺却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
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

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
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
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
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
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
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
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
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桑乾王元
頵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
下百官陳備物于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牀書上赤足丹嘴都
下左右所無賊徒恐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爲
大將軍父爲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
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鍾虡宮縣之
樂一如舊儀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於景先
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
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
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
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垂腳坐景所帶劍水
精摽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
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
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腳自陷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群
臣中會而起觸扆墜地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
左戶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
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

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
爲謀主于子悅彭儁王蟹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爲
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景
人而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
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
中殷不害太常姚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
乙羽周及篡以周爲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
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
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爷名摽且在朔州
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
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
於是推尊　祖周爲大丞相父摽爲元皇帝于時景修飾臺

朱雀宣陽等門童謡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枯生便堪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長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邉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柵大破之執頵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謝答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爲大剉碓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石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旣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劒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腹心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與之橫追賊於東焚僞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崱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問故亦不禁也衆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崩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顙高顴色赤少鬢低視屢顧聲散識者曰此所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旣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煑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腳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遊彈射鴉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將近猶忠惻深牀前蘭錡自遶然後見客每

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寢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衄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

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大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大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溧陽王亦預食例景焚骨揚

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并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水焉景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為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艸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

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艸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騭嘗見辱于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俠血

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童並夷三族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答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答仁曰公英武蓋世答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答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然後斬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魏尅荊州曇朗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為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黃法𣱦又報法𣱦期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頠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北法𣱦乘頠失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柴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𣱦欲泝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邨中邨人斬之傳首建鄴懸於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為事侯

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因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為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𣱦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𣱦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𣱦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尅文帝乃遣宣帝總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語言而矜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

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
守駱文牙執之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
朱雀航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為鄉里雄
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
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
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
性殘暴無遠略私樹威福[illegible]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
還鄉里尋以眾降子仙子仙以異為鄉導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
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illegible]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為東
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
契於景及神茂[illegible]景誅異獨獲免[illegible]王僧辯使異慰勞東
陽仍保據[illegible]魏克荊州王僧辯以異為東陽太守陳
文帝平定會稽[illegible]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
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文帝以長女豐
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陳永定三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延
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
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
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
敗乃表啟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
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惡使司空
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
斬建康市子姪並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為郡雄豪寶
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成其事
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
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
境饑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眾強盛侯景平
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
武帝許之紹泰二年授侯官縣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
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
寶應娶留異女為妻及安都之討異寶應遣師助之又資周迪兵
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
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為
[illegible]大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眾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時江表之
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絕防
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為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
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為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
說遂使來栫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
塗炭宗社丘墟於是[illegible]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為
暴資剽掠以為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illegible]熊曇朗周迪留異陳
寶應等雖逆與運[illegible]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南史卷八十　列傳第七十